

甲子九秋

四大軍師演義

著者超署簽



師四
大軍
姜子牙演義回目

- | | | |
|-----|----------|----------|
| 第一回 | 下仙山紅塵享富貴 | 訪故友白髮議婚姻 |
| 第二回 | 丈夫運塞賣麵籬籬 | 朋友情深解衣推食 |
| 第三回 | 建樓閣仗劍逐妖精 | 問善龜擔柴謝術士 |
| 第四回 | 設命館陰陽生獲利 | 燒女怪琵琶精現形 |
| 第五回 | 興土木有心誅賢士 | 棄家室含淚赴明王 |
| 第六回 | 赴岐山釣魚過生活 | 隱海畔觀象識吉凶 |
| 第七回 | 風和日暖巧聽樵歌 | 厚禮隆儀特聘賢士 |
| 第八回 | 吃玲瓏心姐已報仇 | 征崇侯虎子牙起義 |
| 第九回 | 姜子牙崇城得勝仗 | 周文王病榻託孤兒 |
| 第十回 | 出五關飛虎歸周室 | 擒二晁子牙識陰謀 |

姜子牙演義 回目

MG
I 246.43
72



3 2285 2849 7

第十一回 張桂芳出兵伐西岐 李哪吒下山佐明主

第十二回 麒麟崖巧遇申公豹 西岐山建造封神台

第十三回 逢黑夜四路大劫營 遇惡獸衆將齊落馬

第十四回 四道人相繼遭慘劫 聞太師頭傷逢惡戰

第十五回 赤火四騰負傷逃命 丹誠一片飲恨歸陰

第十六回 滿緣完劫教主封神 裂土分茅齊侯就國

四大軍
師之二
張子房演義回目

- | | | |
|-----|----------|----------|
| 第一回 | 當道豺狼隱身避禍 | 故宮禾黍蓄志復仇 |
| 第二回 | 盡散家財圖興故國 | 徧求豪士謀刺獨夫 |
| 第三回 | 逢俠客密室暗談心 | 散衆人海濱潛託足 |
| 第四回 | 赫赫威儀侈陳鹵簿 | 頻頻焦急錯過時機 |
| 第五回 | 蒼海公狙擊中副車 | 張子房兔脫走間道 |
| 第六回 | 防刺客侍衛服冕旒 | 索凶人鄉民遭縲紲 |
| 第七回 | 嚴守衛呂政返秦宮 | 避訪拿張良游楚地 |
| 第八回 | 游圯上拾履進老人 | 伏道旁探懷傳秘籍 |
| 第九回 | 勤讀素書意圖報國 | 預知王氣志切興邦 |
| 第十回 | 謀室家懋懃感盛意 | 慨身世哽咽訴悲情 |

第十一回 成家娶婦疊疊承恩

良友嬌妻頻頻勸駕

第十二回 來遠賓一燈談世局

進忠告萬里返家鄉

第十三回 投故主努力冀興韓

見新君盡心求覆楚

第十四回 滅楚亡秦江山歸漢

急流勇退明哲全身

第十五回 殺元勳淒涼懷往事

訓後嗣歎息說哀情

第十六回 獻奇謀皇太子定位

憶舊事黃石公受封

四軍大
師之三
諸葛亮演義回目

- | | | |
|-----|----------|----------|
| 第一回 | 扶危局少微星下凡 | 現祥光諸葛亮出世 |
| 第二回 | 涉咕叱童年悲銜恤 | 遷荆漢早歲播英名 |
| 第三回 | 小妮子無意遇奇踪 | 老道人有心得秘術 |
| 第四回 | 緣逢一面闍閤驚心 | 卦卜終身善龜見兆 |
| 第五回 | 談婚媾黃承彥相攸 | 結絲蘿龐德公作伐 |
| 第六回 | 百轉千迴孔明辭耦 | 一波三折管輅知機 |
| 第七回 | 商略平生慨難用世 | 追懷往迹彌切牽絲 |
| 第八回 | 善言詞娓娓談入彀 | 求援繫赧赧許委禽 |
| 第九回 | 折棟樑諸葛玄逝世 | 諧花燭黃玉英出閨 |
| 第十回 | 叩奇門紅顏抒讜論 | 談戰術青廬拜門生 |

第十一回 陳得失抵掌論英雄 識興衰放言談運命

第十二回 慨時艱友朋商出處 念世亂夫婦論天人

第十三回 展經綸賢妻詢抱負 見圖籍知友露機鋒

第十四回 商治術未雨早綢繆 聽讐言先機識休咎

第十五回 制勝出奇發明利器 悲離傷別感慨風塵

第十六回 別淚兩行良朋勸駕 草廬三顧隱士出山

師之四
劉伯溫演義回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失國誌哀淪於夷狄 | 入門報喜誕厥賢豪 |
| 第二回 | 來奇夢慈祖暗驚心 | 受遺言孝孫私蓄志 |
| 第三回 | 迫嚴威違心登仕版 | 洞民隱促膝論朝綱 |
| 第四回 | 涉帖興嗟棄官歸里 | 挑燈共話論世知人 |
| 第五回 | 發巨聲山頭現仙窟 | 入深洞坑底得天書 |
| 第六回 | 誦咒文白猿解束縛 | 見讖語黑夜起躊躇 |
| 第七回 | 契闊良朋登門不速 | 問占易數結局興悲 |
| 第八回 | 登高岡望雲知瑞氣 | 游濠地改轍謁真人 |
| 第九回 | 洩天機異僧施訓戒 | 迷妖氛美女獲災殃 |
| 第十回 | 劉伯溫按劍逐妖魔 | 徐臺輝厚禮徵隱逸 |

第十一回 辭延聘密密問根由

論安危媿媿談時局

第十二回 明邪正巧語却弓旌

占陰陽先機知徵召

第十三回 吳國公馳書徵才士

劉軍師辭母赴知音

第十四回 設席肆筵禮賢下士

運籌借箸決策定謀

第十五回 侃侃陳詞高談治術

連連報捷克奏膚功

第十六回 賞功臣分茅開伯爵

遭讒士受譖悟前因



策筵廬茅



餅餠中宮

賢訪水渭



履拾上圮



師四大軍
姜子牙演義

第一回 下仙山紅塵享富貴 訪故友白髮議婚姻

却說治久必亂。亂久必治。乃天運循環的至理。商朝傳到紂王。寵愛妲己。昏淫無道。自是滅亡的預兆。那時西伯侯周文王。姓姬名昌。廣修仁義。四方歸服。却巧和紂王做個反比例。那天與人歸。自然不消分說了。但是周室將興。當有一個文武雙全智勇兼備的人物。做他輔弼。當時崑崙山玉虛宮。掌闡教道法元始天尊。想起他弟子姜子牙。應享人間將相之福。便升在八寶雲光座上。命白鶴童子道。你去請你師叔姜尚前來。白鶴童子領命。往桃園中去請姜子牙。口稱師叔。老爺有請。子牙忙至寶殿行禮。元始天尊道。你上崑崙山已有幾年了。子牙答道。弟子三十二歲上山。現已七十二歲。天尊點點頭道。你生來命薄。難以成得仙佛。只可享受人間福祿。當今商湯氣數已盡。周室當興。你可下山封神。扶佐明主。不枉上山修行四十年的苦功。子牙答道。弟子情願在山

善行不敢貪戀紅塵富貴元尊道。這是你的命該如此。休得違拗。子牙問道。下山封神。是何道理。元尊道。只因我門下十二弟子。犯了紅塵之厄。現由闡教截道人道三等。編成三百六十五位成神。故要你下山代勞封神。子牙明白。意旨還是戀戀不捨。旁有南極仙翁上前說道。子牙機會難逢。時不可失。你快快下山罷。況且成功以後。自有上山的日子。子牙只得答應。立時收拾琴劍衣囊。拜別天尊。天尊道。你今下山。我有八句偈。子聽我道來。

一十年來窘迫連。耐心守分且安然。磻溪石上垂竿釣。自有明主訪高賢。輔佐新朝爲尙父。九三拜將握兵權。諸侯會合逢戊甲。九八封神又四年。

天尊道罷。偈子說道。你須記着。後必應驗。將來還有上山之日。子牙拜辭天尊和衆位道友。離了玉虛宮。下山。下得山來。心想離家年久。沒有尺寸可以憑藉。叫我一時往那裏去安身呢。忽然想起朝歌地方有個結義哥哥。叫做宋異人的。不如去投奔他罷。於是借土遁去。直到朝歌南面三十五里宋家莊。收住遁法。抬頭一看。只見朱門綠柳。彷彿

掃當年不覺嗟嘆良久走。近門前對守門的道。你家員外在家沒有守門的道。員外在
家請問老丈尊姓大名。子牙道。員外在家甚好。你進去可說故人姜子牙前來拜訪。守
門的進去對員外說了。那宋異人聽得故人姜子牙相訪。不覺喜出望外。慌忙出來迎
接。二人携手同上草堂。各施禮坐下。異人開言問道。賢弟數十載不通音訊。今日得遇
實爲萬幸。子牙道。自從分別以後。便上崑崙山。要想出世超凡。怎那緣淺福薄。不能遂
我心願。故此前來。與仁兄相會。異人連忙吩咐僮兒。端整酒食。又問子牙吃素還是吃
葷。子牙道。既已出家。豈有喝酒吃葷之理。宋異人道。戒葷是好。喝酒不妨。子牙道。喝酒
何故不妨。宋異人道。酒乃瑤池玉液。就是神仙赴蟠桃會。也要喝酒。所以說。喝酒無妨。
子牙道。仁兄說得有理。小弟就依你喝酒。須臾酒菜上來。兩人對酌。宋異人道。賢弟上
崑崙山。共有幾年。子牙道。時光真快。不覺四十年了。異人道。賢弟上山。可曾學些甚麼。
子牙道。挑水澆松。種桃燒火。煽爐。異人笑道。這是僕役之事。何足掛齒。如今賢弟既已
回來。應該尋些事業做做。就在我家同住。子牙道。仁兄說的正是。小弟謹當遵命。宋異

人道。還有一件事。不知賢弟聽得過來麼。子牙道。何事。仁兄只管說來。異人道。古人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賢弟既已還俗。應該議一門親生男育女。不失姜姓一脈之傳。異人說到此處。子牙連連搖首道。這件事明天再議罷。不多時。兩人飯罷。談談說說。直至更深。異人早已吩咐僮兒。替子牙打掃一間臥室。送了他安寢。也自歸房。一宿無話。次日。宋異人一早起身。也不和子牙相會。一徑投馬家莊來。拜訪馬員外。馬員外一見異人。便問來意。異人道。小姪此來。特爲令媛說親。馬員外聞言大喜。小僮送上茶來。兩人坐下。馬員外道。賢契將小女說與何人。異人道。小姪四十年前。有個結義兄弟。姓姜。名尙。表字子牙。別號飛熊。東海許州人氏。馬員外道。既是賢契結義兄弟。再好也沒有。異人便在袖裏取出白銀四錠。作爲聘資。馬員外收了。忙設酒席。款待異人。直到傍晚。異人方才告別回去。且說子牙起身。不見異人。心下納悶。問僮兒道。員外那裏去了。僮兒道。一早出門。想必討賬去了。等到日落西山。異人回來。見了子牙。笑嘻嘻的說道。恭喜賢弟。賀喜賢弟。子牙莫明其妙。問道。喜從何來。異人道。今天我替你到馬員外家。

裏去議親。已經成就了。正是千里相逢。姻緣會合。子牙道。今天時辰不好。不可定親。異人道。吉人天相。要揀什麼好時辰。子牙道。是那家的女子。異人道。馬家莊馬洪的女兒。才貌雙全。好在是一個六十八歲的黃花閨女。子牙笑道。小弟今年七十二歲。正好娶他。異人大笑。便命僮兒備酒。與子牙賀喜。飲罷。異人道。可以擇一良辰娶親。子牙道。多承仁兄看顧。此恩不敢忘却。於是揀定日子。迎娶馬氏。到了吉日良辰。異人代他邀集鄰舍。慶賀新喜。那天馬氏過門。洞房花燭。成就夫妻。正是。

離却崑崙到帝邦。老翁今日做新郎。試看六八黃花女。猶擘紅絲入洞房。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丈夫運蹇賣麵編籬

朋友情深解衣推食

却說姜子牙與馬氏成就夫妻以後。時光迅速。不覺已過兩月。有一天馬氏對子牙說道。現今宋伯伯在世。我們夫婦得能終日安閒假使伯伯去世。我們又去靠誰呢。我勸你還是去做些生理。打個小小基業。子牙道。賢妻說得有理。但我三十二歲時候。上崑

崑山學道不識什麼生理。只會編編箆籬。馬氏道：就是編箆籬的生理，也是好的人生。在世只怕不做。若是做時，隨便什麼生理都是好的。況且後園竹子很多，你去砍些來，編成箆籬，便可拿到朝歌城裏去賣些錢鈔。子牙依了馬氏的話，就砍了竹子，編成一擔箆籬，挑到朝歌城裏去賣。自從早上賣到昏夜，也不會賣去一個，倒把兩個肩膀壓得腫了起來。肚裏又餓，只得回家。對着馬氏說道：娘子都是你的不好，你恐怕我在家閒着，要我編箆籬去賣。如今賣了一天，不會賣去一個。馬氏冷笑一聲道：箆籬這件東西，家家都要用的，如何賣不掉？這都是你不会賣的緣故。怎麼怪起我來？於是他們兩個老新夫妻，你一句我一句的鬥起嘴來。給宋異人聽見了，趕來詢問緣故。子牙便將其事說了一遍。異人聽罷，哈哈大笑道：莫說你們夫妻兩人，愚兄可以供養，就是一二百口，我也養得起。你們何必如此？馬氏說道：伯伯的話雖是好意，但我夫妻難道靠人一世？宋異人道：弟婦的話很爲不差。然也不必定做這個生理。我家倉裏麥子很多，差不多要出芽了。賢弟可以磨些麵粉，挑去售賣。當比賣箆籬的生理好些了。子牙便把

箢籬收拾了。去拿了麥磨了一擔麵粉。次日清晨。又挑進朝歌城裏去賣。四城裏都已走到。又不曾賣去一斤肚裏。又肌擔子。又重。好不怨恨。將担歇下。靠着城牆坐下。意欲休息片時。坐了一會。方欲起身。忽見一人走來道。賣麵粉的。慢慢走。我要來買粉呢。子牙連忙站着等他。自言自語道。居然發利市的來了。只見那人走到面前。說道。我要買一文錢的麵粉。子牙心中老大不快。然也不好不賣。只得低下了頭。撮取麵粉。那時他的扁擔。拋在旁邊。繩子撒在地下。忽的有一騎馬。飛奔而來。有人大叫道。賣麵粉的。快讓開。馬來了。子牙方才側身避讓。馬已到了。擔上繩子套在馬蹄之上。那馬走得快。把一籠麵粉拖倒。潑在地下。恰巧一陣風來。把地上麵粉吹得乾淨。那個要買一文錢麵粉的人。見風吹了粉去。笑着自去了。子牙收拾了籢擔。問路上行人道。朝歌城裏人山人海。怎可走得快馬。若是傷了行人。向誰去講論呢。有人對他說道。你老人家有所不知。現在紂王無道。反了東南四百諸侯。來報緊急。武成王黃飛虎操練人馬。日夜不歇。方才那隻快馬。就是武成王營裏出來的。子牙聽了。嗟嘆不已。挑着空擔而回。馬氏

一見子牙挑着空擔回來。心中大悅。當是生意興隆。不料子牙見了馬氏。便把空擔一丟。大罵馬氏不賢。馬氏怪道。你出去賣完了麵粉。再好也沒有。何故罵我。子牙道。一個錢也沒有賣着。馬氏道。想必多被人家賒欠去了。此等生意。不好賒欠的。子牙氣沖沖的說道。連賒欠的人也沒有。只被馬腳絆反了籬擔。麵粉潑在地上。一陣狂風吹去了。馬氏聽了大怒罵道。你怎地不肯小心。弄得這樣回來。有何面目。於是夫妻兩人又是吵鬧。起來驚動宋異人。前來勸解。問知就裏。異人笑道。一擔麵粉。值得多少錢。你們何苦如此說着。拉了子牙的手。回到書房裏坐下。子牙嘆道。承你這般提携。小弟實在有愧。異人笑道。賢弟說那裏話來。俗語道得好。黃河尚有澄清日。難道人無得運時。賢弟不必心焦。朝歌城裏有三五十座酒飯店。都是我開的。我去邀集衆位夥計到來。與你相會一下。每店讓你去開一天。輪流轉來。豈不是好。子牙謝答。多承仁兄抬舉。次日。異人便叫朝歌城裏各酒飯店夥計。和子牙相見。說明其事。夥計自然依允。子牙便到朝歌南門。一升酒飯店裏去做掌櫃。這是第一天。却巧這天氣候炎熱。端整好飯菜點心。

鬼也。沒有上門。到得午後。下了一陣傾盆大雨。路上行人。寥寥無幾。等到旁晚。豬羊。看饌。登時。臭了。點心也壞了。子牙覺得沒趣。只得回家。異人接着問道。賢弟。今日生意如何。子牙縐着眉道。實在愧見仁兄。正日子沒有主顧上門。反把飯菜點心都壞了。異人歎道。這事怪不得你。都因你的命運不佳。姑且守時候。命別尋道。路子牙無言。異人想了一會。又拿五十兩紋銀。交給子牙道。你去販賣牛馬豬羊。總可賺些錢。那東西既不會臭。又不會壞。憑你命運不佳。至多賣不掉爲止。決不會折本的。子牙受了銀子。謝道。仁兄這般待我。勝于解衣推食。叫小弟何日得報。異人笑道。賢弟何出此言。我們數十年老友。難道不應該這樣嗎。却說子牙拿了銀子。次日出去買了牛馬豬羊。趕往朝歌來賣。剛走入城。便被守城門的役吏。一把扭住。子牙急得面如土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建樓閣仗劍逐妖精

問菩薩擔柴謝術士

却說子牙趕了一羣牛馬豬羊。剛進城門。卽被役吏一把扭住。急得子牙面如土色。你

道爲了什麼緣故。原來紂王失政。妲己殘害生靈。因此天心不順。半年沒有下雨。正在禁屠求雨的時候。恰巧子牙趕了牛馬豬羊進城。便被城門役吏牽住了。子牙再四哀求。才得釋放。只那一羣牛馬豬羊。被官家收沒去了。子牙無奈。只得嘆氣回家。來見異人。異人見他面有憂色。忙問緣故。子牙把這事講了一遍。異人笑道。幾十兩銀子。算得什麼。賢弟不必憂慮。我且與你到後花園去。喝一杯酒。散散悶。當下便叫僮兒端整了酒。與子牙同到後花園來。飲酒一會。子牙看看花園景緻。前有一塊空地。便問異人道。這裏一塊空地。仁兄何不起五間樓。異人道。爲何要起五間樓。子牙道。在此地造了五間樓。子孫有三十六條玉帶可佩。異人道。賢弟知道風水嗎。子牙道。小弟略知一二。異人道。不瞞賢弟說。此地起造了七八次。造起來就火燒了。所以無心起造。子牙道。待小弟擇一良辰。自可壓此邪氣。不會再燒了。異人大喜。又喝了幾杯酒。各自回房不提。且說異人聽了子牙的話。擇日興工。破土。那日子時上梁。子牙靜坐旁邊。觀看動靜。頃刻之間。狂風大作。飛沙走石。現出五個精怪。子牙忙的披髮仗劍。口中念念有詞。把劍

一指。噶道。孽畜還不落地。更待何時。只見那五個妖精。慌忙跪倒在地。子牙噶道。好孽畜。說罷。提劍就斬。那怪精哀哀告道。道心無不慈悲。小畜得道多年。一時冒犯天威。望乞憐救。子牙道。你既欲生。不許在此騷擾。速即領我符命。前往西岐山下。搬運泥土。將來聽候差遣。那五個妖精。叩頭謝恩。即到西岐去了。且說子牙收服妖精。不防馬氏與異人之妻孫氏。在旁暗看。看見子牙披髮仗劍。高聲大噶的樣子。莫明其妙。馬氏對孫氏道。他一個人說鬼話。好像馱子。將來那有飛騰之日。說罷。便趕到子牙面前。問道。你一個人與誰說話。子牙道。我已收服妖怪。你女人家。那裏知道。這時。宋異人到來。子牙便將收服妖怪的事。說了一遍。異人謝道。賢弟。有這樣道術。不枉修行。一番子牙道。風水陰陽等事。小弟倒還略知一二。馬氏插言道。你可會算命嗎。子牙道。算命小道。那有不。會。馬氏道。如此。你去。做。算命先生。倒也。好的。宋異人道。這個倒也不差。朝歌南門最熱鬧。我有一所房子。空着。可以去。做。命館。次日。異人便叫。僮兒。去。打掃了。給子牙。做。命館。子牙。前去。收拾。整齊。佈置。定。當。門前。貼。一。聯。道。一。張。鐵。口。說。破。人。間。凶。與。吉。兩。隻。快。

眼善觀世人。敗和興。又一聯道。袖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子牙揀定日子開館。不覺光陰迅速。過了三五過月。鬼也沒有上門。一天來了一個窮光棍。叫做劉乾的。挑着一擔柴。看了門前對聯。放下柴擔。走進命館。只見子牙伏案而臥。劉乾不管什麼。便把桌子一拍。子牙嚇得一跳。擦眼看那人時。只見身長丈五。眼露凶光。子牙問道。老兄還是起課。還是算命。劉乾道。先要請問你姓名。子牙道。在下姓姜名尙字子牙。道號飛熊。劉乾道。你那袖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兩句。作什麼講。子牙道。袖裏乾坤大。就是能知過去未來。包羅萬象。壺中日月長。就是有長生不老之術。劉乾道。看你這個老人。口出大言。替我起一個課。如起得准。三十個錢。如起不准。兩記拳頭。還不許你在此擺命館。子牙不响。便替他起了一課。提起筆來。寫了四句道。一直往南走。柳蔭一老叟。給你青蚨一百二十文。還加四個點心。兩碗酒。寫罷。給與劉乾。劉乾道。那有人無緣無故。給點心。我吃你的課。一定不准。子牙道。你不要管。依我前去。包你准的。劉乾也不給錢。一壁走。一壁說道。如果准了。回來給錢。子牙無奈。只得看他挑了柴去了。却說劉乾挑了柴向南

走來。果見柳蔭之下。站着一個老者。叫道。挑柴的。快來。劉乾暗想。這個課倒有些意思。走到老者面前。老者道。你的柴要多少錢。劉乾想少討二十文。使他的課不准。便道。我的柴只要一百文。老者道。你的柴乾。捆子又大。一百文值的。勞你替我挑到屋裏罷。劉乾便挑了柴。跟着老者到屋裏。替他放好。又將地下的柴葉都掃淨了。老者進內拿了錢來。見地下掃淨了。問劉乾道。這是你掃的麼。劉乾道。是的。老者大喜。說道。你到是個誠實的人。今天小兒完姻待我。拿些點心。你吃着。便叫僮兒拿出四個饅頭兩碗酒。給劉乾吃了。劉乾暗想。姜子牙的課真正靈驗。吃罷了點心。和酒。那老者便給他一百二十文錢。說道。一百文是柴錢。另外二十文。因為小兒喜辰。給你買酒吃的。這一來。直把劉乾喜得心花怒放。當下謝了老者。拿了空擔。奔回子牙命館。說道。先生。真是神仙起的課。都准了。子牙道。課既准了。那麼三十文課錢。快給我罷。劉乾道。一百二十文。一共給還嫌不夠待我來。替你揚揚名罷。說罷。便在命館立着。瞧着往來的人。一把拉住。便講方才的事。也要他們進去算命。霎時間。子牙命館門前。聚集了不少人。忽有一

人穿着老布長衫的，行步如飛而來。卽被劉乾一把扯住。那人吃驚問道：「你要扯我怎的？」劉乾道：「請你進去算命。」那位姜子牙先生算的命比神仙還准。那人道：「我有緊急事情，那裏有功夫算命說罷。」想掙扎脫身。劉乾那裏肯放，兩個人扭破一團，扭到河邊。劉乾道：「你今天不去算命，我就同你跳到河裏拚命。」說着，竟是扭了那人，往河裏便跳。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設命館陰陽生獲利

燒女怪琵琶精現形

却說劉乾扭了那人，要往河裏便跳，却被衆人攔住，未曾跳下。大家便對那人道：「你就去算一命罷。」那人心想與他扭毆，也要費去時間，不如去算命，倒可早早脫身了。于是走進命館，向課筒裏拾起一個帖兒，交與子牙。子牙接到手裏，問道：「你要問什麼事？」那人道：「我要去催錢糧，不知催得到催不到？」子牙並不思索，提起筆來寫道：「此卦逢於艮，錢糧不必問，等候你多時。」一百零三銖。那人聽了，便問幾錢。一卦劉乾揮言道：「每卦銀子五錢。」那人道：「你又不是先生，要你定價。」劉乾道：「姜先生的靈卦，定要五錢。」一卦若是

不准你回來。時我便加倍奉還。那人無奈，只得給了五錢銀子，匆匆忙忙的去了。那時館門前許多的人，都聚着不肯散去。要等那人回來，看看子牙的卦准不准。不多一會，那人押解錢糧，到子牙命館門前說道：姜先生，真是神仙出世，我去催錢糧，真個拿着一百零三錢一些，也沒有錯誤。一卦五錢，確是值的。從此朝歌城裏，大家知道姜子牙的靈卦，不論軍民人等，都來請他起課。因此姜子牙的門庭若市，不覺半年積了很多銀子，拿去給與馬氏。馬氏自是歡喜，且說朝歌南門軒轅墳中，有個玉石琵琶精，常到朝歌城中，與妲己相會。在宮中夜食宮人，御花園中白骨如山。原來妲己是個九尾狐狸精。附在薊州侯蘇護之女身上變的，所以與琵琶精是同類。常常往來。那天琵琶精別了妲己，要回巢穴。經過子牙命館門前，聽得人聲喧嘩，都道子牙算命靈驗。琵琶精一想，他算的命准，我倒要去試他。一試看他怎樣。於是變了一個婦人，身穿重孝，好似新喪丈夫一般，扭扭捏捏，十分妖艷，走進子牙命館。子牙抬頭一看，早知他是妖精變的，等他坐下。子牙道：你要算命還是相面？那妖精道：妾身要算一命。子牙道：你要

算命先拿一隻手來。給我看。看妖精伸出右手。便被子牙一把捏住。寸關使他不能變化。一面運氣。將丹田中先天元氣。提上火眼。把妖精釘住。不言不語。只管看着。那妖精道。你老人家這般年紀。爲何這般無理。捏住我手不放。衆人也都說子牙不是。子牙道。衆位有所不知。這個婦人不是人。實是妖怪變的。衆人那裏肯信。只說子牙起了邪念。大家喧嚷起來。子牙不由分說。拿起桌上石硯。對准妖精頭上打來。打得腦漿迸出。還不放手。於是動了衆怒。要把他送到衙門裏去。恰巧亞相比于。坐着馬經過。衆人上前攔阻。說是發生人命案件。快請丞相判斷。比于勒住了馬。忙問情由。子牙拉了婦人。早到馬前跪下。說道。此婦原是妖精變的。小人把他拿來。比于一時不能決定。便道。此事難以辨明。待我啟奏天子。於是子牙拖了琵琶精。隨着比于。一直到午門而來。比于到了摘星樓下。聽候王旨。紂王宣召比于進內。問道。卿有何事奏來。比于道。臣過南門。有一術士打死一個婦人。那術士說那婦人是妖精。衆人又說術士愛女姿色。強姦不從。打死。臣不能決。謹請聖旨定奪。紂王道。術士現在何處。叫他進來。須臾。子牙拖了妖精。

來到摘星樓下。紂王問道：階下俯伏何人？子牙道：小民東海許州人氏，姓姜名尚，得仙家秘授，頗知陰陽，在南門賣卜。不意來一妖精，變了女人，要叫小民算命。即被小民看破，故爾一硯打死。紂王道：朕看此女明明是人，何以說他妖精？子牙道：陛下若要妖精現出原形，也很容易。只要取柴數擔，燒煉這個妖精，便可現出原形。紂王傳下諭旨，立即取柴數擔，置於樓下。子牙先用符印鎮壓住了，放手把他衣服解開，前心用符，後心用印，又鎮壓住了。拖上柴薪，放起火來，直燒了兩個時辰，不曾燒枯。紂王便對比干道：燒了這時，尚不燒枯，真是妖精。又對子牙道：這個妖精，究竟是什麼東西變的？子牙道：小民把他現出原形便了。說着，便用三昧真火，從眼中噴出，燒不一會，只見那個妖精叫道：我與你並無仇冤，何故要將三昧真火燒我？紂王和合殿大臣聽了，大家嚇得汗流浹背。子牙說道：陛下留意，响雷來了。說罷，兩手齊放，霹靂交加，現出一隻玉石琵琶精來。紂王大喜，便封子牙司天監職。子牙謝恩，冠帶回家。那宋異人和他妻子馬氏接着，自是歡喜，隔了數天，子牙又往都城，隨班上朝。他的命館，自然收歇了。且說妲己看

見子牙燒了他的姊妹玉石琵琶精。心中好不悲痛。要想設計陷害子牙。不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回 興土木有心誅賢士 棄家室含淚赴明王

卻說妲己見子牙害了他的姊妹玉石琵琶精。心中悲恨。要想設計陷害子牙。一天妲己在摘星樓與紂王宴飲。酒至半酣。取出一副圖畫。獻與紂王觀看。紂王看那圖畫。只見一座高台。殿閣巍峨。瓊樓玉宇。瑤瑤砌就欄干。寶玉裝成樑棟。名曰鹿台。共高四丈九尺。紂王問道。此台現在何處。妲己奏道。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應築此台。以壯觀瞻。此台築成。自有仙女仙人下降。陛下得與真仙遨遊。延年益壽。紂王大喜。便要飭官營造。妲己道。建築此台。須得才藝精巧。深識陰陽之士。司天監姜尙方可稱職。紂王道。卿言正合我意。即便傳旨。宣召姜尙。那時子牙住在比干府中。暗起一課。早知不妙。便對比干道。姜尙荷蒙大德。不圖今日分別。比干詫怪道。何出此言。子牙道。尙卜一課。此次天子宣召。有凶無吉。比干道。先生並非諫官。只要順隨天子之意。有何凶事。子牙道。

事已如此不必多談。但是我有一個柬帖壓在書房硯台之下。將來丞相如有大難臨身。可以取出此柬。一觀庶可脫去危險。這是我一片誠心。聊以報答丞相恩德。謹記勿忘。從此一別。不知何日再能相會哩。說罷。告別比干。心中不忍。說道。先生此去。既是凶多吉少。待我隨你一同去見天子。如有不測。我當立諫。子牙歎道。天數已定。丞相弗必勞駕。說罷。別了比干。來到午門。逕至摘星樓下。聽候諭旨。奉御官宣上樓見駕。畢。紂王道。卿與朕起造鹿台。成功之日。加封官爵。說罷。便將圖樣給子牙觀看。子牙接着。看了一遍。奏道。此台工程浩大。完工之日。須待三十五年。紂王聞奏。便對妲己道。此台三十五年方得造成。人生幾何。造他做甚。妲己道。姜尚方外術士一派胡言。造此一。台。那有三十五年之理。此乃欺君罔上。應當炮烙治罪。紂王道。御妻之言甚是。傳旨將姜尚炮烙。子牙罵道。無道昏君。方今刀兵四起。水旱頻仍。不思留心邦本。只知荒淫酒色。現在又聽狐媚之言。妄興土木。起造鹿台。臣不知你昏君怎樣結局哩。說罷。往下便走。紂王大怒。罵道。匹夫焉敢侮謗天子。命官速速拿來。衆人走趕子牙。只見子牙走到九龍橋。

上接着欄子。往下一躡。衆官急上橋看時。連水花兒也不見一個。嚇得面面相覷。只得回來。奏知紂王。說姜尚投水而死。紂王道。便宜了這個匹夫。重與妲己飲酒取樂。將來那個鹿台。叫崇侯虎造成。勞民傷財。弄得人人怨恨。不在話下。且說子牙借水遁。回宋異人庄上。馬氏接住。甚爲殷勤。問道。丈夫在外做官。那有工夫。回來。子牙道。我已不做官了。馬氏大驚道。什麼緣故。子牙道。天子無道。聽了妲己之言。起造鹿台。命我督工。經我諫勸。天子便要殺我。我便逃了回來。馬氏罵道。天子命你監工。造台明明。是調劑你。你却。不識抬舉。子牙道。娘子放心。快快收拾行李。與我同往西歧。投赴明王。將來便可位極人臣。馬氏冷笑道。你現在的官。還沒有福氣做。却要。到西歧去做官。這句是騷騷小孩子的。子牙道。你們女人家。那裏知道遠大的事。你與我同到西歧。將來富貴不淺。馬氏正色厲聲說道。姜子牙。我與你的夫妻緣分。從此爲止。我是生長朝歌。不願隨你。到別處去。從今以後。各走各的路罷。子牙道。娘子的話。錯了。馬氏道。並不錯。誤。你只寫下一紙休書。與我。以便各自投生。子牙道。娘子。你隨我去的好。將來可以共享富貴。

馬氏冷笑道。我的命苦。受不起富貴。你去做了一品大官。再娶一位有福夫人。罷了。子牙道。你這樣說來。不要後悔。馬氏道。有甚後悔。子牙道。你是我的妻子。一定隨我同行。馬氏怒道。你要我同行。我和你到朝歌去見天子。講個明白。兩人正在吵鬧。宋異人和他妻子孫氏都走了。來問明情由。異人不覺嘆息。便對子牙道。賢弟。既然弟婦不肯相從。就寫了休書與他。也是好的。賢弟。乃是奇男子。難道便無佳配。子牙道。我念夫婦情分。所以不忍見棄。既然如此。我就寫休書與他。便了。說罷。便寫了一紙休書。拿在手裏。對馬氏道。娘子。你若受此休書。永無團圓之日。我看你願些情分。留待後日。相叙。馬氏只做沒有聽見。取了休書。毫無懷戀之色。子牙不覺嘆道。最毒婦人心。這話真不錯呢。馬氏取了休書。收拾回家。子牙也是打點什物。告別宋異人。和嫂孫氏。異人備酒一席。與子牙餞別。遠送一程。直到臨別握手時。異人說道。賢弟。此去到了西岐。請寄一音。好使我放心。子牙點首。乃各洒淚而別。正是。

只爲金蘭恩義重。幾回搔首意踟躕。

欲知幾時到得西岐。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赴岐山釣魚過生活 隱海畔觀象識吉凶

却說子牙自從休了馬氏。離了朝歌。別了宋異人夫婦。借土遁到西周地界。隱在磻溪。釣于渭水。守時候命。不管什麼是非。只是每日裏。持着絲綸。坐在綠蔭之下。釣魚。有一天。子牙坐在垂楊之下。只見滔滔流水。盡向東行。不覺歎道。青山流水依然。在古往今來。盡是空子牙歎畢。只聽得一人作歌而來。聽他歌道。登山過嶺。伐木丁丁。隨身板斧。斫劈孤籬。擔柴一石。易米三升。隨時菜蔬。沽酒一瓶。對月邀影。樂守山林。奇花異草。悅目賞心。逍遙自在。任意縱橫。那人歌罷。已到子牙面前。子牙見他是個樵子。叫他停下。那樵子果然停下柴擔。問道。老丈。我常見你在此釣魚。我要想起一個故事。子牙道。什麼故事。樵子道。我和你講話。便是漁樵問答。子牙大喜。笑道。好個漁樵問答。樵子道。老丈。貴姓。緣何到此。子牙道。姓姜名尚。字子牙。號飛熊。樵子聽了。不覺吃吃的笑。子牙道。你姓甚名誰。樵子道。我姓武名吉。西岐人氏。子牙道。你方才爲何吃吃的笑。武吉道。我

聽了你的號叫飛熊。故此失笑。子牙道：飛熊兩字，何笑之有？樵子道：古時高人胸藏萬斛珠璣，像那風后伊尹力牧之輩，纔可稱得飛熊兩字的號。你是一個漁父，也起了這個名號。我所以要笑了。說罷，又將子牙手裏的釣竿拿起來一看，不覺哈哈大笑。原來他釣魚的針，挺得畢直，並不灣曲，便問子牙道：你的釣針爲何不曲？俗語說得好：安排香餌釣鰲魚。照你這個樣子，如何釣得魚？就是三百年也釣不到一條的。這也可見你的生性愚笨。如何號稱飛熊？我來教你一個法子。將針燒紅，打成鈎式，針頭放了香餌，線上繫着浮子，魚來吃針上的香餌，浮子自然動起來。你就此可知魚來了。這些釣魚的方法，你怎麼不知？子牙笑道：老夫在此名雖釣魚，別有道理。你那裏知道。今且聽我道來說罷。高聲念道：

寧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
不爲錦鱗設，只釣王與侯。

武吉聽罷，哈哈大笑道：你也想做王侯，莫說福分，你的相貌像不像子牙也？笑道：你的相貌也不大好。武吉道：我的相貌怎樣不好？子牙道：看你左眼青，右眼紅，今天進城，定

要打死一個人。武吉啐一聲道：「老頭子不知輕重，何得毒口傷人？」說着便挑了柴走了。却說武吉挑了柴，走到西歧南門，恰遇周文王車駕經過。兩邊文武侍衛大呼道：「千歲駕臨，大家讓路。」武吉慌忙轉身，肩頭上的扁擔打着軍門王相頭上，頓時死了。於是兩邊的人大呼起來，說樵子打死人了，拿住武吉來見文王。文王判道：「打死了人，理當償命。卽在地下劃了一個圈，作爲牢獄，叫武吉立在其中。」說道：「我因要往靈台拈香，回府再當執行死刑，說罷，逕往靈台去了。原來文王能知先天易數，善測過去未來，劃地爲牢，拘了囚犯，囚犯也不敢逃走。只要文王掄指一算，就知道你避匿的所在了。且說那時武吉立在街中，想起家有老母，不覺大哭。恰巧上大夫散宜生走過，聽他大哭，上前問故。武吉便將失手打死了人，應當償命，想起家有老母，好不傷心的話，說了一遍。散宜生道：「不必大哭待我去稟明千歲，放你回去，辦你母親衣衾棺槨身後之費，等待秋涼以後你再回來，以正國法。」武吉叩頭謝恩不迭，且說散宜生見了文王，稟明其事，文王准其所請，便放武吉歸家。武吉奔到家裏，見了母親大哭，他母親問他何事，武吉照

直說了。他母親聽他犯了人命重案。也自哭泣。武吉道。前日孩兒挑了柴。走到磻溪石上。遇着一個釣魚老人。說我左眼青。右眼紅。進城定要打死人。不料進城果然打死了人。真是奇怪。他母道。那老人既有先見之明。必是非常之士。我兒還是去求他救命才是。武吉依了母言。來到溪邊。只見子牙獨坐垂楊之下。將漁竿飄浮綠波之上。正在作歌取樂。武吉走上前去作揖道。姜老爺。子牙抬頭一看。見是武吉。問道。你那天打死人麼。武吉就跪下來。告訴實在。并且說道。小人執斧愚夫。不識老爺高明。隱達之士。前天犯冒尊顏。望姜老爺切勿記懷。今日特來叩見。萬望憐救。保全母子的性命。子牙道。天數已定。你打死人。自當償命。我何能救得你。武吉哀求再三。子牙見他來意虔誠。并且相貌不惡。將來可望顯貴。便道。要我救你。你須拜我爲師。武吉聽了。慌忙下拜。口稱師父。子牙道。你既拜我爲師。我便不得不救你了。你可速速回家。在你牀前挖一土坑。深四尺。黃昏時候。睡在坑內。叫你母親在你頭前點一盞燈。抓兩把米。撒在你身上。再加亂草。你可放心睡過一夜。便沒事了。武吉領了師父之命。回去對他母親說過。一到夜

裏依法做了。子牙到了三更時分。披髮仗劍。踏罡布斗。與武吉壓星。次日武吉來見子牙。口稱師父。子牙道。你須早晚聽我教訓。早起出去挑柴。晚上回來聽我講談兵法。方今紂王無道。天下反亂。武吉道。現在反了那幾處。子牙道。反了東伯侯姜文煥。領兵四十萬。大戰游魂關。南伯侯鄂順。領兵三十萬。攻打三山關。我今夜觀天象。知道西岐地方。不久刀兵四起。此是用武之秋。你若用心學藝。將來得功出仕。便是天子之臣。古人說道。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你須謹記此言。武吉聽罷。便隨子牙用心學藝。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風和日暖巧聽樵歌 厚禮隆儀特聘賢士

却說武吉隨着子牙學藝。不覺已是半載。那散宜生一天想起武吉之事。一去半載不來。便奏文王。文王便演先天數。占驗真實。文王演畢歎道。武吉因爲懼刑。自投深潭。死了。若論誤傷人命。罪不該死。他懼刑身死。很可憐呢。於是便將武吉的事。丟開不提。一天正是春和景媚。桃李爭妍。文王不覺動了遊春之興。率同文武百官。出城行樂。共賞

三春之景。忽見一個樵子作歌而來。歌道。

鳳非乏兮麟非無。但嗟世治有隆污。龍興雨兮虎生風。世人漫惜尋賢路。君不見
華野耕夫。心樂堯舜與犁鋤。不過成湯三使聘。懷抱經綸學佐徒。古來賢達辱而
榮。豈特吾人終水滸。王侯富貴斜陽下。仰天一見俟明君。

文王在馬上聽了歌聲。甚是奇異。心想。內中必有大賢。便命辛甲去請賢者相見。辛甲
領命。拍馬前來對那樵子說道。你們內中可有賢者。請出與我大王相見。那樵子者。我
們執斧愚夫。那有賢者。辛甲道。聽得歌聲清奇。內中定有賢士。樵子道。這歌並非我作
的。前面十里遠近。有塊地方。名叫磻溪。其中有一老人。早晚釣魚。小民打柴回去。都在
磻溪少歇。聽他唱歌。衆人聽得熟了。都能隨口唱出。並非我作的。辛甲聽了。便來稟明
文王。文王道。既然如此。只管前進。正行之間。只見一人挑一擔柴。唱歌而來。歌道。

春水悠悠春草奇。金魚未遇隱磻溪。世人不識高賢志。只作溪邊老釣磯。

文王聽得歌聲。嘆道。此中必有大賢。散宜生在馬上看那挑柴的面貌。好像武吉。便道。

那人好像武吉。文王道：武吉已死深潭，豈有還在之理？散宜生看得仔細，便道：不論是不是，拿來問他一聲，也不妨事。文王聽了他的話，便叫辛甲去拿那挑柴的，須臾拿到。一問姓名，果是武吉。文王大怒道：這等狡猾之民，定當加等問罪。武吉跪下塵埃，泣着稟道：小民奉公守法，不敢狂悖，只因誤傷人命，前去問一老叟，離此間三里地名礮溪。此人乃東海許州人氏，姓姜名尚，字子牙，道號飛熊，叫小人拜他爲師，傳與小人回家挖一坑，叫小人睡在裏面，用草蓋着，頭前點一盞燈，睡到天明，只管打柴，再不妨了。千歲在上，螻蟻尚且貪生，豈有人不惜命故此小人依了他的話，做了散宜生，便奏文王道：此人號叫飛熊，住在礮溪，又有這等本領，莫非就是賢達隱居之士？文王點首，便叫武吉引路去尋子牙。到了溪邊，不見人影。武吉道：前面有一草舍，便是師父住處。引着文王車駕到了門首，有一小童出來開門。文王問道：老師在否？小童答道：不在家，與道友出去閒行了。文王道：幾時回來？小童道：沒有一定，或是就來，或隔一两天，因爲老師逢山逢水，或師或友談玄論道，毫無定期。文王聽了，知道子牙定是大賢，便赦了武吉。

的罪。隨駕回朝。且說文王回朝之後。齋戒三天。至第四天沐浴整衣。極其虔誠。端坐鸞輿之上。扛抬聘禮。前往磻溪。來迎子牙。子牙早知駕臨。只管在溪石上垂釣。作歌道。

西風起兮白雲飛。歲已暮兮將焉依。五鳳鳴兮真主現。垂釣竿兮知我稀。

子牙歌畢。文王下了鸞輿。上前說道。賢士在此釣魚。好快樂呀。子牙連忙棄了釣竿。俯伏於地。說道。子民不知駕臨。有失迎迓。文王連忙扶起。說道。久慕先生賢德。前訪未遇。今特專誠拜調。得覩尊顏。真是三生有幸。說罷。便携了子牙的手。回到茅舍之中。坐下。子牙道。尚乃老朽菲材。何能輔佐。旁有散直生道。先生不必過謙。吾君臣沐浴虔誠。專心聘請。現今紂王遠賢近佞。荒淫酒色。殘害生靈。諸侯變亂。吾主晝夜不得安心。久慕先生大德。隱居磻溪。特具些小聘禮。共佐聖明。吾王幸甚。生民幸甚。子牙不能固辭。便坐了文王的逍遙馬回朝。議論天下之事。文王大悅。封子牙爲右靈生丞相。封武吉爲武德將軍。不在話下。且說汜水關總兵韓榮。得知文王聘請子牙爲相。修本奏聞朝廷。比干見了。仰天嘆道。子牙素有大志。今佐西周。其志不小。於是抱了奏本。匆匆忙忙來。

見紂王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八回 吃玲瓏心姐已報仇 征崇侯虎子牙起義

却說比干抱了韓榮奏本。來見紂王。將本呈上。奏道。西周姬昌。禮聘姜尙爲相。其志不小。現今東伯侯反於東魯。南伯侯屯兵三山。西伯侯姬昌若有變化。正是刀兵四起。願陛下聖意定奪。紂王道。朕當臨殿。與衆將共議。忽報北伯侯崇侯虎候旨。紂王召到面前。崇侯虎奏稱。鹿台建造三年。零四個月。今已完工。紂王大悅。說道。姜尙未死。現在西周爲相。其志不小。你有什麼計謀。侯虎道。姬昌何能。姜尙何物。陛下發兵征討。看他有什麼能才。紂王笑道。卿言正合朕意。說畢。紂王便去觀看鹿台。比干與崇侯虎退去了。只說紂王看那鹿台。果是白玉砌就。瑪瑙裝成。夜放華光。宮中照耀。西天瑤池紫府。諒也不過這樣。紂王便召妲己。對他說道。你說鹿台造成。便有仙子降臨。今台已成。但不知仙子何日下降。妲己道。明天仙子自到。陛下設備酒筵。迎接仙子便了。那日半夜。妲己等到紂王睡熟了。一陣旋風。來到軒轅墳裏。叫他狐子狐孫。明天變爲仙人模樣。齊

來鹿台飲酒。說罷。仍回王宮。紂王尙未醒來。一些沒有覺得。次日。紂王在鹿台大排筵席。款接仙人。命亞相比干陪宴。等到月色初上。只聽得四下風响。來了一隊仙子。紛紛入席。齊聲對紂王道。今日蒙王設宴。誠爲厚賜。但願吾王國祚千秋。皇基萬代。紂王大悅。命比干賜酒。比干聽旨。手執金壺。前去斟酒。共有二十九席。斟酒已畢。仍坐相位。忽的鼻中聞得一陣陣的狐騷臭。甚是疑惑。心想神仙清淨之體。那有臭氣。且說那些狐子狐孫。得道未久。吃了幾杯御酒。有些醉意。禁不住的把尾巴拖了出來。比干靜心瞧見。幾箇仙子。拖出尾巴。暗暗歎道。如今天子無道。妖生怪出。爲國不祥。此時她已早已知道。便命陪宴官比干。先下台去。比干下了鹿台。便去告知武成王黃飛虎。武成王便命手下黃明、周紀、龍環、吳謙、四將。把守城門。待等仙子出城。在後踪跡。務要探明他的巢穴。且說鹿台宴罷。衆狐酒在腹內。架不起妖風。勉強架出午門。個個都落下來。一齊出南門。將近五更。周紀在黑暗之中瞧見。隨後探哨。跟到離城三十餘里。軒轅墳內。有一石洞。那些仙子。都攢進去了。回去稟明黃飛虎。次日。黃飛虎集了三百家將。帶了

柴薪。搬到洞口。燒將起來。可憐。數百狐狸。盡皆焦爛。姐已身在宮中。得知此事。心如刀割。咬牙切齒。要報此仇。陷害黃飛虎和比干。光陰迅速。不覺過了數月。一天。姐已引進一個義妹。名叫喜妹。紂王一見。就要他做妃子。從此左擁右抱。暮暮朝朝。說不盡的風流。忽一日。紂王正與姐已喜妹二人飲酒取樂。姐已忽的大叫一聲。跌倒在地。紂王嚇得面如土色。喜妹道。這是姊妹舊病發了。紂王道。御妻從我數年。未有此症。喜妹道。從前姊妹在冀州時。彼此都是閨女。本有此症。一發即死。吃了玲瓏心。方能復活。紂王道。玲瓏心那裏去覓。喜妹道。除非亞相比干。是玲瓏心。可以借來一用。救得姊妹。紂王一聽。只要救得姐已。別的不去管了。急行傳旨。要取比干的心。比干聽得諭旨。嚇得魂不附體。想起子牙臨別的話。若有急難。可看書房中石硯下的柬帖。便去拿來一看。內中寫得明明白白。知道天數已定。當下將身後的事。吩咐妻子。一逕來見紂王。紂王道。御妻因有急病。乞借玲瓏心一用。比干道。心乃一身之主。吾心有傷。豈有生路。老臣雖死。不惜。只恐社稷。壘賢能。盡絕我家。六百載江山。要被你昏君一人。斷送了。說罷。抽出

寶劍解開衣襟。自向胸前割開。却沒有血水流出。伸手入腹。摘心而出。望下一擲。面似淡金。竟下台去了。黃飛虎和百官上前詢問。比干只管低頭速行。並不做聲。出了午門。只管跨馬向西岐而去。走了六七里路。聽得路旁一婦人。手提筐籃。叫賣無心菜。比干聽得。勒馬問道。你菜是無心人若無心。怎樣。那婦人道。人若無心。卽死。比于一聽。撞下馬來。沖血而死。後面恰巧黃飛虎等趕來。把他屍身拾回。依禮棺殮。在朝文武得知了此事。個個悲傷。不消說得。妲己害了比干。後又設計陷害黃飛虎夫人。黃飛虎部將不服。激反黃飛虎。同投西岐去了。不必細表。且說西岐姜子牙在朝。一天接得邊疆報。道紂王荒淫酒色。寵任奸佞。今反了平靈王。聞太師前去征剿。又接報道。崇侯虎蠱惑聖聰。廣興土木。陷害大臣。暗通費仲。尤渾兩個奸臣。子牙看了。怒髮沖冠。便奏文王道。臣見邊報。比干剖心。療妲己之疾。崇侯虎紊亂朝綱。無所不爲。依臣愚見。欲救萬民於水火。應當先伐崇侯虎。文王道。卿言雖是不差。但孤家與崇侯虎是一樣爵位。那有擅自征伐之理。子牙道。天下利害。願許諸侯直言。無隱。况主公曾受天子白旂。黃鉞。得專

征伐今爲天下除暴奮起義師。何爲不可。文王點頭稱是。子牙又道：「並須大王大駕親征，方能天下響應。」文王依言發出黃鉞白旄，起人馬十萬，擇了吉日，以姜子牙爲軍師，南宮适爲先鋒，辛甲爲副將，隨行者有四賢八俊。文王與子牙發炮起程，一路父老相迎，雞犬不驚，兵至崇城。子牙傳令安營，欲知勝負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九回 姜子牙崇城得勝仗 周文王病榻託孤兒

却說周兵到了崇城。子牙傳令安營，結成大寨。此時崇侯虎尙在朝歌，只他的兒子崇應彪守城。探子馬報進城中，崇應彪聽得大怒，一面差人迎接侯虎回城，一面出城迎敵。這邊子牙升帳，先令南宮适攻打頭陣。那邊崇應彪部下一員大將出來迎敵。南宮适道：「來將何名？」那將道：「我飛虎大將張元濟是也。」說罷，兩馬相交，不到二十餘合，南宮适手起一刀，將張元濟斬爲兩段，沖殺一陣。崇兵大敗回城，應彪得着敗信，拍案大叫。次日，親自臨陣，又被子牙殺敗。從此緊閉城門，不敢出戰。子牙出令攻城。文王道：「崇家父子作惡，與百姓無干。今若攻城，只恐城破之日，玉石不分，孤家來此原爲救濟百姓。」

若反傷了百姓。大是不仁。子牙聽了。心想文王德同堯舜。如何取得崇城。眉頭一縷。計上心來。即便修書一封。叫南宮适到曹州去見崇黑虎。原來崇黑虎與崇侯虎。雖是同胞兄弟。却有邪正之分。侯虎無惡不作。黑虎忠義爲懷。那一天。南宮适拿了子牙的信。到了曹州。直達黑虎府中。下書。黑虎聽得西岐差官慌忙迎接。南宮适便將子牙的信呈上。黑虎拆信觀看。略道。

岐周丞相姜尚頓首百拜。致書于大君崇黑虎將軍麾下。蓋聞人臣事君。務引其君子正道。使百姓樂業。未聞有爲大臣而蠱惑君上。殘虐萬民。假天子之命。剝骨敲髓。肥潤私家。陷君不義。忍心喪節。如今兄者。直可謂積惡如山。人神共怒。天下之人。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今尚主公得專征伐。以討不道。但思君侯素稱仁賢。豈能因一族之故而概加之。以不義爲特奉書君侯。若能擒獲叛賊。解送周營。以謝天下。庶幾洗一身之清白。見賢愚之有分。不然。天下之口嘖嘖。恐玉石不分。尚深爲君侯惜矣。君侯倘不以愚言爲非。乞賜一函。則幸甚。

崇黑虎將來書翻來覆去看了幾遍。對南宮适道：姜丞相之言是也。我決不肯得罪于天下。爲萬民所切齒。情願得罪於父母。倒可留得崇氏一脈呢。南宮适聽了大喜。說道：君侯果是賢者。崇黑虎便設筵款待南宮适。席間談論甚是投機。細事不必多表。且說南宮适回到周營。將詳情稟明子牙。子牙大喜。那時崇侯虎已經回城。與子牙見過幾陣。都是大敗而回。便命兒子應彪到曹州去求黑虎發兵救援。應彪到了曹州。見過叔父黑虎。黑虎道：我正要領兵動身。你來得正好。一同啟程罷。應彪喜出望外。不止一日。黑虎大兵已到崇城。侯虎接着。自是歡喜。次日黑虎出馬。與周營南宮适見陣。戰不幾合。南宮适敗下。黑虎在後趕來。低低說道：今夜請子牙前來劫營。侯虎可擒也。南宮适聽得。虛掩一刀。走入陣裏去了。黑虎不再追趕。打着得勝鼓回營。那夜崇侯虎父子大排筵席。與黑虎慶功不提。且說南宮适回城。將黑虎的話稟明子牙。子牙連忙調兵餉將。預備劫營。等到三更時分。周營中一聲炮响。四枝人馬殺進崇城。那崇城裏崇黑虎的兵。在內接應。頓時開了城門。讓他們沖殺進來。崇侯虎父子不及抵禦。早被南宮适

擒了崇侯虎。辛甲擒了崇應彪。其餘將校一律投降。且說子牙得勝回營。帶了崇黑虎來見文王。說明其事。文王對黑虎道：你與侯虎是同胞兄弟。反害手足。亦是不義。子牙在傍說道：侯虎不仁。黑虎奉書擒賊。爲國除害。不避骨肉。君子爲了大義。可以滅親。黑虎真是忠良君子也。文王點頭無言。子牙傳令將崇侯虎推來。衆將士將崇侯虎父子簇擁來到中軍。雙膝跪下。正中坐的文王。左邊坐的姜子牙。右邊坐的崇黑虎。子牙道：崇侯惡滿。今日自犯天誅。文王心中不忍。子牙下令。速卽斬首報來。監斬官推出去不多時。將崇侯虎父子兩顆首級。獻到中軍。文王掩面不忍觀看。子牙傳令號令轅門。一面便請崇黑虎鎮守崇城。所有侯虎家室。概不誅連。黑虎告別去了。却說周兵回歸西歧。文王就得重病。有增無減。漸至危篤。便請子牙進宮。文王靠在榻上。顛巍巍的說道：孤家坐鎮西北。統領二百鎮諸侯。感蒙聖恩不淺。征伐崇侯。雖是得勝。而回然心中甚是不安。現在精神恍惚。夜不安枕。自知不久于世矣。今日請卿入內。孤有一言。却不可忘。偷我死後。紂王雖至惡貫滿盈。切不可臣伐君。說到這裏。忽見太子姬發進宮。

問安。文王便對姬發道：我兒此來，正遂我願。姬發行禮畢，文王道：我死之後，我兒年幼，不可妄聽他人之言，肆行征伐。你過來拜子牙爲父，聽其指教。聽丞相卽如聽我也。可請丞相坐而拜之。姬發請子牙上坐，卽拜爲尙父。文王託孤已畢，便閉目死了。亡年九十七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出五關飛虎歸周室 擒兩次晁田服子牙

却說文王死後，羣臣共議嗣位。子牙奉領羣臣，尊奉姬發爲武王。喪禮旣畢，各官都加一級。四方附庸的小國，全來朝貢。二百鎮諸侯，仍舊奉行西伯的王化。只說汜水關總兵韓榮，將文王歸位。子牙殺戮崇侯虎父子，立太子姬發爲武王的事。秦聞朝廷紂王聞崇侯拍案大怒，恰巧此時，姬已陷害了武成王黃飛虎的夫人。飛虎部將不服，敵反。武成王投奔西岐而去。卽令右聖上將軍晁田領兵三千，前去打聽西岐消息。且說西岐子牙正在相府，忽報黃飛虎來見。忙傳令請見。親自迎至滴水簷下。飛虎拜到在地。子牙以禮相還。賓主坐定。飛虎道：臣今棄商歸周，如飛鳥失林，可否聊借一枝。子牙道：大

王何事棄商。飛虎道。紂王無道。荒淫酒色。不以社稷爲重。元旦那天。末將元配。朝賀宮中。姐已設計陷害。以致墜樓而死。末將妹子。在西宮得知此情。上摘星樓。明正其罪。紂王偏聽姐已。又將吾妹。揪下摘星樓。跌爲塵粉。末將自想。君不正則臣投外國。亦是理之當然。故此反了朝歌。殺出五關。特來麾下效犬馬之勞。若肯容我父子。真是丞相莫大的恩德哩。子牙大喜道。大王既肯相投。再好沒有。當即引見武王。武王便封黃飛虎爲開國武成王。黃飛虎謝恩。武王設宴。君王共飲。席間講起紂王失政事迹。大家歎息不已。武王諭子牙選吉日。與飛虎起造王府。子牙領命。次日。飛虎上殿謝恩。畢。臣父黃滾。臣弟飛彪。飛豹。臣子天祿。天爵。天祥。義弟黃明。周紀。龍環。吳謙。家將一千。人馬三千。未敢擅入都城。今紂在西岐山。請旨定奪。武王道。傳旨速入都城。分別授官供職。飛虎謝恩退去不提。光陰迅速。過了半月。一天。子牙在相府閒坐。聽得喊殺之聲。忙問左右道。何來喊殺之聲。卽有探馬報道。啟太爺。朝歌現有三馬。紂在西門城外。子牙卽命擂鼓聚將。衆將上殿參見。子牙道。成湯人馬來侵。不知何故。正說之間。又報成湯營中有

將攔戰。子牙出令道：「誰去問虛實？」走一遭。南宮适應道：「末將願往。」子牙許之。南宮适一枝人馬出城，排開陣勢。兵馬旗門看時，來者乃是晁田。南宮适道：「晁將軍請了。今天子無道，反欲發兵到來，却是何故？」晁田道：「我奉天子敕令，及聞太師軍命，前來責問爾等。爾等自立武王，不遵天子之令，收留反臣黃飛虎，情殊可恨，說罷，縱馬搖刀，來取南宮适。」南宮适趕上相迎，戰了三十餘合。晁田力盡筋疲，被南宮适生擒過去，打得勝鼓回城。將晁田解到相府，聽候定奪。晁田見了子牙，立而不跪。子牙道：「你既被擒，何故不跪？」晁田大罵道：「你不過是一個編籬賣麵的小人，我乃天朝命臣，不幸被擒，一死罷了，豈肯下跪？」子牙喝命推出斬來。士卒將晁田推出，黃飛虎稟子牙道：「丞相在上，晁田只知道有紂，不知有周，待末將去說他歸降，將來可爲一臂之助。」子牙應允。黃飛虎出來，看見晁田跪着，等候行刑，叫道：「晁將軍，晁田見是黃飛虎，低頭不言。」飛虎道：「你不識天時，現在三分天下，周室已得其二，紂王兇惡，武王仁義，天下事可以預料的了。我今爲你力勸丞相，將軍若肯歸降，可保簪纓萬世。」晁田低首不語。飛虎見他已有允意，便解其縛。

來見子牙。晁田拜倒在地。子牙道：「你既歸周，可將人馬調進城來。」晁田道：「城外營中，尚有未將的兄弟。晁雷待未將去招他來見。」子牙應允，放他出城。且說晁田回到營中，對晁雷說起降周的事。晁雷大罵道：「該死的匹夫！你是商臣，如何降周？今天我與你先殺起來。」晁田拗不過，說道：「事已如此，怎麼好呢？」晁雷道：「我有一計，只消如此。」晁田拍手道：「果是妙計。」連忙來到西岐城中，稟見子牙，說道：「末將領命，請晁雷歸降。」晁雷已允，但請丞相親自一去，可存體面。子牙道：「你言不差，可先回去。」我隨後就來。」晁田欣然去了。子牙便發四枝人馬，暗暗出城，在商營四面埋伏。自己便同南宮适、辛甲，共是三騎，來到周營，迎接晁氏兄弟。晁氏見子牙，只有三騎馬來，大喜，延入中軍，設酒款待。子牙見帳下伏着刀斧手，暗暗好笑，只向南宮适做了一個眼色。南宮适會意，立起來，就將晁田一把拉住。辛甲也立起來，將晁雷一把拉住。子牙喝着對晁田道：「我好好赦你性命，你却伏着刀斧手害我。」此時刀斧伏在帳下，見主帥已經被擒，誰敢動手。忽聽一聲炮响，西周人馬四面殺將進來，商兵大亂，自相踐踏，死傷不計其數。且說子牙擒了

晁田晁雷得勝回城。升坐相府。士卒將二人推來。子牙笑道。我早知你等奸計。如今兩次擒來。尙有何說。囑令推出斬之。晁田哀告道。丞相在上。天下歸周。人皆知之。晁雷說起。父母俱在朝歌。若歸真主。父母必遭慘戮。無計可行。故而出此。子牙道。你既有父母在朝歌。可與我計議。前去搬取家眷。爲何起此毒心。晁田道。末將庸材。無遠大之計。若告丞相。便無此危了。子牙道。你可是真情。晁田道。末將家有父母。黃將軍也知道。子牙便問飛虎。飛虎道。確有父母。子牙道。既有父母。此情倒是實的。便令放回。二人拜跪在地。子牙道。你們回去。只須如此如此。便可搬取家眷。二人領命。拜謝出城回營。收拾殘敗人馬。逕回朝歌。搬取家眷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張桂芳出兵伐西岐 李哪吒下山佐明主

却說晁田晁雷回到朝歌。來見聞太師。稟道。末將兵到西岐。見了幾陣。不分勝負。奈因汜水關總兵韓榮。不肯應付糧草。三軍慌亂。故此星夜來求太師。望乞速發糧草。再添士卒。以作應援。聞太師聽了。卽發三千石糧草。再點人馬三千。到西岐應戰。晁田晁雷

得令。回到家中。暗帶家眷。一同投奔西岐去了。那聞太師本也能知過去未來。等到晁田等領兵出關。心想韓榮爲何不發糧草。甚是可疑。卽忙焚香占卜。算出其中情由。拍案大叫道。我這一來。失於檢點。反被此賊誑了家眷去了。立卽發出軍令。叫青龍關總兵張桂芳。前去征伐西岐。所有青龍關職務。由邱引鎮代守。張桂芳得了軍令。忙提十萬人馬。一聲炮响。雄兵起程。曉行夜宿。到了西岐。紮下營寨。先營官風林。卽來城下搦戰。子牙便問衆將。誰去走一遭。姬叔乾道。末將願往。開了城門。迎敵風林。戰不幾合。風林口中念念有詞。吐出黑氣噴來。化爲一網。現出一粒紅珠。有碗口大小。望姬叔乾劈面打來。可憐姬叔乾。乃文王第十二子。被此珠打下馬來。風林趕上一刀。斬了首級。得勝而回。西岐敗軍回報子牙。子牙悶悶不樂。武王因爲喪了兄弟。更是悲傷。次日。張桂芳大隊排開。要請子牙答話。子牙隨令擺好五方隊伍。兩邊排列出城。桂芳見子牙人馬出城。隊伍齊列。左右有雄壯之威。前後有進退之法。又見子牙坐青棕馬。一身道服。又見寶籙幡下。黃飛虎坐騎提槍。心中大怒。拍馬來到軍前。對子牙道。姜尙。你原是天

子之臣爲何背叛朝廷。幫助姬發作亂。又收叛臣黃飛虎。子牙笑道。笑你身爲總兵。奈何不識大勢。張桂芳大怒。便令先營官風林道。替我把姜尙拿來。風林走馬出陣。南宮适拍馬來迎。二將相交。殺得風塵四起。張桂芳又殺出來。黃飛虎接住便殺。戰了五十餘回。桂芳在馬上大叫道。黃飛虎還不下馬。更待何時。飛虎聽了。不由自主。竟爾跌下坐騎。周紀掄刀直取桂芳。飛彪飛豹二將齊出。救了飛虎。周紀大戰桂芳。桂芳掩一戟就走。周紀趕來。桂芳大叫一聲。周紀不下馬。更待何時。周紀不由的跌下馬來。被士卒生擒去了。且說風林戰南宮适。又吐出一陣黑氣。現出碗口大一粒紅珠。把南宮适打下馬來。生擒去了。張桂芳大獲全勝。子牙收兵回城。悶悶不樂。心想張桂芳風林二將都是左道旁門。須有法術破他。且說乾元山太乙真人。在碧遊牀心血來潮。早知其故。便喚他的徒弟哪吒到來。說道。速去幫助你師叔姜子牙。可以立你功名事業。哪吒聽了歡喜。辭了師父。腳登風火二輪。提着槍。豹皮囊中帶了乾坤圈。混天綾。不消一刻。如風馳電掣一般。來到西岐。見了子牙。稟明其事。子牙大喜。哪吒道。弟子既奉師命下山。

願去見陣。子牙應允。哪吒出城搗戰。只見成湯陣裏出來一將。藍靛臉。硃砂髮。用狼牙棒。見了哪吒。腳踏二輪。問道。你是何人。哪吒道。我乃姜尚師姪李哪吒是也。你可是張桂芳。專會呼名落馬。那將道。非也。我乃先行官風林是也。哪吒道。饒你狗命。回去喚張桂芳出來。風林大怒。縱馬來取戰。不幾合。風林把口一張。噴出一道黑氣。現出紅珠。劈面打來。哪吒用手一指。那紅珠便消滅了。風林見哪吒破了他的法術。逃回大營。哪吒趕到營前。大叫。哪吒在此。張桂芳出來送死。桂芳聽得。怒氣冲天。殺將出來。抵敵哪吒。戰了二十回合。見哪吒越戰越有精神。便大叫道。哪吒不下車輪。更待何事。只見哪吒依舊登定二輪。動也不動。桂芳見叫不下來。甚是疑惑。心想。老師傳我此術。叫魂魄。百試百驗。今日爲何不准。不知。哪吒乃時蓮花化身。並無魂魄。故此不准。且說桂芳連叫幾聲。哪吒並不下來。却反罵道。你叫我下來。我不下來。你難道強要我下來。說罷。把乾坤圈飛起。正中桂芳左肩。打得筋斷骨折。敗走了。哪吒得勝進營。報知子牙。子牙心想。哪吒雖則取勝。恐朝歌調動大隊人馬。有累西岐生民。不如到崑崙山去走一遭。

於是沐浴更衣。吩咐衆將。謹守城門。勿與桂芳見陣。我去三天。卽回。吩咐已畢。駕土遁往崑崙山。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麒麟崖巧遇申公豹 西岐山建造封神台

却說子牙到了崑崙山。行至玉虛宮。見白鶴童子出來。上前說道。白鶴童兒。與我通報一聲。白鶴童子見是子牙。連忙入宮。至八卦台下。跪着稟道。姜尙在外等候玉旨。元始天尊點頭。白鶴童子出來。叫子牙進去。子牙到了台下。倒身下拜。口稱弟子姜尙。願師父聖壽無疆。元始天尊道。你今上山。正好命南極仙翁取封神與你。可往西岐造一封神台。台上張掛封神榜。代我封神。子牙跪着奏道。今有張桂芳。以左道旁門之術。叫名落馬。來伐西岐。伏乞老師大發慈悲。提拔弟子。元始天尊道。你既做人間宰相。我怎管得了許多。若有左道旁門之輩。事到危急。自有高人出來。助你不必問我。你去罷。子牙方欲起身。元始道。且慢。你此去半路之中。若有人叫你。你切不可答應他。若答了他。便有三十六路兵馬。征伐西岐。務要小心。子牙領了玉旨。捧了封神榜。拜別出宮。遇着南

極仙翁。仙翁也囑咐他道。半途若遇有人喚你。切不可應他。子牙道。知道了。別了仙翁。駕土動身。剛到半山後面。有人叫道。姜子牙。姜子牙。子牙心想。果然有人叫我。不可應他。那人又叫子牙公。也不應他。連叫三五次。只是不應。那人大叫道。姜尚。你怎麼薄情忘舊。呢。你今做了丞相。位極人臣。便想不着同在玉虛宮與你學道數十年的老友嗎。子牙聽得此言。回頭一看。原來是師弟申公豹。子牙道。原來是師弟。我不知是你叫的。只因師父吩咐。但有人叫。切不可應他。故我不答應。如此却是得罪了。申公豹道。師兄拿的是什麼東西。子牙道。是封神榜。申公豹道。師兄那裏去。子牙道。到西歧造封神台。以便張掛。申公豹笑道。你去扶助武王。我今下山扶助紂王。終要掣你的肘。子牙道。我是奉了老師命令。不敢有違。申公豹道。何不去了武王。一同扶助紂王。可以同心同意。弟兄不致參商。却是完善之道。子牙正言答道。爲兄萬不能聽從師弟的話。違反老師的命令。况今天意人心大都如此。怎可逆而行事呢。說罷。便要去了。申公豹怒道。你去保周。有多大本領。道行不過四十年罷了。子牙答道。你我工夫。豈在年數多少。申公豹

道你五行之術。不過移山倒海罷了。我能將首級取下。往空一擲。遍遊千萬里。紅雲托接。復入頸項上。依舊還原。此等道術。方是高妙。你有何能。敢去保周滅紂嗎。子牙聽了。心想。人頭。乃是六陽之首。劍將下來。豈可還原。倒要試他。一試便道。你試試給我看看。何如。申公豹道。我就試。你看了。須將封神榜燒燬。隨我去扶助紂王。子牙道。你果有這樣本領。我便隨你去。申公豹道。如此甚好。便去了頭巾。執刀在手。右手提住頭髮。左手執刀自刎。把頭割下來。其身不倒。又將頭望空一擲。那顆頭盤旋望上去了。子牙看得發呆。且說南極仙翁。早在麒麟崖前。看得清楚。便令白鶴童子。化了一隻白鶴。把申公豹的頭。啣往南海去了。子牙看見。倒替申公豹發起極來。南極仙翁走到子牙背後。把他肩頭一拍。說道。子牙。你今天可是歎了申公豹。乃左道之術。你也當是真的。只消一時三刻。他的頭不到頸上。便要冒血而死。子牙原是善心人。便道。何苦喪他性命。饒了他能。仙翁道。你要饒他。他饒不得你。那時三十六路來伐你。你不要懊悔。子牙道。救他一命罷。仙翁把手一招。白鶴便啣了申公豹的回頭。放到他頸上。不意放差了。把正面

放在背脊一方。申公豹要緊睜開眼睛。一見南極仙翁在旁。不敢做聲。仙翁大喝道。你這該死的孽障。把左道之術。眩惑子牙。還不走開。申公豹慚愧。不敢回言。指着子牙道。你到西岐。我要把西岐變成血海。白骨如山。說罷。恨恨而去。話說子牙捧了封神榜。別了仙翁。駕土遁往西岐而來。路過東海。落在一座山上。那山玲瓏剔透。古怪崎嶇。正在觀看山景。忽見山脚下海水翻波。旋風四起。霎時間雲霧相連。籠罩山峯。子牙大叫道。怪哉。只見海中巨浪分開。現出一人。大叫道。遊魂埋沒千載。未能脫離此海。望法師普濟遊魂。超出烟波。拔離苦海。子牙問道。你是誰。那人道。遊魂乃軒轅皇帝總兵柏鑑也。因大破蚩尤。被火氣打入海中。至今千年。萬望法師指超福地。子牙道。你乃柏鑑。聽我玉虛法牒。隨往西岐山去候用。說罷。把手一放。霹靂交加。震開迷霧。柏鑑遂得上岸。倒身下拜。子牙大喜。帶他一同土遁。來到西岐山前。忽的狂風大作。來了五神。大叫道。昔在朝歌宋異人莊上。蒙恩從寬發落。來此攪泥土。子牙道。我今在此起造封神台。你等搬運泥土。便令柏鑑監造。造成之後。將榜張掛。不得有誤。子牙吩咐既畢。便一人回到

西岐相府武吉哪吒等人迎接至殿坐下。子牙傳令衆將聽令。不知子牙發出何令。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逢黑夜四路大劫營 遇惡獸衆將齊落馬

却說子牙回至相府。武吉哪吒等接至殿下。子牙傳令。今夜去劫張桂芳營。共分四路。衆將得令。各自預備出城。且說張桂芳哪吒打傷臂膊。正在營內調養。不知子牙劫營。二更時分。聽得炮响。喊聲四起。慌忙披掛上馬。風林也上了馬。及至出營。只見遍地都是周兵。哪吒腳踏風火輪。手提火尖槍。沖殺過來。張桂芳見了。不戰便走。風林在左營。見黃飛虎坐五色神牛殺來。迎着混戰。辛甲辛免二將。殺到右營。見周紀南宮适監在陷車。卽忙殺散紂兵。打開陷車。救出二人。於是內外夾攻。張桂芳與風林逃走。直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逃到西岐山下。方得收集敗兵。連夜修了緊急文書。奏報朝歌。聞太師得報。大叫道。張桂芳不能取勝。除非我親去征伐。不可。只見門人吉立上前說道。方今國內無人。太師豈可親征。不如在三山五嶽之中。邀請一二道友。到西岐去協助。

張桂芳大事可定了。太師大笑道：「我因事煩，不曾想起這一着。如今被你提醒，再好也沒有了。」便坐了黑麒麟，把麒麟角上一拍，四足生了風雲，一霎時來到九龍島。在一個仙洞門前落下。那洞內有四個道人，一個叫王魔，一個叫楊林，一個叫高友乾，一個叫李興霸。太師見了四位道友，便將來意說明。四人齊聲道：「諒姜尚有多大能耐。太師若是早來，叫我們幫忙，擒姜尚多時了。」太師大喜，便領了他們回到朝歌。與紂王相見，紂王賜了酒食。次日，四個道人便駕土遁往岐山，與張桂芳相會。張桂芳得了四人幫助，直至西岐城紮下營頭。且說那天子牙切營，大獲全勝，直至天明，方才收兵。隔了三天，又見張桂芳兵到來，知道必然援兵到了。吩咐衆將仔細，忽報張桂芳搦戰。于牙便領衆將出城迎敵。兩面擺開陣勢。于牙一馬當先，對張桂芳道：「敗軍之將，有何面目到此？」張桂芳道：「勝敗兵家常事，何足爲奇。只聽得張桂芳營中一聲鼓响，旗門開處，沖出四個道人。王魔騎的犴狴，楊林騎的狻猊，高友乾騎的花斑豹，李興霸騎的猊獅。于牙兩旁戰將，都跌翻下馬。連子牙也撞下馬來。原來這些戰馬，都未見過異樣惡獸，故而嚇。」

的跳起來。把坐騎的都翻落了。只有哪吒的風火輪不能動搖。黃飛虎的五色神牛。未挫銳氣。那四個道人見子牙跌得衣冠不整。大笑不止。子牙慌忙起來。見四個道人相貌兇惡。打一稽首道。四位道友。那座名山。何處洞府。到來有何見教。王魔道。我等乃九龍島煉氣士也。只因太師相招。特來此地解圍。不知你可依得我三件事。否。子牙道。道友且請說來。王魔道。第一件要武王稱臣。子牙道。武王本是商臣。奉公守法。可以。王魔道。第二件開庫給賞三軍。子牙道。也可遵命。王魔道。速將叛臣黃飛虎交與張桂芳解往朝歌。子牙道。道兄吩咐極是容易。待我回城商議。三天以後再來答覆。王魔稱是。大家回陣。不再戰爭。且說子牙領了衆將回城。香湯沐浴。借土遁往崑崙山來見元始天尊。天尊便令白鶴童到桃園中牽了一隻四不相來。對子牙道。姜尚。你騎了此獸。回到西岐。遇見三山五嶽各種兇惡猛獸。都不怕了。子牙拜謝。天尊又命南極仙翁取來一棒。長五寸六分。有二十六節。每節都有符印。叫做打神鞭。也給了子牙。說道。你有兩樣東西。可以去了。子牙拜別下去。經過北海。遇着一個獨脚精怪。也被子牙收服。

起名龍鬚虎。帶回西歧。衆人將子牙帶了一個獨脚人來。容貌煞是可怕。子牙道。這是我新收門徒。名叫龍鬚虎。命與衆將參見畢。便問紂營消息。武吉道。城外沒有動靜。子牙傳令。預備交戰。次日。子牙領了哪吒黃飛虎龍鬚虎。出城搦戰。王魔等四個道人出來。見了怒道。姜尙。你那天回得城去。原來到崑崙山去借四不相的。今天倒要與你見個雌雄。說罷。王魔執劍來取子牙。哪吒脚登風火輪。殺出陣來道。王魔休傷我主。二將大戰。正戰之間。楊林坐了狻猊出來。在豹皮囊中。取出一粒開天珠。劈面打來。正中哪吒。打翻下輪。王魔急取首級。早有黃飛虎催開五色神牛。救了哪吒。王魔再取子牙。龍鬚虎大叫。勿傷我主。跳將出來。不防楊林連發二珠。正中龍鬚虎膊兒。打得亂跳。王魔楊林二人來擒子牙。子牙只得招架。不防李興霸暗地發珠打來。正中前心。子牙嚙呀一聲。幾乎落馬。望北海逃走。其時周兵大亂。只得逃回城中。緊閉城門。且說子牙逃走。王魔在後追趕。子牙把四不相角上一拍。起在空中。王魔把汗狻一拍。也起空中。拿了開天珠。又望後心打來。打個正着。可憐子牙仰面朝天。跌下四不相。王魔下騎。來割子

牙首級。不知子牙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四道人相繼遭慘劫 聞太師頭場逢惡戰

却說子牙跌下四不相。王魔仗劍來取首級。忽聽半空中一人作歌而來。王魔看了。却是廣法天尊。王魔道。道兄來此何事。廣法天尊道。王道兄。子牙害不得。貧道奉玉虛宮中符印至此。久候多時。只因五件事相湊。故名子牙下山。一則成湯氣數已盡。二則西域真主降臨。三則我闡教犯了殺戒。四則子牙該享人間福祿。五則與玉虛宮代理封神。你們截教中逍遙自在。何必多事。可知道你打死姜尚。仍可還生嗎。道友你聽我言。快快回去。若不聽時。不要後悔。王魔大怒道。我與你一樣道門。難道你有名師。我無教主。說罷。持劍來取廣法。只見一道童趕來。大喝道。王魔少得行兇。我來也。我乃廣法天尊門徒。金吒是也。提槍直取王魔。王魔取劍招架。一來一往。惡戰山下。廣法天尊取出一物。此寶乃玄門遁龍棒。又名七寶金蓮。上有三個金圈。往上一舉。落將下來。王魔不能逃脫。早被金圈套住。金吒手起一刀。把王魔斬了。一道靈魂往封神台來。那時封神。

台已經造成。清福神、柏鑿用百靈幡引進去了。且說廣法天尊收了寶物。同金吒救醒子牙。子牙醒來。見了廣法天尊。感謝救命之恩。廣法道：此乃天意。何必感謝。便命金吒隨着子牙下山。協助西周。且說子牙仍騎四不相。領了金吒。回至西岐城中。武王與衆將見了。聽得斬了王魔。自是快活。那紂營中楊林等見王魔至晚不歸。袖卜一卦。大叫一聲罷了。高友乾李與霸齊問原由。楊林道：可惜王道兄千年道行。死於子牙之手。三位道人怒髮沖冠。次日齊至城下搦戰。子牙着傷未愈。金吒道：師叔既有弟子在此。保鏢出城。定要成功。子牙從其言。上騎出城。更不打話。三位道人一齊趕來。金吒哪吒兩旁敵住。子牙先將打神鞭祭起。只聽雷鳴火電。正中高友乾頂上。打得腦漿迸流。魂已入封神台去。金吒祭起遁龍樁。遁住楊林。趕上一刀。揮爲兩段。魂也到了封神台去。張桂芳風林見兩位道人身亡。也殺出來。只見西岐營中殺出一員小將。銀冠銀甲。白馬長槍。乃黃飛虎第四子黃天祥。只一槍把風林挑下馬來。又是一槍。結果性命。魂也進封神台去了。張桂芳料不能取勝。敗進行營。子牙也鳴金收軍。李與霸進了行營。叫桂

芳遠卽修書報知聞太師。速派援兵。子牙領兵回城。升帳記了各將功勞。說道。明天趁勢殺他一陣。衆將聽令。到了次日。子牙點將出城。三軍大振。那面張桂芳出馬。黃天祥迎住面殺。戰了二十餘合。未分上下。子牙傳令。點鼓助戰。周營數十騎搶出。把張桂芳圍在垓心。子牙命金吒去戰李興霸。金吒領命來取李興霸。戰不幾合。子牙祭起打神鞭。李興霸早將淨鞭一拍。那獸四脚騰起風雲。逃脫去了。且說張桂芳被周營衆將圍在垓心。殺了三個時辰。不得突出。大叫一聲。自轉槍頭一刺。撞下馬來。魂到封神台去了。子牙得勝回城不提。那李興霸逃到一山。忽然遇一道童。上前問詢。道童道。我乃九宮山白鶴洞普賢真人徒弟木吒是也。今奉師父往西歧去見師叔姜子牙。沒有什麼禮物。借你的頭去做禮物如何。李興霸大怒。上前來取木吒。木吒背有雌雄兩劍。名叫吳鉤。只把左肩一搖。雄劍飛出。早將李興霸的首級斬將下來。木吒提了首級往西歧來見子牙。子牙大喜。卽留木吒在帳下聽候差遣。原來金吒木吒哪吒本是三兄弟。都是李靖之子。將來李靖亦歸西室。此是後話不提。且說汜水關韓榮探得張桂芳和四

位道友。全軍覆沒。飛報朝歌。聞太師得報大怒。卽行啟奏紂王。親自出兵。征伐西岐。紂王准奏。聞太師卽行點將起兵。浩浩蕩蕩。領了三十萬人馬。殺奔西岐而來。半路又收了鄧忠、辛環、張節、陶榮四個奇將。到了西岐。紮下營頭。此時子牙聲勢更甚。玉鼎真人門下徒弟楊戩。有七十二變功夫。清虛道德真君門下徒弟黃天化。就是黃飛虎的長子。道行甚高。都來幫助子牙。子牙聽得聞太師親自來征。便和衆將共商退敵之策。忽報聞太師差人遞下戰書。子牙看了。便批三日後會兵城下。時光迅速。不覺三日。只聽成湯營中炮响。喊殺振天。聞太師的兵馬。已在西岐城外擺列陣勢。子牙卽把五方隊伍。調遣出城。聞太師在轅門之下觀看。暗暗歎道。子牙用兵。有法。又有許多異人扶助。無怪要反叛哩。又見黃飛虎坐着五色神牛。在寶籙之下。大叫道。逆賊黃飛虎。出來見我。黃飛虎向前欠身道。末將自別太師。不覺數載。太師並不答話。命將先把反臣拿下。鄧忠大叫道。末將願往。挺馬搖槍而來。黃飛虎催開五色神牛。持槍抵敵。成湯營中周節使槍來戰。被南宮适敵住。陶榮使鎗來戰。被武吉敵住。兩陣六員大將交鋒。那辛環

見三將不能取勝。把脇下肉脇一夾。飛起半空。手持鎚鑽。望子牙打來。時有黃天化催開玉麒麟。兩把銀鎚。抵住辛環。聞太師見黃天化坐的玉麒麟。知是得道之士。急催開黑麒麟。使兩條金鞭沖過來。子牙忙催四不相。急架相迎。兩獸相交。竟生雲霧。這是聞太師頭一場與西歧惡戰。欲知勝敗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赤火四騰負傷逃命 丹誠一片飲恨歸陰

且說聞太師與子牙交戰。聞太師祭起金鞭。此鞭原是兩條蛟龍化成。按陰陽分二氣。那鞭在空中打將下來。正中子牙肩背。翻鞍落騎。太師來取首級。哪吒登風火輪。搖火尖槍。對准太師臂面刺來。太師急急架住。這時辛甲救回子牙。太師又祭起金鞭。將哪咤打下輪來。金吒上來抵敵。太師大怒。連發雙鞭。雌雄不定。連打金吒木吒。又打韓毒龍。幸有楊戩在旁。覺得聞太師的鞭利害。催動銀合馬。飛出陣來。挺槍便刺。太師見楊戩相貌非俗。心下自忖。西歧有了這些異人。安得不反。便把鞭來迎戰了數合。又祭起雙鞭。正中楊戩頂上。楊戩好似沒有覺得一般。依舊來取太師。太師大驚。卽行退兵。周

兵亦各收隊。且說子牙領兵進城入府。衆將上殿。楊戩道：「再隔一、二天會戰。定能取勝。那時乘機劫營。可以大破他的威風。」子牙稱善。便命受傷諸將休養。不題。到第三天。西歧鼓響。衆將出城。聞太師亦卽出陣。子牙道：「今與太師定決雌雄。二獸相交。鞭劍並舉。」子牙左有楊戩。右有哪吒。敵住太師。鄧忠走馬助戰。黃飛虎前來廝殺。正戰之間。太師又將雙鞭祭起。子牙打神鞭也飛起來。鞭打鞭。把聞太師雌鞭。一打兩段。太師大怒道：「怎敢壞我法寶。今天勢不兩立。」子牙又起打神鞭。太師難逃一鞭之禍。打下騎來。幸有吉立余慶。催馬急救。太師借土遁去。子牙揮兵大殺一陣。收隊進城。便令衆將。今夜劫營。不得有誤。衆將得令。暗暗分隊出城。到了初更時分。一聲炮响。三軍吶喊。轅門。哪吒。黃天化先殺進去。左營有黃飛虎父子。右營有四賢衆將。一齊冲殺。聞太師忙上黑麒麟。捲鞭迎敵。正戰之間。楊戩從聞太師行營殺進。借胸中三昧真火。將糧草燒着。火焰飛騰。照耀如同白晝。軍心一亂。不可收拾。周兵鑼鼓响。直殺得鬼哭神號。商兵吶喊一聲。走散了一半。太師有力也無用處。只得且戰且走。辛環飛至空中。保護太師。鄧忠

催住後隊。一夜敗下七十餘里。至岐山脚下點視。三十萬人馬。只剩了十萬。心裏非常懊喪。一時無法可想。慌到東海金鰲洞。拜求十位道友。原來金鰲洞中有十個真人。都是截教門下的高足。曾經得到通天教主的法寶。和聞太師很是要好。得了聞太師的邀請。立刻下山來。到西岐城下。擺出十絕陣。這十絕陣說起來很是厲害。但子牙又得了一位闖教門徒。叫燃燈道人。過來代掌師印。把十個惡陣一齊打破。十位真人也被殺。聞太師見這計又是不行。心裏益發難過。想道。我自從提兵出來。東征西戰。從沒有這樣的一敗塗地。現在弄到這般田地。叫我怎樣回到朝歌。去見紂王。並還有什麼面目。再和朝臣相見。我世受國恩。拚着一死。也沒什麼可惜。並且屢次兵敗軍亡。就死也正是應該的。但成湯六百年的天下。恐怕也就此要保不住了。想到這裏。對着武王。姜子牙。很是憤恨。向西方指着。罵道。你們世受商家的恩德。就是文王。雖是觸動了紂王的怒。把他囚在羑里七年。然到底沒有傷害他。放他安然回去。還賜給他鐵鉞。命他得專征伐。商朝待你西岐。也算得深仁厚澤了。你們現在不想盡忠報德。反傷天害理。

抗拒王師。我一旦殺入西歧。定不和你們這班反賊干休。聞太師正在憤憤的向着西歧痛罵。外面報道。有一位道人請見。聞太師慌忙出來迎接。引入帳中。道人道。我是截教門下的徒弟。姓趙名公明。聽得你兵阻西歧。特來帮忙。聞太師聽得。大是喜歡。隔了一日。趙公明騎着黑虎。和聞太師出陣。請子牙答話。子牙連打得幾次勝仗。後心裏很是欣快。正和一班文武官將。商議退兵方法。忽報聞太師領着一位騎黑虎的道人。前來營前搦戰。子牙聞報。慌領了各將。騎着四不相出陣。向趙公明施禮道。道友那座名山洞府。趙公明道。貧道是峨嵋山浮羅洞趙公明。聽得你們背叛朝廷。抗拒天兵。還敢靠着闡教的勢。欺負我們。截教的道友。因此特來取你們的性命。說着。不問情由。祭起金鞭。向子牙劈面打來。子牙猝不及防。被他打下鞍來。幸虧哪吒救。沒有傷身。敗了一陣。回營悶悶不樂。正是殷室該亡。周朝當興。那時有一位陸壓道人。用了法術。把趙公明射死。才去了殷營裏。一位術士聞太師本靠着趙公明。連勝了幾次。一旦又被陸壓道人射死。正是傷心。後來又容易去請了趙公明的三位妹子。支撐了幾時。到底還

是不行。連三位女仙也送到封神榜上去了。聞太師從此就一蹶不振。在一個絕龍嶺地方。被子牙打死了。聞太師是商朝第一位戰將。很是耿耿盡忠的。他死了以後。紂王底下。雖還有幾個人。但都沒中用。不到幾年。就被姜子牙殺入朝歌。商朝六百年的天下。就此告終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滿緣完劫教主封神 裂土分茅齊侯就國

却說姜子牙打破了朝歌以後。得了江山。正是功成緣滿。一切朝廷上的事。有周公召公一班人。幫着武王。也不用他去管。他第一件事。就是去封神。揀了一個日期。先借着手遁。到玉虛宮前。叩拜元始天尊。天尊知道他已經大功告成。很是歡喜。就命白鶴童子。取出一張牒文。說道。這就是我和太上老君通天教主三人。會同在碧游宮中定的封神榜。你可拿去照着到封神台前。把一班陣亡的文武將士。以及各教道友。按着次序授職。子牙聽了。忙向着元始天尊。磕了幾個頭。取了封神榜出來。借着手遁。還到西岐。有清福神柏鑑前來迎接。子牙進了台。先命柏鑑捧着天尊的敕旨。又命軍士立八

封帟旛。鎮壓各方。再按照周天八八六十四卦。在四面立了小旗。然後在中間擺着高桌。拈了香。當中立着。宣讀天尊的詔勅。由柏鑑執着引魂旗。按照神的次序。上台向封神榜跪着。子牙就按着一一宣讀。總共封得三百六十五位正神。一時封神台前。陰風盡息。慘霧澄清。反現出無數的祥光瑞靄。子牙封畢後。就朝上拜了九拜。退下來立命南宮。適把台拆毀。南宮道。這封神台既是元始天尊勅封正神的地方。又是我周朝發祥的地方。建在世上。也可使得後人看了。知道順逆。知道天數。軍師怎麼倒要去把他拆毀呢。子牙道。這封神台是幾萬年前就按定的劫數。一切神仙道友。自天地開闢到今。有的已經修鍊了幾萬年了。有的已經從前遭過什麼雷劫火劫的了。有的祇修行了幾千年。還沒有什麼的。有的雖已修了不少年代。因為着犯了小過。曾經墮入紅塵。轉了幾世的。但這都是小小的劫數。鴻鈞老祖。因為着各種教友。良莠不齊。特定了這一個大劫。命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會立了這個封神榜。使得各教的道友自行去分一分清楚。根器深的成仙成佛。依然逍遙自在。享無窮的清福。根器淺的。

也可以成一位正神。管理陰陽界一切的事情。現在劫數已完。以後不知又要幾千萬年。後才再碰着這台大。可不必留着。並且這是上天玄妙。不可思議的事情。不容凡夫俗子妄論。是非可以趕快拆毀。免得後來被世人褻瀆。南宮适聽了。才恍然大悟。知道上天的微妙。慌命兵士在台下堆着許多乾草木柴。點起火來。一時烈火騰騰。不多一回。就把一個封神台燒掉。子牙見大事已完。就向着武王說道。臣苦修了多少年代。這次下山。本不是戀着什麼富貴榮華。實在奉着天尊的法旨。下山來完這一個大劫數。現在神仙的劫數已完。主上的功業。也已經成就。一班文武官吏。又多才是才智兼備的。用不着老臣。懇請放臣還山。再去修靜。武王聽得大驚。忙離了龍座。親自下來執着姜子牙的手。說道。孤幸虧相父。得有今日。從前幾次和商家戰爭。相父不知道吃盡了多少辛苦。現在靠着相父的功勞。得能放牛歸馬。共享昇平。相父怎樣又要棄了孤回去呢。從前相父的一班道友。帮着孤出了許多力。孤至今還要想請他們出來。共享富貴。無奈他們總是不肯。也祇好作罷了。相父下山的時候。不是說過因為着根器淺薄。只

可享受人間富貴。不能成仙成佛的嗎。那麼現在正是相父享富貴的時候了。快請相父收拾起這條心。要是相父一定不肯。那麼孤也沒得別法。只有也丟棄了這個天下。跟着相父去了。子牙被武王這樣的苦苦挽留。沒得法子。只好拋棄了再回崑崙山的。心思。仍居人間。因想道。我起初以爲仙佛也很容易做的。只要一心修行。不難。什麼邪念。總還不難。那裏知道。竟這樣的不容易。我現在雖是享着人世間的榮華。但都是過眼烟雲。幾年以後。就一毫留不得了。那裏可以及得衆道友們。和天地共存。想到這裏。不覺竟要吊下淚來。隔了幾時。武王就大封功臣。封姜子牙做齊侯。齊是在山東一塊地方。一面靠着泰山。一面沿着東海。正是一塊極好的地方。武王因爲着姜子牙出了無數力量。帮他得着了天下。才把這個膏腴之地封給他的。姜子牙得了封土。就和他的兒子呂伋。星夜起程。趕到齊國。那時姜子牙年紀已經九十九歲了。把國內的一切政事。都交給了兒子。他自己却很逍遙自在。光陰如箭。這麼一來。又是三年。姜子牙已經一百二歲了。有一天。忽然覺得一個心有些跳動。好似擺握不定的樣子。正自異。

怪忽然想到元始天尊叫他下山的時候。曾有八句偈子。末句是說道八九封神。又四年我封神。那年正是九十八歲。到如今恰巧是四年了。這正是我命盡祿絕的時候。就喚兒子呂級上前。囑咐了幾句。不到半天。就無疾而終了。其實姜子牙並不是真死。一道靈魂。早由元始天尊命白鶴童子。把他迎接到崑崙山上去。叫他鎮治陰陽界一切神鬼。所以至今三千年來。人家遇到凶事。還要去請求姜子牙。我們有時到外面去閑游。常常看見人家門上。貼着一張帑條兒。上面用紅筆寫着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九個字。就是這個道理。

師之大軍
張子房演義

第一回 當道豺狼隱身避禍 故宮禾黍蓄志復仇

話說天下大勢一治一亂。一分一合。由夏而商。由商而周。周朝享國最久。有了八百八十年。但運命雖是八百多年。周平王東遷以後。形勢很是衰弱。已經空有一個虛名了。到了戰國時代。秦國靠着險要的地勢。強悍的軍士。就把周朝吞滅。那時和秦國差不多的強國。共有六國。叫做韓魏趙齊楚燕。假如這六個強國。一心一意去和秦國抗爭。雙方勢均力敵。正未知鹿死誰手。那六國不明白台則兩利。離則兩傷的道理。或是自相殘殺。或是阿附秦國。不到幾年。六國都被秦國滅亡了。這雖是天數使然。但六國的人。才也太沒用了。秦國滅掉六國以後。就統了一天下。改正朔。易服制。一時聲勢盛鬪。像雷動一般。這時六國的故臣遺士。多懷恨着秦國無道。想起來報仇。那時秦國的皇帝。姓嬴名政。名目上是秦國的後人。其實是呂不惠的兒子。很是精明強悍。滅了

六國以後。自以爲可以傳到萬世萬萬世。就廢止謚法。自稱始皇帝。以下就叫二世三世。以至無窮世。秦始皇又知道六國的臣子。心裏常抱着報仇的志願。就大施壓力。燒詩書。坑儒生。叫那天下百姓。不識不知。不能夠和朝廷反抗。還把天下的兵器。統統收集起來。聚到咸陽。改做了十二個大金人。始皇帝想這麼一來。他們就是要替六國報仇。也沒法可使了。他還有些不放心。特地派了無數的官吏。監視百姓。凡是形迹可疑者。一律嚴辦。就是人民低低的講幾句話。也要斬首。家裏要是藏着軍器。那更是不得了。要滿門殺戮的了。那時六國的士大夫。都被秦始皇殺戮的。不曉得有多少。嚇得大家人人膽戰。個個心驚。心裏雖是切齒的痛恨。嘴裏却一句話也不敢講。並且手無寸鐵。就是要報仇。也沒有法子。只好靜以待時了。那時韓國有位少年。姓張。名良。字子房。身體生得很矮小。面貌又是和婦人女子差不多。言語行動。都不似大丈夫的樣子。大家都覺得他嬌小玲瓏。很是可愛。他的祖先。都是在韓國做官的。到張良手裏。已經有五代了。張良雖沒有做過韓國的官。但因爲着祖上五世相韓。很想替韓國報仇。對着

秦國懷恨得。不。了。起。初。他。的。意。思。要。想。趁。着。秦。始。皇。暴。虐。無。道。來。鼓。動。天。下。人。民。一。齊。起。來。攻。打。秦。國。就。是。一。時。不。能。夠。把。秦。國。滅。亡。也。要。重。興。六。國。和。秦。國。抵。抗。怎。那。時。秦。始。皇。的。法。度。非。常。嚴。厲。見。着。人。民。只。要。有。二。五。個。聚。在。一。個。地。方。低。低。的。講。話。就。要。捉。去。重。的。斬。首。輕。的。也。要。辦。一。個。流。刑。張。良。雖。是。努。力。的。去。想。法。總。是。一。個。失。敗。有。一。天。張。良。閒。行。市。上。看。見。一。班。鄉。里。農。夫。在。一。處。酒。店。裏。喝。酒。有。一。位。說。了。一。句。五。百。年。前。天。下。太。平。就。被。官。裏。捉。去。說。他。們。暗。讒。朝。政。立。時。斬。首。還。有。一。天。張。良。在。鄉。下。看。見。一。人。拿。着。一。把。不。滿。五。尺。的。刀。也。被。官。裏。捉。去。說。他。私。藏。軍。器。謀。爲。不。軌。把。全。家。十。多。口。全。行。殺。害。張。良。瞧。着。這。種。情。形。益。發。憤。恨。但。知。道。從。前。想。的。計。畫。不。中。用。了。就。趕。忙。的。改。變。主。意。可。是。一。班。貪。官。惡。吏。平。時。因。爲。着。張。良。喜。歡。高。談。闊。論。還。知。道。他。是。一。個。韓。國。故。臣。就。疑。心。着。他。派。人。暗。暗。監。察。只。要。有。一。些。兒。破。綻。就。去。捉。他。張。良。那。時。也。有。些。知。道。了。從。此。就。着。晦。起。來。不。言。不。語。終。天。到。晚。總。是。坐。在。家。裏。有。的。偶。然。出。去。玩。玩。也。不。敢。多。和。人。家。交。接。聽。得。別。人。有。什。麼。談。論。他。總。是。遠。遠。的。跑。了。祇。暗。地。裏。留。心。着。講。

話的什麼人悄悄地。可以和他來往。官裏本來很疑心着他。時常要抓住他的破綻。後來瞧他很是平常也就淡了。去了。還加張良並不是魁梧奇偉的面如美玉。腰若楊柳。人家都以為是尋常的一個書生。就不去十分注意。因此張良雖逢到秦始皇的暴政。他却居然沒有碰着什麼不幸。但是張良表面上。雖是和從前大不相同。好叫人家不注意。心裏却更深一層的要報仇。時時刻刻留心着。祇要有一線機會。總是暗暗的去想法。最好能夠重興六國。就是一時不能辦到。也總要幹一番事業。使得秦國不能安妥穩穩的過去。後來又想到曹沫轟政荆軻的事情。又要想法去暗殺秦始皇。並且張良心裏忖道。秦國的強盛。雖是靠着秦穆公以來十幾代的基業。但沒有始皇。也未見得就能滅掉六國。統一天下。現在大家對着秦國。都抱着一個敢怒不敢言的心思。只要秦國內部有一些變動。那不消說得。天下必然大亂起來。我現在也不必什麼。只要想法把秦始皇打死。那秦國就可以亡掉了。就是未必能夠這樣。單單把秦始皇打死。也足了我心頭的一口氣憤。因就日夜想法。怎樣可以近秦始皇的身。怎樣可以

把他打死。想了許久時候。總是想不出什麼。況且張良身體很是羸弱。自己又不能幹這種事。兵器又被秦始皇收了去。就是有了人也沒用處。左思右想。竟是沒法。究竟後來張良是否如願。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盡散家財圖興故國

徧求豪士謀刺獨夫

自從張良想起了曹沫聶政荆軻的事情。就一心想把秦始皇打死。想了許久。仍是沒得辦法。張良本來家財很多。知道要打死秦始皇。一定要交往天下的豪傑。要去結交豪傑。一定先要散掉家財。並且要出去游歷。倘是死守在一塊地方。只認識得這幾個人。也是沒用。因把許多家產。盡行賣給別人。只剩了一個人。出門去廣求天下豪傑。先到齊梁。住了半年。雖認得了幾位。和他抱着同心的。但也是沒用。倒惹起了官裏的注意。日夜去監察他。張良知道不妙了。慌忙避去。再渡過長江。到楚國。那時天下有句歌謠。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張良知道楚國地方。定有些豪傑。可以和他幹這種事。那知住了許久。仍是沒有。張良那時焦急得不得了。一直沿江南下。到了下邳。認識了一個朋

友姓項名伯是楚國名將項燕的後人和良很是要好因此就住在項伯的家裏和他謀畫亡秦的法子還把自己的心事去告訴項伯託他幫忙那知項伯雖是楚將項燕後人却一些兒本事沒得住了半個多月張良很是失望再渡了黃河一直北上到燕趙地方張良知道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誠意去訪求定有些奇人碰到那知道又是一個大大的失望在燕趙一帶住了兩年多竟沒得一位奇人俠士碰到這時張良正氣極了心忖道偌大的一個天下難道竟一個好漢都招不到嗎從前六國強盛的時代信陵平原孟嘗春申那班貴族門下招集了無數的客人個個自以爲伊尹再世周公復生現在六國被秦滅亡了那班客人究竟到了那裏去沒事的時候爭來游說做官衣着金玉錦繡吃着膏粱珍饈現在國家亡掉要用着他們了他們反隱藏起來到底他們有些兒血性沒有還是天命所在不可勉強的嗎罷了他們儘管隱藏我一個人世世受着韓國的厚恩總是要想法替故國復仇的成不成由天命我人力總不可以不盡並且天下這樣的廣大難道果真一個人人才都沒有不成我踏徧天下總是要

求到一個同志的。想到這裏精神又不覺陡然一震。好似成功就在目前的樣子。因再暗暗訪察。這麼一來。又有半年。張良知道燕趙地方。又沒有什麼結果了。不如再回到齊梁去罷。重新折回來。到齊國。先到魯地。因想魯地是有名文物的地方。從前孔子的生長地。一定有些異人。游了半月。又碰到了一位。姓酈。名食。其本來是一個儒生。平常很誦法孔子。因為着秦始皇焚書坑儒。酈食其就閉門養晦起來。心裏抱着秦始皇無道。也有滅亡秦國的思想。當時碰見了張良。談起來很是志同道合。但碍着秦始皇的法律。兩人只淡淡的說了幾句。不敢多談。後來酈食其就留着張良住他家裏。到了夜半無人的時候。細細的暢談心事。酈食其是一位胸藏萬卷的士子。心思何等精細。見識何等遠大。就向着張良說道。足下的志願。固然很不差。但這是不容易做的。就是徵倖成功。也不過死掉一個秦始皇罷了。要想借此把他滅亡。正談何容易。我看秦國這樣的橫行無道。國運一定不能長久的。不出五十年。天下必定大亂。足下何不等着時機。重興故國。要幹這種必不可成的事情呢。張良道。足下明教。很是佩服。但我的愚

見。以。爲。與。其。等。着。時。機。還。是。早。些。兒。動。手。能。夠。成。功。那。是。再。好。不。過。的。事。了。就。是。不。成。也。可。以。吐。我。的。一。口。氣。也。可。以。叫。那。獨。夫。喪。些。兒。膽。知。道。六。國。雖。被。他。滅。亡。還。有。一。班。志。士。要。出。來。替。故。君。報。仇。這。就。是。區。區。的。愚。意。秦。國。的。氣。數。眼。看。是。不。會。長。久。的。但。使。天。下。人。個。個。抱。着。等。時。機。的。心。思。不。肯。去。首。先。發。難。那。麼。事。情。正。未。可。料。呢。酈。食。其。聽。得。知。道。張。良。報。仇。的。志。向。很。是。堅。固。只。好。聽。他。去。了。但。諄。囑。張。良。須。要。小。心。仔。細。不。要。寧。情。沒。有。成。功。倒。先。惹。出。禍。殃。來。張。良。道。理。會。得。因。再。別。了。酈。食。其。雲。游。各。地。不。論。到。什。麼。地。方。總。是。留。意。着。地。方。上。的。人。民。只。要。有。些。與。衆。不。同。的。地。方。就。去。和。他。結。交。明。訪。暗。察。又。差。不。多。勾。留。了。半。年。志。同。道。合。的。固。然。不。少。有。膽。氣。的。也。有。但。怎。樣。可。以。親。近。始。皇。並。那。裏。去。想。法。兵。器。終。是。一。籌。莫。展。有。一。天。張。良。在。家。裏。暗。暗。召。集。着。許。多。朋。友。斟。酌。這。回。事。張。良。道。秦。始。皇。安。居。宮。中。固。然。近。他。是。很。不。容。易。但。聽。得。他。不。久。要。來。到。此。地。封。泰。山。禪。梁。父。還。要。去。巡。游。東。海。那。時。比。較。上。容。易。些。了。打。他。的。人。也。不。怕。沒。有。就。是。我。身。體。雖。是。羸。弱。多。病。但。碰。到。這。種。時。候。也。還。可。奮。不。顧。身。的。幹。一。下。所。最。難。

的實在沒得兵器。那真簡直沒辦法了。正在低低的談論。忽然外面走進一個人來。厲聲問道。你們講些什麼。不怕斷頭嗎。衆人聽得却大吃一驚。究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逢俠客密室暗談心 散夥友海濱潛託足

張良一般人正在家裏低低的商酌刺殺秦始皇的事。驀地聽得背後有人大聲詰問。疑心已經被官裏知道。派人來捉拿。一時大驚失色。張良細瞧來的人身長一丈。相貌奇怪。知道一定不是官裏派出來的。就挺身上去。向那人說道。我們都是一班六國的遺臣。要想替故國報仇。滅亡秦國。打死始皇。現在趁着始皇快要到這裏來。就在此地商議辦法。秦始皇的暴虐。比了從前的桀紂。還要加出幾倍。天下的人民。個個願食他的肉。我們也是一份子。我瞧你的神氣。也是一位有志的壯士。你這來究爲何意。要是官裏派你來捉拿我們的。那便請你捉我去好了。但不必累及這輩子朋友。他們並不與聞。却是我一個人發動的。要是不然。你此來究抱着什麼意思。那人道。諸位志士放

心我並不是官裏差來捉你們的。我也是一個要打死秦始皇的人。但我的行徑和諸位志士不同。一人想到一人幹。不要去呼朋引類。反惹出許多煩惱的事來。古人道。築室道謀。三年不成。諸位這樣的空議論。恐怕今天議論到明年。還是不中用的。大丈夫應該想到就做。做得成。最妙就是做不成。也不過一身受禍。不要累着別人。我看諸位志士志向却是不差。但都是一般書生。那裏會成功這種事業。張良聽得大爲歎服。因問道。壯士姓甚名誰。可否賜教。那人道。我的真姓名。你也不必知道。我就住在這裏海邊。人都呼我蒼海公。你就這樣的稱我好了。我藏着這個志願。差不多已經五年了。我現在已都預備着。只等秦始皇來。就可結果他的性命。但我很不願意和人家辭酌。所以五年來從沒告知一個人。今天路過這裏。聽得你們低低講話。知道一定有別的事。所以特地闖進來。諸位不要見怪。張良因就把自己的身世志願和經過的情形。原原本本告知了蒼海公。蒼海公道。你的志願雖好。但却有些書生之見。諸位現在可以散了。等一回恐怕官裏就要來了。現在官裏對着這種事件。很是留心。只要些微

有些可疑。他就要抓到你頭上。諸位的行動。須要時時留心才好。張志士雖不認識我。我却常常留意着你。你雖是貌不驚人。狀如女子。但是你的行動。總不似個尋常人。所以我很留心。你現在碰到我。儘管放心好了。別的事。我却不敢効勞。枉死秦始皇。我自信還有這些能耐。我勸你今後不必再去招什麼人。議什麼事。快快跟着我去罷。張良聽得。慌忙向蒼海公跪下叩謝。蒼海公道。彼此同心。有什麼感謝。你快不要這樣的迂細。我是不耐煩的。大衆向張良說道。你去了以後。這裏的東西怎樣。張良笑道。我故鄉許多家產。還散盡了。還願到這些幹什麼。說着。站起來向着衆人說了一聲前途珍重。就跟着蒼海公去了。到了蒼海公那裏。問道。壯士剛說已預備齊全兵器。怎麼樣。蒼海公笑着。挽了張良的手。跑到裏面。把匣底下一塊石板攙起。見裏面藏着一個大鐵櫃。張良要想拿出來看看。俯身下去。那時用盡平生的力氣。也不好絲毫動得。蒼海公道。你不成功的了。讓我來罷。說着。俯身向下。輕輕的拿了出來。瞧他的神氣。一毫不覺得費力。蒼海公道。這鐵櫃重一百二十斤。從前秦始皇沒有收集兵器以前。我在梁

國得來的。後來就把他來練習。練了不到幾年。始皇就接家來搜取了。我因為要用着他。就把他藏在這工匠底下。但官吏知道我有這件東西的。不給他定不成功。我好容易想法子。先把這鐵錐在黑夜裏搬出去。埋伏在海旁一塊小灘上。再放火把傢伙燒毀。報告官裏。說已經失掉了。官裏起初不相信。到我家裏來搜了五次。連燒剩的灰都拿去檢驗。後來實在搜查不到。才算罷了。我那時還不敢拿回。直到去年。才悄悄的搬回。仍舊藏在這裏。說着。仍把他放了下去。蓋好了石板。張良見着。心裏很是喜歡。又向蒼海公道說。我幾乎失之交臂。我徧求了天下不少豪士。竟沒有碰到。那知就在目前。蒼海公道說。天下豪士正多。你我不知道罷了。我這次要是不闖進來。你們也不會知道。但我瞧你們一般人。大多是能言不能行的。只要看他們一點點的東西。都還有些捨不得。看得寶貝似的。要叫他們丟掉了性命。倒可做得麼。你還幸虧碰到了我。否則不知鬧到怎步田地。你以後快不要輕易去招尋同志了。張良聽得。越發敬服。在蒼海公那裏。住了有幾個月。蒼海公道。我聽得秦始皇快來了。這件事我自信一個人

能夠了的。你可以不必跟我去。但刺死獨夫以後。官裏一定要大索天下。我決不能再回來了。你也不能再住這裏了。你早些遠遠的避去罷。張良道。那有道理。究竟張良懷着什麼意思。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赫赫威儀修陳鹵簿

頻頻焦急錯過時機

張良聽得蒼海公叫他遠避。張良道。天下那有這種情理。我自己沒有本事。要來請教。你已經慚愧萬分了。到了危急的時候。還要先自遠遠的避去。我自己要報仇禍害。反推。到別人的身上。我還算是什麼人。我不能這樣。一定要和你死在一塊兒。蒼海公道。志士差。凡事總要一個值得。你跟我。有什麼用處。既然沒用好端端把一條性命。丟掉。又是什麼道理。難道你無端去送掉性命。我的性命就可以保全的嗎。我瞧你也不是一位沒用的人。後來還可以幹一番大事業。何犯去白白的送死。你快收了這個主意。我勸你還是早些避去嗎。張良那裏肯依。蒼海公說了三四五次。只是不允。也只好隨他去了。後來聽得秦始皇已經出了咸陽。到東海來了。蒼海公就預備着。伏在

一個要道。張良定要跟去。蒼海公又止住了幾次。總是止他不住。只好同去。隔了幾天。秦始皇來了。秦始皇的儀仗。真是盛極一時。先是一隊一隊的馬兵。掃清各路。所有經過的地方。不准有一個人站着。這些馬兵過去了。再有步兵。全付精裝。執着刀。一排一排的開路經過。總共差不多有三里路的接連着。步兵過後。再起着全付執事。陸陸續續的走過了。不知有多少。等他全付執事經過後。接連的許多文武官吏。或是騎着馬。或是步行。總共也有一千多。許多文官背後。還有幾萬個兵士。雄糾糾的執着刀。四個一排的陸續過去。隔了十多排。或是幾十排。夾着一輪車子。這麼過後。還有許多兵士。或是步行的。或是騎馬的。約有幾萬。然後擁着一乘黃色的車子。車子前面。有兩匹馬拖着。車子上還張着黃色的傘。四面站着兩個兵士。左右執着刀。防止發生意外的什麼事情。背後還有無數的官吏兵士簇擁着。張良和蒼海公遠遠的伏在一個高阜上。看他一陣一陣的前來。只是無從下手。他們和始皇帝走的地方。相去還有三里多路。實在沒有法子。可以跑近始皇的身。蒼海公那時已經急不可耐。搓着手要想冒險的

奔下去。張良止住道：你冒險下去。有什麼用。他到了東海。還有回來的。我們幾年來。已經耐着了。再耐幾個月罷。蒼海公道：這次不得近身。難道下次就容易近身嗎。張良道：你姑且不要性急。我也知道機會不可失。奈事既如此。有什麼法子。可想不如下次想法罷。好在他就要回來的。並且我們這次也不算冤枉。可以知道他出來的情形。我們從沒看見過皇帝出來的儀仗。我一向就憂慮到。現在我們看見了。也可以慢慢兒想一個下手的方法。蒼海公雖焦得很。但也沒得別法。只好眼巴巴的看他安然過去了。隔了半個多月。知道秦始皇回來了。張良和蒼海公商酌。蒼海公道：我已經預備着了。此地過去。有一個地方。名叫博浪沙。那處四面都是高岡。有五里多路長。山裏小洞很多。可以藏伏着。山上的樹木。又是很多。遮蔽着。可以隱身。始皇經過這裏。雖是有許多馬兵步兵清道開路。却不見得就去搜查。我還知道高岡上有一個小洞。有五里多路直通到陽武縣。我們打死了始皇。不能夠脫身。也沒得法子。拚着一死。如其有一綫生機。能夠逃走。就可打從這條小路跑掉。張良聽得大喜。忙和蒼海公去相度地勢。覺得

那裏兩面都是高阜。中間一條平路。高阜上都是樹木。一時很容易藏匿。中間小洞無數。有一個洞很是深闊。可以容納三個人。跑進去的時候。黑暗得很。用了火把。直走了五里多路。忽然又見到陽光了。再過去幾里。果真就是陽武縣。兩人大喜。張良道。這正天叫我們成功了。兩人在陽武縣住了幾天。聽得秦始皇來了。慌忙就預備着火把。帶着乾糧。從這洞裏進去。蒼海公就要出來。張良忙止住道。慢些。姑且等始皇到了。再行出去。現在出去。恐怕他先派着許多兵隊在高阜上搜查。蒼海公不依。定要出去。說道。上次機會。已經錯過了。這次再不可錯過。我們既拚着一死。還怕什麼。張良沒法。只得依他出來。蒼海公道。你既不能幫着我幹什麼。來此何爲。我看你還是不要出來了。好在火把也有。乾糧也有。你等我三天。三天不來。那是已經被害了。你趕快從原路回去。張良不允。一定要跟他出來。兩人跑出洞來。細細一瞧。秦始皇還沒有來。兩人就揀一個樹木最多的地方。悄悄的藏着。不到一天。遠遠聽得鼓樂的聲音。知道始皇來了。不多一回。前面開路的馬隊。已經飛奔過來。把四面望了一望。忽然分做兩行排開。張良

疑心他上來搜索。却又不是。只見他們分做左右一隊。一面朝着東。一面朝着西。背對背的。站立在路的兩旁。還把刀拔出鞘子。向着高崗。好似預備着高崗上有人殺下來的樣子。張良低低的向蒼海公道。他們這樣的密密布置。我們的計畫。恐怕又成畫餅了。蒼海公搖着手。叫他勿言。自身却提着鐵錐。向下面望着。究竟後來把始皇打到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蒼海公狙擊中副車 張子房兔脫走問道

蒼海公提着鐵錐。向着下面呆呆的望。聽得張良發急。忙搖手叫他不要開口。張良因就不敢作聲。眼看着馬兵站列兩旁。然後步兵呀。執事呀。紛紛的接續過去。走了好多一會。許多兵隊簇擁着一輪黃色車子。聲勢赫奕的過來。車上張着一頂黃羅寶傘。張良知道是秦始皇了。搓着手頓足道。兩旁馬兵這樣的防備。叫我們怎樣下手。這個機會。又眼巴巴的看他過去了。說又未了。只見蒼海公發瘋似的。提着鐵錐。狂叫一聲。直奔下去。馬兵猝不及防。見他下去。正要阻止。已經被他直衝過去。馬兵拿着刀來殺他。

被他把頭向下一鑽，殺了一個空。馬兵再回過來，想把他上下亂砍。不料他很靈巧，已直鑽到秦始皇的車前，猛向着坐在車子內一位頭戴冕旒的一擊。這鐵錐本有一百二十斤重，被他擊着，還有什麼命活？只見坐在車子裏的那位已經血肉橫飛，一命歸天了。一時許多兵士大起慌忙，趕緊上前把蒼海公拖住。蒼海公執着鐵錐，東西亂擊。想重回到高崗上，究竟寡不敵衆，上山又不下山容易，竟脫身不得。被兵士執住了。立時奪下鐵錐，把他捆起。又有許多兵紛紛的上山來搜查。張良見蒼海公把秦始皇一鐵錐打死，很是得意，以爲大仇報了，非常高興，不覺手舞足蹈起來。後來看見蒼海公脫身不了，被秦始皇的兵士執住，又不覺替他擔憂起來。正是發急，不料已被底下兵士瞧見。知道山上還潛伏着人，一定是刺死秦始皇的主謀了。慌得張良急急遠遠避忙，竄到洞裏也來不及點着火把，就在黑暗裏亂撞。聽得外面喊聲不絕，人馬雜沓，知道他們正在搜索，也不敢回頭。急忙忙的向前逃走。走了半天的光景，那就到了陽武縣了。張良還不敢公然出來，先側着耳朵一聽，外面絕無聲響，才放心的跑出洞來。

心裏想道。蒼海公雖不幸。被他們執着。但獨夫却被他打死了。也還值得。正在這樣的思想。忽然又聽得前面喊聲大震。遠遠望得有一隊人馬過來。張良想要躲避。無那一片平原。無可藏身。只得裝做沒事的样子。公然大踏步的走去。那知軍士瞧得他神色從容。且看他好似一個婦女。竟絕不疑心。放他過去了。張良那時不敢進城。只在城外一塊靜避地方躲着。只見那處的百姓紛紛的趕忙着關門。張良知道這一定和他有些關係。上前問道。時候還早。你們什麼這樣的趕忙關門。有一位說道。今天有人在博浪沙地方。暗刺始皇。誤中了副車。把一個侍衛打得腦漿直流。血肉模糊。兇手已經當場獲住。但主謀的却已被他逃走了。現在始皇下令。在此左近二十里內。挨家搜索。不許有一個閒人。官裏剛才出來吩咐。早些關門。聽候搜查。我們所以趕緊的關門。張良聽得。才知道始皇沒有打死。打中了一個侍衛。現在正要來搜索主謀的人。心裏忖道。始皇沒有打死。倒死了一個俠士。蒼海公正是得不償失。現在他過來搜索。我雖然從山洞裏逃了出來。奈此時地陌生。既無親戚。又沒朋友。叫我到那裏去藏着呢。要是打

秦始皇打死了。出了我這口氣。倒也值得。就死也不妨。現在大仇。又沒有報。叫我平白地。去送死。真有些不甘心。但天時已經不早了。官裏快要來搜查。叫我怎樣的辦法呢。張良躊躇了一回。想道。我還到原路去罷。就趕忙回到山洞裏。走不到半路。又想道。這去不妙。他們一定有人在那裏把守了。還是到別處去嗎。好在他搜查。不過二十里路。我趕快出了這二十里再講。就折回來。向着西南走。原來博浪沙在陽武縣的東南方。向西面走。一定是不要緊的。但張良心裏還發急。不敢打從大路上走。專揀冷僻的小路。一氣跑了三十多里。天已快要黑了。幸虧那時沒有人撞見。放着膽再趕緊向前的跑。又跑了不到十里。漸漸兒得見人烟了。那時張還不敢前去。又折向北面走。也不管時候的早晚。趁着月色星光。趕忙的跑。再跑了二十多里。身體覺得有些困乏了。兩只腿也發酸起來。沒得法子。只好就在路旁的樹林裏。暫時歇宿。心裏正是跳個不住。恐怕撞見着人。捉到官裏去。又想到家財散盡。俠客遇害。大仇竟沒有報。不覺又是一陣心酸。滴下淚來。低低的哭了一回。到了第二天。趕忙又跑。跑了不到十里。忽然前面來

了一個人。張良把他一瞧，知道這人並不是官裏的人，忙拱着手，問道：「請問老長，此地是什麼地方？」那人道：「你到那裏去？」張良那時正東西亂跑，只願避禍，並沒有什麼主意。聽得他問，一時竟答不出話來。後來一想，魯地的鄆食，其和我還要好，我就到他那裏去了。答道：「我想到魯國去。」那人道：「此地正是魯國的地方，前面不到三十里，有人烟的地方，就是魯國的城了。」那人說着去了。張良聽得大喜，忙再前進。究竟張良安然得到魯國，碰見鄆食，其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防刺客侍衛服冕旒 索凶人鄉民遭縲紲

張良聽得那人說後，心中不覺大喜。知道再向前去，就是魯地了。就努力的跑。果真不到三十里，就有人烟。張良是到過魯地的，但都從大路上走，從沒有走過間道。起初所以不知道。後來到了魯地，才恍然大悟。進城去拜訪鄆食，其告知他這回事。鄆食其道：「此地也不是你安身的地方。但一時還不打緊。你今後快不要出門。姑且等着機會。我再設法送你到南方去。」張良因此就借居在鄆食其處安身。這且慢表。且說蒼海公提

着鐵錐直奔到秦始皇車前。向着一位戴冕旒的擊下。打得腦漿直流。怎樣會不是始皇誤中副車呢。原來秦始皇自從遭着荊軻高漸離的暗殺後。心裏常常防着刺客。在宮中還不打緊。一到出門。知道護衛雖是嚴密。總有些不妥當的。他在侍衛裏揀選一個魁梧奇偉的。叫他穿着天子的服裝。坐着天子的車輪。假扮始皇似的。自己却夾雜在文武官吏中間。或是在前。或是在後。叫一般人。不甚注意。有時竟穿了兵士的軍服。夾在兵士裏面。人家去暗殺他。總是認定一輪黃色車子。不曉得他竟不在這裏。故意疑惑人的耳目。這正是張良和蒼海公所想不到。那一天秦始皇巡幸了東海。求了神仙。回過來到博浪沙地方。始皇知道這博浪沙兩面是高阜。中間一道大路。容易碰到刺客。格外的小心。依舊叫侍衛扮着天子的神氣。坐了輦轂。前呼後擁的護衛着他。走自己却和李斯趙高一班心腹大臣。夾雜在前面步行。手裏還捧着一頂傘。宛似侍衛的樣子。人家那裏猜得出來。果然張良和蒼海公中了他的計。專心去揀着秦始皇坐的一輪黃色車子去打。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只打死了一個無辜的侍衛。秦始皇在

供始皇道。不必了。我自的道理。可憐蒼海公。蓄志了五年多。竟沒有遂他的志願。徒然打死了。一個不相識的侍衛。送了一命。秦始皇殺了蒼海公。就把博浪沙一帶幾十里內的百姓。提到縣裏。命李斯嚴刑審問。他們都說沒有留過外來的客人。自己也不敢幹這種事。李斯那裏肯聽。就一個一個用起刑來。大家實在是冤枉。問了幾次。總是問不出來。李斯沒法。就去回奏始皇。始皇道。這地的百姓。或者不至於幹這回事。但謀刺朕的人。不是會飛的。來去總有蹤跡。他們總該有些知道。難道謀刺朕的人。生着羽翼。能當天來當天去的嗎。李斯道。臣也這麼的想。但此地幾千家。統統已經派兵士搜查。過並沒有形迹可疑的地方。各處高崗裏面。也都查過。只有一個山洞。一面通到博浪沙。一面通到陽武縣的城外。裏面藏着些火把。乾糧。謀刺的人。恐怕蓄志已久。一向藏在裏面外面的人。所以都不知道。臣料主使的人。肇了事。後一定已經逃出來了。何以這樣的搜索。竟半點影兒沒有。臣也着實疑心。始皇道。既然這樣。你還派兵士去搜查。所有一般百姓。無論怎樣。總是脫不了干係。你可以囑令陽武縣。令他統統收押起來。

等搜查到了主使的人。再去審問。李斯答應了聲。是再去挨家搜索。那知搜了多天。竟沒得什麼。李斯又去奏秦始皇道。臣已經徧搜過來。實在搜不出什麼。恐怕謀害陛下。只有執住的一個。未必再有什麼同謀主使的人。兵士瞧見高崗上的人影。或者是慌亂的時候。沒有認清。以訛傳訛。陛下出都已久。何不先行還宮。這事責成陽武縣令去辦理。秦始皇一想。倒也不差。就說道。主使的人。既然搜查不到。也罷了。明天朕准和你們回宮。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七回

嚴侍衛呂政返秦宮

避訪拿張良遊楚地

秦始皇聽了李斯的話。就下令明天起程回宮。囑令陽武縣令以後須再嚴行搜查。並吩咐開路的馬兵步兵。所經過的地方。須要仔細兩旁的形勢。不准有人窺探。要是達到險要地方。須要先搜查一過。以後倘再達到這等事。惟開路官是問。秦始皇自己。也越發小心。不敢怠慢。後來居然一路平安。回到咸陽。秦始皇本來還要想東游。因為提防着刺客。李斯又再四苦諫。所以也作罷了。博浪沙那裏許多百姓。無端的被秦始皇

捉了去。吩咐一天捉不到主使謀刺的凶犯。一天不准釋放。可憐幽禁在牢獄裏。挨苦不過大半死了。直到後來陳涉項羽劉邦起兵以後。才得釋放。這可不提。却說張良藏匿在魯地鄆食其家裏。一向不敢出門。又沒有書讀。心裏很是煩悶。後來聽得秦始皇安、然、車、駕、還、宮、心、裏、益、發、不、快。住了兩年。就和鄆食其商酌。要想出去。再報從前滅亡韓國的仇恨。鄆食其道。足下的志願。我正佩服。但報仇也不是單單一句話可能成功的。我看你還是到楚國去。一則可以避人耳目。再則楚地多豪傑。容易謀畫。我在這裏也不久了。你要去可以赶快去了。張良就更換了姓名。重到楚國。居住項伯家裏。暗裏訪求豪士。想再來殺死秦始皇。不單替韓國報仇。還可替蒼海公出口怨氣。無奈項伯不是個大有爲的人。張良幾次三番和他商議。他總是搖首不語。那時項伯有一位族兄。叫項梁。還有一位族姪。叫項羽。很有大志。有時到項伯家來。和張良見面。總是非常親近。談起話來。也很投機。張良知道這兩位後來定可幹些大事。就和他們交結。但他們倆不是常常過來。張良又恐怕被官裏知道。不敢多出門。因此就不能時常聚首。有

一天又碰到項梁和項羽到項伯家來。張良和項羽道：「你有這麼拔山扛鼎的勇氣，正可有爲。不比我是個文弱書生，一步不能出行。現在秦始皇正訪求一班勇猛的人士，你何不就出去呢？」項羽是一個粗心的人，顧得什麼忌諱，就大言道：「叫我去幹什麼？難道秦始皇肯把天下讓給我嗎？我們大丈夫應當謀自主的事業，怎樣肯低首下心去替人家做事？況且我們是世代楚將，正要想結合了豪傑去替楚國報這個仇恨，難道反去幫着他不成？」我的祖宗曾經被秦國殺害的，和秦國正是不共戴天，怎樣可以昧了良心去做他的臣子呢？」項羽正還要往下說去，項梁忙把他止住道：「不要多言，你要性命嗎？大丈夫能屈能伸，能剛能柔，須要相時而動，不要嘴裏胡講。」項羽聽得就不敢多言。張良也只好不作聲了。但張良聽得他們叔姪倆的話，益知道項梁和項羽却不是尋常的人物，和項伯差得遠了。益發要暗暗的結交他們兩人，並還從他們兩人身上去訪求別的豪傑。一時又認識了兩個人，一個叫季布，一個叫鍾離昧。兩人却是箇將。張良因為着博浪沙的事件，雖已隔着多年，案還沒有結束，不敢多和這兩人交接。

不過淡淡的和他們來往罷了。有一天季布來訪張良。談了一陣。張良就把話去挑動他。說道：我聽將軍的才學。不要講此地沒有。就是徧天下也招不到對手。從前的白起王翦。也不過這樣。目今天下正是用人的時候。國內雖沒有什麼。北方的匈奴。很是強硬。秦始皇現在派長子扶蘇。和猛將蒙恬。在北方大築長城。去防止匈奴攻打進來。將軍抱着很好的才學。智勇兼備。正可獨當一面。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怎麼反屈。屈一個衛將。處處聽着人家指揮。這正埋沒了英雄了。季布也是一個粗心人。懂得什麼。聽着張良的話。氣憤憤的把案一擊。厲聲說道：現在還講得到什麼才學。講了才學。我也不應該流落到這步田地了。我的祖上。本來也是楚將。要是楚國不亡。我這時何至屈做一個衛將。不幸楚國被秦始皇滅掉了。楚國的大將名臣。不是殺戮。定是放逐。正是地翻天覆。我本來也不願意出來做什麼官。實在沒得法子。只好暫時屈身。想起來正是可恨。張良道：你何不幹別的事呢。季布道：叫我去幹什麼事。我又沒有好好兒讀書。現在要讀書。也沒有書讀了。叫我去幹什麼。你正是一個書生。不懂什麼。說着。又憤

憤的說道。罷了。要是我碰到機會。一定要幹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出我的心頭氣憤。張良故意低低的向他搖手道。外面有人嗎。說話須要仔細。季布道。怕什麼。况且我是一位衙將。一班差役吏卒。都是聽着我的。難道怕他們來和我作對不成。張良聽得心裏暗暗喜歡。知道他也不是一個庸碌人物。雖是做衙將。心裏却並不向秦。後來如有機會。正是一個好帮手。但面上却並不露出什麼來。也不作聲。祇點點頭答應了一聲。是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八回 遊圯上拾履進老人 伏道旁探懷傳秘籍

季布說了一陣子。還是餘恨不絕。憤憤的把桌子擊了幾下。張良却絕不露出什麼神氣。只不絕的點頭。說了一回。季布去了。張良暗想。天下人只要有一半似項梁項羽季布這樣。那就好了。可惜天下都是項伯的這一類人物。正是可惜。張良又想到。我自不識人物。暗暗的出去訪求。總是有的。難道天下這樣的廣大。有志的只有這幾個人不成。自此以後。他就每天出去一回。好在人家不注意他。博浪沙的一案。也沒有知道他。

的面貌姓名。只要自己不露口風。也不怕什麼。心裏一放寬。就皇然的每天出門去了。有一天他信步跑出城外。走過一條圯橋上。見橋下的水。滔滔的向東流去。很是可玩。忽然跑來一位老人。身上穿着一件黃色的衣服。白鬚約有五尺多長。形貌很是古怪。把張良細細兒瞧了一瞧。把右腳向上。望空一踢。不料一不經心。右腳穿的一隻草履。滾入橋下去了。幸虧橋下。雖是有水。那隻草履恰巧落在水沙上。沒有跌到河心。還可以去取。張良正要發笑。這位老人怎麼這樣的玩。那老人忽然向着張良道。你替我跑下去取來。張良猝不及防。很覺可怪。但看他年紀已經老了。這事又不費什麼力。因就答應了一聲。跑到橋下。把他落下去的一隻草履拾起來。仔細一看。底下雖沒有濕。上面卻被水旁的爛泥沾污不少。但也不去管他。交給老人。老人發怒道。你既然拾了起。來給我。也該把那些污泥弄去。怎麼這樣的不懂規矩。張良心裏想道。你真老糊塗了。我好意替你跑下去取了。起來。你不知道感謝我。還要不知足。叫我替你洗去污泥。這正是擡舉不起的人了。想要罵他幾聲。忽然醒悟道。不妙。這老人和我素不相識。忽然

這。樣。的。來。羞。辱。我。還。厲。聲。正。色。的。罵。我。不。懂。規。矩。內。中。定。有。些。緣。故。況。且。這。老。人。形。貌。和。衆。不。同。或。者。是。一。位。有。道。之。士。故。意。來。試。我。的。心。我。不。要。失。之。交。臂。忙。恭。恭。敬。敬。的。向。着。老。人。道。小。子。年。輕。無。知。請。尊。長。不。要。生。氣。忙。再。跑。下。去。細。細。的。拿。河。水。把。草。履。上。的。污。泥。洗。刷。乾。淨。跑。起。來。雙。雙。捧。給。老。人。老。人。見。了。也。不。接。受。把。腳。慢。慢。的。伸。起。來。向。着。張。良。道。你。替。我。穿。上。張。良。又。必。恭。必。敬。的。跪。下。把。草。履。替。老。人。穿。在。腳。上。還。和。婉。着。聲。音。問。那。老。人。道。穿。得。舒。服。嗎。老。人。毫。不。現。出。什。麼。神。色。微。微。的。點。了。一。點。頭。飄。然。去。了。張。良。很。是。詫。異。心。忖。道。天。下。有。這。等。的。人。他。到。底。是。什。麼。用。意。倒。也。不。發。一。聲。憑。他。去。了。隔。了。一。回。張。良。正。要。想。走。開。忽。然。見。那。老。人。又。匆。匆。的。回。來。張。良。忙。迎。接。上。去。說。道。尊。長。有。什。麼。東。西。遺。忘。在。那。裏。嗎。原。來。張。良。是。一。個。聰。明。乖。巧。的。人。看。他。老。人。匆。匆。的。回。來。知。道。定。有。什。麼。事。情。所。以。先。迎。接。上。去。老。人。道。你。讀。過。書。嗎。張。良。道。從。前。秦。始。皇。沒。有。焚。燒。詩。書。以。前。曾。經。讀。過。的。現。在。却。沒。有。了。老。人。道。你。姓。名。叫。什。麼。張。良。不。敢。隱。瞞。告。知。那。老。人。道。小。子。姓。張。名。良。老。人。道。你。五。日。後。到。這。裏。來。在。這。橋。旁。的。大。樹。下。

守着。我。張良。聽得。大是。喜歡。忙。跪下。向。老人。稱謝。到了。第五日。張良。清早。就。跑。起來。穿。了。衣。洗了。臉。慌忙的。前去。那。知。跑到。那。裏。老人。却。已。先。坐。在。那。樹。底。下。了。張良。一。見。老。人。正。要。跪。下。去。那。老。人。怒。容。滿。面。的。指。着。張良。說。道。你。何。這。樣。的。不。懂。規。矩。和。老。人。約。期。可。這。樣。的。遲。到。嗎。你。後。五。天。再。來。見。我。說。着。拂。袖。去。了。張良。不。敢。作。聲。只。好。回。來。到。了。五。天。張良。不。等。天。亮。五。更。時。候。就。跑。起。來。洗。了。臉。急。急。的。跑。去。那。知。老。人。又。是。已。經。先。到。坐。在。樹。底。下。等。候。了。張良。知。道。這。次。又。遲。了。不。等。老。人。開。口。先。跪。下。告。罪。說。道。小。子。無。知。又。是。遲。了。還。望。尊。長。恕。罪。老。人。道。你。好。說。得。容。易。退。下。去。再。隔。五。天。來。見。我。你。和。老。人。家。見。面。可。容。你。這。樣。的。懶。惰。嗎。你。要。是。後。五。天。再。不。早。來。我。不。願。再。見。你。你。也。不。必。來。見。我。了。張良。沒。法。只。得。再。空。手。回。來。到。第。五。天。張良。不。敢。怠。慢。不。到。三。更。就。跑。起。來。匆。匆。的。跑。去。等。在。樹。下。不。到。五。更。月。光。底。下。遠。遠。瞧。見。老。人。來。了。慌。忙。跪。下。去。伏。在。地。上。迎。接。見。老。人。道。袍。竹。杖。皮。冠。黃。服。和。前。幾。次。更。是。英。氣。勃。勃。張良。說。道。小。子。已。等。候。在。此。了。老。人。道。這。才。是。道。理。張良。見。老。人。說。了。一。句。就。止。住。不。發。聲。了。忙。說。道。小。

子幼年少學。不懂什麼。還請尊長垂憐。重重的教誨。老人道：我看你骨格清奇。志向高大。可惜沒有好好的學問。我現在給你三卷密書。你携回去細細誦習。如果能夠精通。不出二十年。定可做到帝王之師。你現在幸虧碰到了我。還不枉負了你否。則是埋沒了你從前幹的幾件事。我都知道。你現在不必急急的再去做了。熟讀了這三卷密書。自可稱你的心願。匹夫之勇。老人不取你。快收起這條心罷。說着就探手懷中。取出書三卷。授給張良。張良慌舉起雙手去迎接。也不敢當着老人面前。翻開來看。急藏在衣袖裏。向老人謝了幾聲。又向老人道：尊長請留姓名。究竟老人告知他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勤讀素書意圖報國 預知王氣志切興邦

張良接着三卷書。就問老人姓名。老人道：你不必問我。十三年後。你成了大功。回過濟北谷城下。看見當道有一塊大大的黃石。就是我了。說着忽然老人把身一轉。不知去向了。張良很是詫異。心忖道：這到底是一個什麼人呢。說他不是人。他明明和我們一

標不見得有什麼作怪的地方。說他是人，他何以一轉身就無影無蹤了？況且秦始皇那年焚燒詩書的時候，曾經挨戶搜索，不准人民私藏什麼書籍。這三卷書，老人又從那裏去得來的呢？我問他姓名，他說住在濟北谷城下，就是一塊黃石。難道他就是黃石變成的嗎？還是不願意把真姓名告訴我聽，就隨便說的嗎？這正叫我摸不着頭路了。正在疑惑，忽然看見遠遠的有一般人跑來。張良想道：我袖裏藏着三卷書，不要被他們瞧見。這不是玩的。現在官裏正奉着始皇的旨意，不准人民藏着書籍犯着的就要斬首。我快些回去罷。不要露了什麼破綻。因就匆匆的回轉來。到了項伯家裏，恐怕他家裏有人看見，還不敢把老人授給他的書公然擺出來。只好暫時藏着面上，仍裝出沒事的样子。那時天也亮了。項伯的家人也都起身了。項伯來問他道：你今天什麼這樣的早起身？到了那裏去？現在官裏很緊急，你行動須要仔細。事情鬧出來，連我容留你的，也得着不是。張良道：沒有到那裏去。昨天晚上忽然睡不着，翻來覆去，很是難過。到了半夜，熬不住了，所以就跑了起來。又恐怕驚動你們，因就跑到外面去散了一

回心。並沒有什麼。項伯道。這倒罷了。但你身體很是羸弱。夜裏又忽然睡不着起來。不要是病了。今天吃了飯。我可以替你請個大夫來瞧瞧。張良忙止住道。承你費心。但我並不覺得身體上發生什麼。不要多事了。兩人談了一回。也就過了。到了晚上。張良趁着項伯家人却已睡覺。急忙開出篋來。把老人授給他的書取出。細細一瞧。面上題着兩個大字。叫素書。下面四個小字。寫着黃石公撰。張良見了黃石公三字。出神了一回。想道。這卷素書。不要就是他老人自己做的嗎。他早上和我說。就是濟北谷城下一塊黃石。現在他授我的書。又標明着黃石公。這麼瞧起來。那老人定是黃石變成的神仙了。這素書兩個字。我還沒有聽到過。我雖是讀書不多。但古人所做的書名。我却還都知道。這卷素書。却未曾聽過。一定黃石公就是老人。這三卷素書。就是他做的了。就急忙忙的翻開來暗讀。內分天文地理兵法三種。第一卷講的是天文。裏面又分着三種。第一種大略。熟了。可知知未來的風雨雲霧。第二種星象。熟了。可知知國家的妖祥休咎。第三種氣候。熟了。可知知一人的生死禍福。第二卷講的地理。天下的山川形

勢都記得詳詳細細。第三卷兵法專講些用兵治軍的方法。下面還附着古人姜子牙管仲鬼谷子等一班人的奇謀詭計。張良見了。正是喜出望外。一時幾乎要手舞足蹈起來。從此以後。張良就每夜暗誦習。用工了六年。居然三卷書都被他精通了。張良本來是一個有作爲的。但性情很是褊急。後來兩次謀刺秦始皇沒有成功。已經有些閱歷。知道天下事不是容易做的。比較從前散家財的時候。是有些不同了。等到熟讀了這三卷書。竟是性情大變。和從前宛像兩個人的樣子。那時秦始皇已經死了。張良知道秦國的命運快要完了。不出三年。天下一定大亂。但不知真命天子果在何處。張良那時心裏還望着韓國。要想把故國重興起來。一看星象。知道這計又不成了。韓國雖還有重新恢復的希望。但不過勉強支撐一兩年。到底是不行的了。又想項羽的神氣。很是軒昂磊落。一定可以橫行天下。秦國的命運。總是在他手裏的。但項羽性情粗鄙。舉止浮滑。又不似個天子樣兒。並且細瞧他的骨格。雖是可以南面稱王。號令天下。但是不得善終的。餘外一般人。更是不足道了。自此以後。他就留心着各種人物。

有一天他和項伯出去閑眺。忽然望得東南角上有一道紅光直衝到天。上張良大驚。心裏暗暗想道。這是紫微帝座下的祥光。紅光底下一定有什麼異人。這人正是後來的真命天子。怎樣我平素沒有留心着呢。又細細把發出紅光的地方按地理推測。知道離此不遠就在沛縣。張良又想道。我橫豎閑着沒事。此地和沛縣相去又沒什麼遠。我何不就去走一遭呢。如其碰到了。就可以幫着他去起兵。報我從前的仇恨。也不辜負了老人授給我三卷素書的好意。第二天就向着項伯道。我住在此時已經好久了。因着你怕我肇禍。不讓我出去。現在我打聽得有位朋友。在沛縣做衙將。我想去看他一次。多則一月。少則十天。我再回來。項伯搖首道。我看你不必去罷。究竟張良去到沛縣。遇見什麼異人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謀家室慇懃感盛意 慨身世嗟咽訴悲情

項伯聽張良和他說。要到沛縣去看一個朋友。慌忙擋住道。你不要去嗎。博浪沙的一案。現在雖是事隔十多年。官裏並不什麼注意了。但案子沒有結。你總是仔細些好。你

到沛縣去看那個朋友。也沒得什麼緊要的事情。你去幹什麼。還是安心着住在此地。你現在年紀已經大了。還沒有娶妻。我現下已經替你看到一個小姑娘。面貌也還不差。家世也和你彷彿。正可以配你。我本來想和你講的。因為着那方還沒有完全允許。所以沒有和你講起。你快收拾起野心。不要去胡思亂想了。張良道。承你好意。我很感激。但我是一個無室無家的人。還是負着大罪。避禍在這裏。那裏敢娶妻成家。不要講別人未必願意把好好的女兒嫁給我。就是他們不嫌棄我。我也不敢聞命。項伯道。你不要抱着這種迂見了。凡事有我。他們已經有允許的意思了。約我五天後給我回音。如其他們允許的。我也不管你允許不允許。我要替你定奪下去了。現在他們還沒有完全答應着。姓名地址。我也暫不宣布。到了五天後。再來和你講明。你無論怎樣。現在決不能走。就是要走。不須等過這五天後再放你去。張良還要想推辭。知道項伯的脾氣。是很固執的。一時一定爭他不過。況且這也是他的好意。我感謝他還來不及。怎樣倒可以去和他爭執呢。因就趁着勢說道。你既然這樣的好意。那麼我就等你五天罷。

這五天內。張良總出外去一次。細細向着沛縣地方望着。見一道紅光。從地上直透到雲裏。的確是天子的旺氣。夜裏再看星象。知道秦國不出兩年了。天下一定要大亂起來。真命天子的確是在沛縣。但此地也有些旺氣。或者就應在項羽身上。項羽體格奇偉。兩目重瞳。也可以幹一番大事業。可惜已有了真命天子。項羽總是要差一步。否則也未可限量。張良一面這樣的想。一面又想怎樣可以去見那真命天子。怎樣可以起兵。我讀了三卷素書。雖也懂得兵法。但手無寸鐵。究竟怎樣才可以着手。秦始皇雖已死了。他的法度。還不是和從前一樣。那裏去招到什麼兵器呢。想到這裏。心裏倒不覺躊躇起來了。一連想了幾天。總是想不出什麼法子。到了第六天。張良還沒起身。項伯與匆匆的來了。一見着張良。就拱手道。恭喜你。親事已經成功了。他們聽着我幾句話。居然一口答應。我替你約他今天正午文定。你有什么貴重的東西。好給我拿去做定禮。張良道。你知道我一定也允許的嗎。他們的姓名。我還沒有知道怎樣就叫。我拿出定禮來。項伯笑道。我倒忘却了。這正糊塗。說起他們。你也熟識。就是此地衙將鍾離昧。

的妹子。年紀十八歲。面貌和他的哥哥相似。你既認識他的哥哥。他的面目。你總可以意會得了。張良道。好是再好不過了。無如我這時無家無室。怎樣就好和人家定親呢。老實和你講。我在你這裏。也不是想長久的。我現在止想出門去。游歷各地。計畫我的大事業。我獨自一個人。何等快樂。有着妻子。反覺得不自在了。我從前什麼要散盡家產。到此却反來急急的娶妻嗎。請你還是替我去回復了他家。項伯道。話誠不差。我也知道。你另有大志。不是可以在這裏終身的。但這也是一件緊要的事情。你要是爲着無室無家。那麼我已經替你預備着。就在我這裏好了。你儘管放心。彼此都是好朋友。不必客氣。況且鍾離昧也很佩服你。容許你住在他家裏。你擔心則甚。要是你碰着什麼機會。要出去幹什麼事業。你一個人儘管出去好了。你家裏橫豎有着我和鍾離昧看顧。你還有什麼不放心。張良仔細一想。覺項伯的話。也很有理。因就答應了。但張良那時。家產已經散盡。沒得什麼東西。徧翻篋內。只有一個小銅鼎。還在那裏。因就取出來。交給了項伯。說了幾聲感謝的話。到了晚上。項伯又進來。報告他已經把親事定下。

這是另外一件事。我要是沒有你這樣的好朋友。我從博浪沙地方逃避出來。正不知怎樣的結局。我現在住在你家。已經快要十年半了。你待我和自己親兄弟一樣。從沒說着一句閒話。現在還替我成家娶妻。叫我怎樣不感激。我並不是兒女子態。實在是中心發出來的。你總也該知道。項伯見他越說越傷心了。慌忙的把他止住道。不要多講了。我們談別的事嗎。項伯就改了話頭。和他談了一陣子。後來隔着不到半年。張良就在項伯家裏。和鍾離氏結了婚。也沒有到沛縣去。鍾離氏雖是一個女子。却很有大志。從小也識得幾個字。讀過幾卷書。嫁了張良後。不到一月。就聽得陳涉起兵了。鍾離氏因就和張良說道。妾在閨中。常聽得哥哥談及你。說你年紀雖輕。却抱着非常的大志。胸中的才學。也是出人頭地。現在陳涉已經在蕪縣起兵。你既然抱着許多志願。還有很高的才學。什麼不出去幹一番大事呢。妾聽得你是韓國的人。祖上並還做過韓國的官。現在聽說陳涉起兵。要想重興從前的六國。韓國當然也在其內。你正可趁着這時勢。趕快出去。妾幼時也曾經讀過幾卷書。聽得孟軻有句話。雖有智慧。不如乘勢。

雖有磁基。不如待時。現在正是大丈夫有爲的時候。這時還不想出去。更待何時。你不要望着妾。附你的萬里前程。妾在這裏。一面有你的好友項伯照應。一面還有哥哥。你不必擔心。爲着妾就埋沒在家裏。你快些想法出去罷。張良道。我本要想出去了。因爲娶了你。還不到一個月。所以不便開口。你現在既然勸我。難道我是一個堂堂的男子。反不及你們這般女子嗎。但陳涉也不是個有作爲的人物。現在雖是揭竿興師。未見得就能夠成功。我曾經學習過星象氣候。天下最旺的地。却在沛縣。我就就近先到沛縣去。現在沛縣雖沒聽到有什麼動作。但動作起來。一定比陳涉高出百倍。不過你在家裏。須要仔細。我出去以後。如果能夠有些作爲。一定就來招你。如其出去了。三年五載。沒得什麼音信。我總是已經不幸了。你也去另想法子。但我自信這是決不會的。不過一層過慮罷了。鍾離氏道。你放心。儘管出去好了。我自有的道理。我雖是一個女子。不懂什麼。但秦國一定是亡的。決不會再能支持下去。天下百姓。那一個不咬牙切齒的怨恨秦國。從前秦始皇在日。大家不敢動。現在秦始皇死了。二世又是荒淫無

道。怎樣還能夠不失天下麼。陳涉的舉動怎樣。我是不知道。旺氣在沛縣不在我也。不懂。你既然懂得星象氣候。能夠預先知道那更好了。你明天就趕快去罷。但你的身體。很是羸弱。凡事總要先保重身體。我在家裏。准等着你好音就是了。張良聽得。很是快活。正在和他商酌怎樣的去法。忽然項伯急忙忙的跑進來。喚張良出去。低低的問張良說道。陳涉起兵。你知道嗎。現在不到幾天。此地附近的沛縣。聽說有一個劉邦。也興兵了。你從前和我說。沛縣有一個朋友。現在可惜你新娶親。否則你倒可去了。你的志向。很是高大。你的才學也好。這時出去。一定可以得志。現在正是紛亂的時候。後來不知誰是帝皇。誰是將相。你如果出去。帝王就是做不成。將相總是穩可到手的。你現在到底怎麼樣。你要是不願出去。我也不來勉強你。你要是有志做事業的。你的家室。有我照顧好了。你不必爲着一個女子。擔心。但你的夫人。和你結了婚。還不過二十天。未必就肯放你出去。我的意思。你如是真心願意出去的。你在新夫人前。不必提起。明天悄悄的去。就是了。等你出去以後。我再來告知他。他也沒得法想。並且鍾離昧。也是。

一位很有遠志的，一定不幫他的妹子來和我爲難。你以爲怎樣？張良笑道：「承你好意，我本來明天就要動身出去了。家裏正託你照顧，他剛才和我談起，正勸我出去。和你現在的話一樣。我正是喜歡得到這種賢妻。現在你又來勸我，正好極了。說着，就和項伯一同進去。和鍾離氏三個人密密的斟酌。項伯聽到張良的話，還有些疑心，以爲天下縱有賢婦人，決不會這樣的。跑進去，和鍾離氏見面後，先把張良平日的志向，和現在外面的情形，告知了鍾離氏，說了一大篇的話，然後再把勸張良出去的話，說了一回。鍾離氏道：「正是呀，我也這樣的想。剛才已經勸過他了。現在既然你也勸他出去，正是更好沒有了。他有着這些志向才學，到這時還不出去，正是埋沒可惜了。說着，忽然外面報道：「有一位遠客過來問信，要見張良。張良聽得，不知來的是誰，慌忙出去，究竟來的何人，見張良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來遠賓一燈談世局 進忠告萬里返家鄉

張良聽得有遠來客見訪，不知是誰，慌忙出去迎接。原來就是酈食其。兩人久未會面，

一見之下。大家都很喜欢。酈食其先問張良別去以後。五年來的行蹤。張良忙告訴了他。並喚項伯出來。和酈食其見了。張良道。我自從博浪沙逃出來。要是沒有你們兩位。我這時恐怕早已身首異處了。多承你們兩位救了我。今天才得安然活着在人世上。兩人謙遜了一回。張良又問酈食其來此的緣故。酈食其道。我本來和你說過。也要到楚國來。一向沒得機會。因就沒有出門。後來秦始皇死了。我就想出來。結會一般豪傑。出來推倒秦國。因又想到了你。但很是怕動。上個月聽得陳涉起兵。知道時機已到。所以決計出門。又知道你居住在這裏。雖隔着五年。不知道你又到了別處沒有。但想到了此地。這就別處去了。也可探聽。那知你還在這裏。一碰就碰到。這正好極了。張良道。你來得很巧。要是遲一天。到我就不在這裏了。也是我們的緣分。時已不早。張良就留他住下。用了晚飯。挑燈共話。酈食其問道。你想到什麼地方去。張良道。我聽得此地過去。有一個沛縣。也已經起兵了。我正和項伯斟酌。想明天起程到那裏去。酈食其道。那麼我們還算巧。要是明天到這裏。就不容易會面了。但你到那裏去。有沒有熟人。這也

是一件緊要的事情。現在雖是用人的時候。但你儻然沒得熟人去也無益。你的形狀又不似雄糾糾的。胸中有雖許多才學。別人那裏來理會得。凡事須要仔細。我瞧你還是慎重些爲妙。我並不是阻擋你。你須要明白。張良還沒有回答。項伯道。他不是說過那裏有一位朋友嗎。酈食其道。這不中用的。你的朋友。現在至少和你有十年多沒通消息了。他還在世不在世。你現在也不知道。就是在世。得意不得意。你也不知道。你既然完全不知道。去也沒得什麼好處。我來的時候。聽得陳涉已經招求六國的後人。重興六國了。你這時還是回到家鄉去嗎。你以爲怎樣。張良那時雖看了星象。知道韓國是決不會復興的了。真命天子的確在沛縣。但心裏却還有一個故國的思想。又不知道沛縣那位人肯用他。不用他。想了一回。說道。據你看起來。還是回到家鄉的好嗎。那麼。我就不妨聽你的話。先回到韓國。瞧着情形怎樣。再定我的去。就酈食其道。我勸你回韓國。也不是一定說什麼好。但比較了沛縣。總是好些。況且你平常存着一個重興韓國的心思。現在韓國既然有重興的機會了。你再不回去。也未免辜負了二十多。

年的志願。項伯道：沛縣果真有朋友去也不妨。但不知道現在情形怎樣。你平素既然抱着一個恢復故國的心思。散了偌大家財。去謀刺秦始皇。替故國報仇。這次故國既然要重興起來。依理當回去。况且你祖上五世相韓。一般人物。不是親戚。總是故舊。你這去正可得志。你還是聽着他的話嗎。張良道：我本來也有這個意思。但沛縣地方。和此地相近。沛縣的人物。也比較的好。我所以想先到沛縣去。現在你們兩位既然這樣的講。都勸我回到故國。我就回去好了。又問酈生道：你現在想到那裏去。和我同去好嗎。酈食其道。同去也不妨。但我有位朋友。在高陽縣。招我前去。我想先去一回。高陽縣是一個緊要的地方。在那處起事。一定可以得勢。我的朋友。雖是在那裏做着縣令。但心裏却也很懷恨秦國。我想去說他起事。一定可以成功。又說道：我到了高陽。如果能夠得志。我總來招你。你的才學。要比我高出百倍。我招了你出來。在你固然可以得志。在我也可以靠着你得發了。張良謙遜道：那有這話。你見識學問。都比我高。就似上次我要刺殺秦始皇。你屢次勸我。我沒有聽着。你到。底應了你的話。秦始皇沒有刺死。白

選了一個俠士蒼海公。我也險乎沒得活命。現在要到沛縣。你又擋住我。勸我先回到韓國。這不是你的見識學問。都比我高嗎。怎樣倒說我比你高呢。酈食其道。這却不然。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現在這些。我們都不必去談他。總之。我們二人如果有一個人得志。就去招一個不得志的人來。在一塊兒辦事。你瞧好嗎。張良道。那好極了。後來酈食其在高陽見着劉邦後。知道張良在韓國不甚得志。就向劉邦薦了張良。言聽計從。請他做軍師。封他爲侯。張良也到底幫着劉邦取了秦。滅了項羽。成功漢朝四百年。的天下。這位酈生。正是張良第一個知己了。項伯雖是也幫着張良不少的忙。後來鴻門會上。又爲着張良。反去暗暗的幫助劉邦。勸項羽不要殺他。但比了酈食其。總有些不如了。這都是後來的事。且慢提及。我且先講張良的出門回國罷。張良和酈食其項伯商議一回後。就不到沛縣。先回韓國。去見韓王。究竟見着韓王後。得志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投故主努力冀興韓 見新君盡心求覆楚

張良聽着酈食其勸他的話。一想倒也不差。就打消了到沛縣的念頭。辭了項伯。一逕回到韓國來。他還把鍾離氏託給了項伯及鍾離昧。鍾離昧聽得張良要回去。重興故國。也很喜歡。並不阻止。說道：你這次回去。我祝你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我在這裏靜聽你的好音。你的家小。就是我的妹子。有我照顧着。還有項伯照應。你放心好了。又悄悄的和張良說道：此地也有些不穩了。我聽說項梁季布一班人。已經預備着。不出一個月。此地也不是秦國的地方了。但你放心。你的家小。總可安安穩穩的過去。你千萬不必爲着他擔心。張良很是感謝。又囑咐鍾離氏事事小心。說着項伯和鍾離昧的話。就是碰到亂事。也不必驚恐。我此翻回去。不到一年。定有消息給你。鍾離氏心裏雖不見得有什麼快活。但却並不阻擋。聽憑着張良去了。張良離了項伯後。就卽回到韓國。那時韓國也已經起兵了。韓王的子孫。已經被衆人擁戴着。在那裏依舊稱王。但規模很小。兵糧又多不足。張良到了。去見韓王。韓王大喜。就請他做軍師。但韓王不是個有爲的人物。手下一般文武官吏。又沒有一個有才學的。雖是立了國。却一些兒沒有朝氣。

張良的話。有時還肯聽。有時竟說他書生之見。全不理會。張良雖是想努力把韓國重興。但知道他氣數已盡。沒有法想了。不過爲着祖上五世相韓的緣故。還是不忍就去。那時恰巧劉邦領着兵。到了高陽。見着酈食其。酈食其就把張良薦給劉邦。用計派人到韓國。請了張良去。韓王也要求劉邦幫忙。向他借兵。就差張良去見劉邦。並還叫他去見項羽。張良先到劉邦那裏。見劉邦隆準龍顏。豁達大度。知道這正是真命天子了。後來一定可以掃滅各國。做一個天下之主。心裏非常得意。劉邦見了張良。看他形狀。雖不是什麼魁梧。却語言清朗。才智百出。知道這正是天下第一等人。有了他。不怕什麼項羽了。張良住在劉邦那裏幾個月。那時候項羽已經打破了秦國。猛將章邯。殺入秦關。劉邦也得了咸陽。降了子嬰。忽然韓王差人來召回張良。叫他去見項羽。張良就告辭了劉邦。去見項羽。他們本來是熟識的。一見了面。項羽就要留着他幫忙。張良知道項羽目前雖是兵精糧足。天下無敵。但到底不是一個有作爲的。久後一定站不住。要被劉邦滅亡。因就借着韓王的話。辭了項羽。那時項伯也在軍中。來和張良相見。報

告他家室平安。鍾離氏當張良在家的時候。已經有了身孕。生下一子。母子倆很是平安。張良也報告他別後的景况。又說道。我看你們項羽。不像個天子神氣。沛公劉邦。豁達大度。智勇兼備。後來一定可以成就大事業。我現在雖要回到韓國去。但久後必定出來。幫着沛公掃平天下。你要是相信我的。請你留着我。我和沛公後來決不辜負你的。項伯道。知道了。我總留着你就是了。張良辭了項伯。再到沛公那裏。住了約有半年。再回韓國。那時秦國已經滅亡。項羽自稱西楚霸王。大封六國。韓王當也在內。但不久項羽又把韓王殺死。滅了韓國。張良大哭一場。說道。我吃盡千辛萬苦。爲着何來。那知現在竟弄到這樣。韓國非但沒有重興。反把韓國的子孫都殺了。這雖是韓國的氣數。一蹶不能再振。但也何至如此罷了。我且不想別的。只有一心一意去扶助着沛公。也把項羽滅亡才吐我這口怨氣。我待韓國也可算得至矣盡矣。三十年來。那有一天忘却了故國。現在既然天命不教他再興。我也沒有法子和天命去抗。只好順着天命去做就是了。項羽今天殺戮韓王。不到十年。我總看得見他。就死在我的手裏。雖不能

重興韓國。成就我的志願。也總算替韓國報了仇恨。哭着一場。就投到沛公那裏。又過了幾時。項羽知道張良扶助沛公。這件事很有利害關係。就差項伯來招張良。張良道。我和沛公至交。他已經招過我幾次。我因為韓國還在。所以住了不多幾時就回來的。現在韓國亡掉了。我當然再到他那裏去。求他替我報仇。請你謝聲。項羽後會有期。又向項伯說道。項羽殘暴不仁。殺子嬰。抗秦兵。弑義帝。滅六國。已惹起天下的怨恨。沛公是一個仁厚長者。才智又在項羽之上。到後項羽一定支撐不住。要被他的滅亡。我從前已經和你私下說過。鴻門會上。你又很幫着沛公。沛公至今感激得你不了。你何不早些見機。跟着我一同去見沛公。後來共享富貴呢。項伯道。我和項羽。雖是同族。但歷史却很是平常。老實講起來。還遠不及我和你的要好。你既然勸我去投沛公。我也未嘗不可以。單怕別人說起來。我和他總是同族。此時似還不便。姑且再等着幾年罷。張良道。這也好的。但後來無論怎樣。我總決不忘掉你。說着。兩人就分手去了。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滅楚亡秦江山歸漢 急流勇退明哲全身

張良離了韓國。就來見沛公。那時沛公已封漢王。借着項羽弑義帝的一回事。與兵討伐項羽。聽見韓國被項羽滅亡。正要差人去招張良。那張良已經來見漢王大喜。和張良日夜謀畫滅亡項羽的計策。張良也一心佐着漢王。出種種奇計。定三秦。封韓信。招季布。滅項羽。又寫了項伯。報答從前的恩惠。實踐他的話。這些轟轟烈烈的事業。有史記前漢書。詳詳細細的敘述。還有一部西漢演義。記載秦楚漢興亡的事績。也很詳細明白。做書的不必再來替他重述。所以也不提了。好在看官們看到我這本張良演義。一定總先看過史記前漢書和西漢演義。對着這些事績。都已知道。我再來敘述。未免討厭。並且這些事績。要記起來。不要講這一冊薄薄的小本子。不容易記。就是再加上幾本。也不成功。所以我不來敘述了。請看官們原諒。却說張良自從佐着漢王。滅了項羽。接了帝位以後。見漢帝對着一般功臣。都有些疑忌。日夜提防着他們反亂。要想把他們一網打盡。張良暗想道。古人說得好。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我現在還不

見機而作急流勇退我的性命正是難保我雖是沒有帶着兵打過仗但一切計畫都是我出的主意漢帝那有不來疑我的道理從前大夫文種幫了越王勾踐吃着二十年的苦到後來還是一死不及范蠡的乖巧了我還是趁着他不疑心的時候去了因就入朝向漢帝奏道臣自幼曾得異人傳授教臣一種長生不死的方法並囑咐臣道十三年後你快些就來臣跟着陛下到現在已經十三年快了臣想辭去人間的富貴榮華去深山學道跟着古人赤松子遊了帝道卿幫着朕蕩平了天下滅亡了項羽朕正要和卿共享富貴怎樣現在倒要丟朕去呢張良道陛下智勇過人所以能夠統一天下並不是臣的力量並且臣曾經奉侍過韓王也曾見過項羽臣所說的話他們都是不聽一見着陛下就言聽計從這正是陛下的聖明決不是臣的功績臣已看破一切覺得人生天地間正如白駒過隙儘你多少富貴只須一轉瞬都變作曇花泡影了臣看得世上功名都似浮雲的樣子臣已決計隱入深山靜心修道不願再居人世了況且陛下是知道的臣身體羸弱血氣日虧平素跟着陛下征伐也時常害病本想

早早就去歸隱。訪求長生的方法。實在天下還沒有定。十三年的期間。還沒有到。所以不敢輕易開口。現在賴陛下的威武。已經平定天下。那十三年的期間。剛巧到了。倘再戀慕着富貴功名。不但辜負了傳述法術的異人。也覺辜負着陛下了。臣意已決。請陛下勿再挽留。從此張良就稱着疾病。閉門居家。漢帝又幾次差人去見張良。探他意思。張良道。臣並沒有什麼意思。實在覺得人生在世。真是空虛。我的身體。又是多愁多病。現在要是不趕緊閉門修養。學道求仙。不到五年。恐怕已經不能再和你們一般朋友聚首了。所以趕快着舍棄了人世一切。專心修道。從前天下未定。我雖抱着這層志願。還不敢說出。現在天下已經沒事了。還要苦苦留我做甚。請你轉奏陛下。放我回到鄉里。這真是好意了。那人聽得。就去回奏漢帝。漢帝知道張良確是有心修道。並沒什麼。因就准許他一月入朝一次。還揀擇咸陽城外一塊很冷僻的地方。叫他居住着。張良又向漢帝說道。陛下待臣這樣。正是天地父母之恩了。陛下從前大封功臣。曾要賜臣王爵。臣因爲素沒功績。並且那時就想入山求道。所以再四的辭謝。陛下還過意不去。

封臣留侯。現在臣已經決計入山去了。請陛下收回恩命。另外去封給功臣。不要再留這虛名了。漢帝道。卿不必推辭。卿現在自己雖是謝絕人世。一心去求長生。但卿子辟疆年紀已大。正可接着卿做下去。你不要煩心就是了。朕放卿回去。沒有共享富貴。心裏已經很過不去。怎樣還可以奪卿的封地呢。卿自己儘管不問。卿子辟疆。朕還是留着要用。你可不必多說了。張良道。陛下不要以爲蕩平天下。是臣和許多將相的功力。實在完全不是這回事。陛下的將相。除却蕭何曹參樊噲兩三個人外。誰沒有做過項羽或別人的官。什麼幫着他們。就要失敗。助着陛下。就會成功。這可見陛下的得天下。全是天授。非關人力。現在天下已平。陛下正可和一般儒生。講論治國的道理。臣等一般人。正可以各各歸去了。陛下苦苦留着不放。還有什麼用處。臣子辟疆。年紀固然很輕。又沒有什麼才學。陛下留着他何用。陛下現在放臣歸去。已經是聖恩高厚。臣感激得不得了。不必再留着臣子辟疆了。或者有幸負聖恩的地方。反叫臣不得安心。漢帝道。朕自有道理。究竟漢帝懷着什麼意思。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殺元勳。淒涼懷往事。

訓後嗣。歎息說衷情。

原來漢帝能知道張良並沒什麼異心。但別人或者去游說他。我留着他兒子在朝。他總有些顧忌。還可以借着這樣表示我待功臣的好意。張良何等乖巧。那有不知道漢帝的心思。因說道。陛下這樣的高恩厚德。臣也不敢再多講了。臣以後當一心修仙學道。不吃五穀。靜養身體。陛下如沒得緊要的事。請不必再招臣入朝。臣決不敢出一步門。見一個客。就。臣子辟疆。平時也不許他來。打攪臣的心思。並還要請陛下。囑咐一般文武官吏。不要到臣那裏。混亂臣一心訪道的志向。漢帝道。卿此番去後。難道不再出門和人見面嗎。張良道。臣不但不願意再出門。就是別人來訪。也不願意見了。漢帝笑道。卿果真如此。朕也無事不敢來煩卿。打攪卿的靜修了。從此漢帝對着張良。疑忌頓消。確知道他決意去求仙訪道了。但那時一般功臣。誰能看出這層。靠着些功績。驕橫得非常。漢帝也越發疑忌。就借着別的事。故把一般功臣。殺戮得幾乎半個不留。最強的算是韓信。漢帝削了他王爵。改封了淮陰侯。心裏還是不放心。呂后知着帝的意思。

遂借着一件事。召韓信入宮。韓信奉着旨意。不敢怠慢。慌忙進去。跑到宮裏。還沒有見着呂后。已經把他殺死了。張良在家聽得。越發不安。暗暗垂淚道。從前我們一班人。出了無數的力。吃了無數的苦。到後來天下平定了。富貴沒有享到。倒受着這種的慘禍。他們一般人。固然自己太不韜晦。但漢帝也未免太狠心了。韓信削了王爵。沒得什麼動作。現在呂后召他進來。他又不敢怠慢。見得他並沒有什麼反抗的心思。何必定要把他殺死。才算放心。我要是不早些見機。這時恐怕也做了第二個韓信了。說着。不覺替韓信等一般被殺的功臣。傷心起來。汨汨的滴下淚來。但又不敢說什麼。只得裝做沒有知道的樣子。有一天。張辟疆來看張良。張良道。你在朝做官。須要盡心爲國。忠着漢家。千萬不要生什麼別的心思。我幫着漢帝。打平了天下。這時還不敢稍微有一些兒異心。你須要仔細着。處處小心謹慎。應該做的就去做。不是你祿分內的。可以不做。的。千萬不要去獻功。你現在所以能夠安安穩穩的在朝廷上做官。並不是你的本事。好實在。還是靠着我的。一些功績。你須要知道。並還要細細兒想。爲父的抱着許多才

學。幹着許多事業。現在還是躲避着。杜門不出。不要講到你了。別人要是和你談起我來。千萬不要侈陳什麼功績。這是我。最要緊。囑咐你的。你千萬不要忘掉我的話。張辟疆道。做兒子的知道了。但阿父這時正可享些富貴榮華。何必這樣的刻苦。求仙學道。固然是一種很好的事。但究竟是虛無飄渺的事情。阿父何苦舍棄了目前的功名利達。去求那些靠不住的事情呢。張良歎了一口氣道。你知道些什麼。你難道沒看見韓信的事嗎。我本來是身體虛弱的。也不願意多用什麼心思。但就是身體不虛弱。也有些兒害怕。功高了。身危。位高了。人忌。一面惹得人主疑心。一面還引起了人家的妬忌。到了那時。就是要想舍去富貴利達也恐怕不容易了。你看我現在似乎很苦。其實我天天笑傲風月。優遊山水。心裏不憂不懼。比了朝廷上一般官吏。正要好得十倍百倍。你懂得什麼。你別羨慕一般王侯將相。他們正是在那裏羨慕我。要想學着我。你須要知道。我的修仙學道。並不是真愛慕着什麼長生不死。實在做官已經做得怕了。沒有法子。只好借着求仙來隱居在這裏。我何嘗是希望着千年不死呢。你須要知道我的

苦心。我現在除却你是我自己的兒子外。什麼人都不願意把真心講給他聽。你知道儘管知道。却不必告知別人。萬一這層意思。被皇帝知道了。我和你的性命。正是難保。我本來也。不願意講給你聽。實在恐怕你不知道。我的苦心。胡亂去做事。所以不能不和你講明。你須要時時牢記在心裏。處處謹慎。小心謙虛和氣。我才可放心。否則不要講你一身難保。恐怕還要連累到我呢。張辟疆聽得。才恍然大悟。忙跪下向張良磕頭道。阿父這樣的苦心。不單是明哲保身。還叫得兒輩安享榮華。真是兒輩的大幸了。兒輩不孝。既不能夠使得阿父安安穩穩的享福。還處處要阿父提心弔膽。聖念着兒輩。叫做兒子的心裏。怎樣過得去呢。自此以後。兒子當遵着阿父教訓。決不敢胡爲亂作。害得你老人家憂愁。請阿父放心好了。張良道。那麼你才可以保全了。正自說着。忽然奉着呂后懿旨。宣召張良入宮。說有要事。要和張良斟酌。張良聽得。不覺吃了一大驚嚇。究竟呂后召張良入宮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獻奇謀皇太子定位
憶舊事黃石公受封

張良正在家裏和兒子張辟疆談論。忽然聽得呂后宣召。不知有什麼事故。心裏不覺大驚。就和辟疆說。呂后召我。不知爲着什麼事。你先替我進去探聽一回。我明天再入宮好了。我自信現在這樣的韜晦。也決不會再惹起人主的什麼疑忌。但事有不測。你替我先進去一回。如果有不測的事情。你快來報告我。我自自有道理。張辟疆慌忙去了。見着呂后。說道。臣父今天不幸。恰巧有些兒病。不能遵旨入宮。先差臣入宮來。向后請旨。臣父明天當遵旨進宮。決不敢怠慢。呂后道。我知道他的意思了。他恐怕我害他嗎。老實向你說。你父這樣的隱藏。連人面都不願意見。我還疑心他什麼。我這次召他進來。另有我的要緊事情。要和他商量辦法。你快回去見你老父。叫他不必害怕。張辟疆聽得。不敢多說。只好答應了。幾聲是。趕忙出來。去見張良。把呂后說的話。一一告知了。張良想了一回。向辟疆道。我已猜得了。現在聽得皇帝很寵愛戚夫人。要立小兒子如意做太子。呂后這次召我。一定爲着這事。但我這時很不願再向皇帝去說。就是爲着太子。去和皇帝力爭。也是沒中用的。從前皇帝要用着我。所以言聽計從。現在用不着。

我。了。還。來。聽。我。的。什。麼。况。且。這。是。家。人。父。子。的。事。我。們。外。臣。多。不。便。講。話。皇。帝。對。着。從。前。的。一。般。功。臣。差。不。多。已。殺。盡。了。我。這。樣。的。小。心。仔。細。他。還。放。心。不。過。要。是。我。再。去。和。他。爭。論。太。子。那。真。是。送。死。了。但。呂。后。也。不。是。容。易。得。罪。的。他。既。然。招。到。我。我。就。不。能。不。替。他。想。出。一。個。法。子。否。則。我。的。性。命。還。是。難。保。我。從。此。以。後。決。計。避。入。深。山。不。願。再。居。這。咸。陽。了。張。辟。疆。道。那。麼。阿。父。明。天。見。着。太。后。預。備。怎。樣。呢。張。良。又。躊。躇。了。一。回。說。道。法。子。是。有。了。我。明。天。也。不。願。意。進。去。我。現。在。有。一。個。密。計。你。可。拿。進。去。送。給。呂。后。你。也。不。必。多。說。什。麼。瞧。他。怎。樣。好。了。說。着。後。拿。起。筆。來。在。一。塊。竹。簡。上。寫。了。十。幾。行。交。給。張。辟。疆。囑。他。悄。悄。的。去。見。呂。后。張。辟。疆。也。不。敢。看。張。良。寫。的。什。麼。話。忙。趕。進。宮。去。見。着。呂。后。說。道。臣。父。病。得。很。利。害。明。天。恐。怕。還。不。能。夠。出。門。囑。臣。再。進。宮。來。面。奏。臣。父。還。寫。着。十。多。行。奏。章。在。此。交。臣。代。呈。說。着。就。在。衣。袖。裏。取。出。來。雙。手。捧。交。呂。后。呂。后。看。了。徹。徹。的。笑。道。你。父。到。底。是。個。足。智。多。謀。的。人。就。猜。到。我。的。心。事。還。替。我。想。出。妙。計。你。回。去。見。他。說。我。已。經。明。白。了。他。明。天。也。不。必。再。入。宮。來。我。母。子。如。果。一。旦。如。願。決。不。辜。負。他的。

張辟疆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因含糊道：「臣父子久蒙皇帝和后的恩德，在理應當這樣。」呂后道：「此地耳目衆多，你不要多講，快出去罷。」原來張良寫的十幾行，就是四皓的事。後來呂后用了他的計畫，果真太子沒有廢掉。這事在史記等書上也都記載。大家總也知道做書的想不再來重述了。張辟疆出得宮門，再去回報張良。把呂后的話說了一遍。張良道：「這事和漢室很有關係，但我願着自己也願不得什麼了。好在朝廷上還有一般人，後來一定能夠轉危爲安的。我可以不去管了。」隔着幾天，張良就囑張辟疆代奏了一本。說臣父因居住咸陽不便，要入深山去了。請陛下哀憐着他的意思，放他回去。漢帝那時也知道張良決不會有什麼了。准允許他回去。張良得旨，很是得意。就囑咐張辟疆勤慎做事，謙和待人。自己去揀擇名山大川游歷了。有一天行到濟南，猛想着從前圯上老人的話，忙到谷城下。果然看見有一塊大黃石，和衆不同。張良知道這就是從前的圯上老人了。忙跪下向着黃石禱告了一番。又拿出一匹紅錦，把石封住。上面題了七個大字。上仙黃石公在此。下面又寫了張良謹封四個字。從此真正一

心求仙。不知去向。濟南的官吏知道了。慌去報告皇帝。皇帝道。張良真有求仙的志向了。就下令在黃石旁替張良建造了一間房屋。立了黃石公一個神位。下面還附着張良。囑令地方官吏。四時享祭。不得怠慢。對着張良。益發不疑心有什麼。就對着張辟疆。也非常敬重。當時漢高帝許多功臣中。除却這位張良。差不多都沒有全始全終。就是最心腹的蕭何。也入了一次牢獄。後來還聽着許多謀士的計策。才能夠保全。否則也要和韓信一班人。做一個刀下之鬼呢。張良帮着高帝。建了許多功業。打平了天下。結果竟得安安穩穩的退居林下。享着風雲月露的清福。身榮名泰。正是不可多得。苟其智識。稍微有些不足。不能夠見機而作。急流勇退。那裏能夠這樣。所以至今隔着二千多年。說起古時代的軍師來。三代以下。就要算張良第一位了。做書的做到這裏也。覺得佩服得不得了。看官們想也有這層意思嗎。

張子房演義 第十六回



師之六軍
三諸葛亮演義

第一回 扶危局少微星下凡 現祥光諸葛亮出世

「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這兩句話，不是人人明白麼？當那東漢末季，天下紛紛大亂，什麼宦官啦，黃巾啦，鬧得一個不了。後來好不容易把宦官殺戮，黃巾打平，天下還是不得太平。董卓啦，袁紹，袁術，公孫瓚啦，各自割據着一塊地方，爭奪不休。大家以為漢朝也是命運該絕了。那知皇劉氏不絕，還有幾十年的命運，才出了一個劉備。但是劉備雖是一個英雄，却沒有什麼經邦治國的大才，必須有人幫助了他，才可成功。試看古來幾多英雄豪傑，成功大事業的，總不是他自己的本事，一定靠着幾位軍師。劉備也自然逃不掉這個定理。那時做劉備軍師的是誰呢？原來是一位大名鼎鼎的諸葛亮。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從小就有大志，並且看着天下擾亂，知道單靠些文字是不行的，就去研究各種兵書。從前姜子牙曾有一部書，叫陰符，專講些用兵的法

子什麼天文啦。地理啦。應有盡有。諸葛亮很是用心。原來諸葛亮是天上的一位星宿。就是太微星旁的一個少微星。這星曾下界三次。第一次在夏桀時代。投下來助了商湯。開創殷朝六百年的天下。叫做伊尹。第二次在東周時代。投下在魯國。因為着不得其時。就沒有出來幹什麼大事。並且那時上天的太微星也在下界。他就跟着太微星行走。僅僅做了幾年季氏的家宰。然也轟動一時。打敗強大的齊國。富裕季氏的府庫。叫做冉求。東周以後。他就常居天上。經着一千多年。沒有下界。一天忽然玉帝宣召。向他說道。你好久沒有下去了。現在天下亂得不得了。漢朝的命運。雖該快絕。但還有幾十年偏安的局面。你可下去。走一遭。替漢室撐持一下。子少微星還竭力推辭。玉帝道。運數應該如此。你不必推辭。並也推辭不了。你下去以後。我還派幾位有名的星宿。下界來幫助你成功。你快去罷。少微星聞命。不敢怠慢。祇好遵着玉帝意旨。第三次到下界來。這就是諸葛亮的前身。却說諸葛亮的父親。名叫珪。是從前漢司徒校尉諸葛豐之後。諸葛珪曾經做過泰山郡丞。官聲甚好。娶的夫人。姓許。新婚了不到一年。生了一個

兒子叫諸葛瑾。又過了一年。許夫人又受孕了。有一天忽然紅光滿室。還夾着些異香。從飯後下午起。直至日落黃昏。還沒有散。大家都驚疑得不了。紛紛猜測。並一時轟動了四旁鄰。都來打聽。諸葛珪也莫名其妙。到了深夜。紅光越聚越熾。香氣越聚越厚。宅上宅下。祇看見一片紅光。全不見着什麼東西。許夫人晚飯以前。還沒有什麼動靜。和常人一樣。依然管理着家事。到了晚飯後。覺得有些腹痛。一陣緊似一陣。許夫人知道快要生產了。忙去報告丈夫。延請穩婆。諸葛珪聽得夫人要生產了。忽然心機一動。知道這些紅光香氣。都不是毫無根據。總有些來歷的。生來的兒子。一定不是尋常凡。突。心裏大喜。慌忙傳喚下人。安排着夫人生產的事情。自己並擺着香案。向天地祖宗。視告。到了夜分時候。諸葛珪恍惚瞧見天上似有許多神將。擁護着一位白面長鬚的。踏着雲霧過來。諸葛珪不知怎樣是好。忙的跪下去。俯伏在地。猛聽得一陣聲響。從天上掉下來。諸葛珪越發不敢擡頭。隔了一回。裏面丫頭出來報告。夫人生了一個男孩了。諸葛珪大喜。急忙跑起來。很奇怪。那時紅光也沒有了。香氣也沒有了。望着青天。

一片白雲都沒得。剛才恍惚瞧見的許多神將。却也不知那裏去了。諸葛珪因謝了天地祖宗。再跑進房裏。看見夫人已經躺下去了。穩婆也已經把小孩洗淨過了。用紅綾包裹着全身。睡在裏面。大家都向着諸葛珪道賀。諸葛珪把小孩子一瞧。覺得面白唇紅。很是可愛。夫人身體也很平安。越發得意。再出來安排了香案。告謝天地祖宗。到了三朝。諸葛珪大開湯餅宴。那地泰山郡的官吏紳士。都來祝賀。照例小孩子生了三天。就要題過名字。諸葛珪因爲這小孩子。雖是生在夜半。那時紅光正盛。照耀得白晝似的。因就取名叫做亮字孔明。又把諸葛亮生的時候。什麼紅光呀。香氣呀。天神呀。報告大衆。大衆聽着。又向諸葛珪道賀。說此子後來定非凡品。諸葛珪嘴裏雖是謙遜。心裏却也喜歡。把諸葛亮愛得什麼似的。許夫人也很寵愛。隔了兩年。許夫人又生了一位兒子。叫諸葛鈞。兄弟三人。相隔都是兩歲。牙牙學語。覓棗抓梨。諸葛珪夫婦見着。很是得意。不料不到幾年。禍事起了。原來許夫人身體本是不很强壯的。生產了兩個兒子。身體益發羸弱。雖家裏用着許多下人。不要他過分勞動。但做了一家主婦。操心總

是免不掉的。對着三個兒子。又是寶貝得心肝似的。終日提抱在手。不肯輕輕放下。叫人家觸手。因此就得了病。慢慢的沉重下去。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回 涉咕吧童年悲銜恤 遷荆漢早歲播英名

許夫人病了以後。一天一天的重下去。不到兩個月。竟玉隕香銷了。那時諸葛珪傷心得不得了。終日痛哭。諸葛瑾兄弟們。年紀還小。大的十歲。小的諸葛鈞還祇有六歲。雖是已經斷了乳。不要什麼。但一到晚上。總是要跟着母親同睡。一旦母親死了。怎樣好過。諸葛珪就熬住了悲哀。勉強用好言來安慰。大的兩個。年紀稍爲大一點兒。一經着父親撫慰。還不打緊。那諸葛鈞。祇是不依。定要母親。諸葛珪瞧着這種樣子。心酸得異常。但礙着兒子。又不便表顯到外面。只好熬了痛隱忍下去。這麼一來。約有兩個多月。才算平服。小孩子也不吵了。諸葛珪也稍微舒展些兒了。但諸葛珪從前兩個月裏。受的種種苦痛。隱藏在心裏。沒有發作。就侵入到身體上去了。到了第二年三月裏。得了一個胃病。起初還不怎樣。時發時止。挨了半年。身體漸漸不支。得着了。一個心痛症。雖

是請了不少醫生。吃下藥去。總是沒效。諸葛珪那時還在泰山郡做官。白天裏要辦公事。早晚還要管理家政。看顧兒子。許夫人在日。很是賢慧。夫妻倆的感情。非常之好。所以許夫人死了一年。諸葛珪還沒有續娶。但內外兼顧。總是不行的。得了病以後。就覺得一天不如一天。到了年底。竟不能起床了。諸葛珪知道這病恐不能好了。忙發信到家裏。招諸葛玄出來。諸葛玄是諸葛珪的兄弟。因為着哥哥出去做官。他就在家裏種田讀書。得了信。連夜出來。到了衙門裏。見了哥哥。又見得三個姪兒。都是聰秀可愛。很是喜歡。但瞧着諸葛珪的病狀。又是難過。忙的延醫診治。又過了一年。到了新春。諸葛珪竟是撐不住了。喚諸葛玄和兩個兒子到床前。吩咐着些後事。並囑令諸葛瑾兄弟。備好好兒跟着叔父。讀書明理。那時諸葛玄等三人。已悲傷得不得了。諸葛鈞祇有八歲。不懂什麼忌諱。聽了父親的話。竟大哭起來。諸葛玄恐怕傷了病人的心。忙止住了他。但也暗暗的下淚不止。並安慰諸葛珪。勸他安心靜養。隔不多半日。諸葛珪竟跟着他可愛的許夫人去了。諸葛亮那時已有十歲。陡然失了慈愛的父親。大哭不止。一時竟

昏厥過去。後來，好容易經了許多人的勸慰，才勉強止住了。悲哀跟着叔父料理喪事。諸葛玄辦竣了喪事，就詳文到郡守，報告諸葛珪因病出缺，等郡守派了後任，辦完了交代，才扶着靈柩帶着姪兒，回到瑯琊家鄉。這時天下已經亂了，黃巾賊張角在鉅鹿郡揭竿起兵，各地方風聲鶴唳，人人害怕。諸葛玄瞧得天下混亂異常，決不是一時能夠太平的，就想遷地爲良。恰巧劉表那時做荊州刺史，因和諸葛玄相識，特寫信來請他到那裏去。劉表本來是一位漢室宗親，又是文名素著，所以朝廷特授他鎮守荆襄。諸葛玄從前曾和劉表在鄭康成處研究過學問，所以大家想識。諸葛玄雖是知道劉表虛有文名，毫無實學，不願意去。奈天下正是紛爭的時候，去了或者還可以靠着，免些兒兵禍，就娶同家人，一起到荊州，見了劉表，劉表就要叫他做官。諸葛玄再三推辭，堅不肯做。劉表沒法，祇好任他去了。諸葛玄本是一個有才學的士子，知道荆襄地方賢士很多，就揀一片最潔淨的南陽臥龍岡地方，買了一所房屋，幾十畝田，耕田教姪，閉門養晦。從前有個殷馮，善觀天文，常常和人家說羣星聚在潁分襄陽一帶，一定

很多賢士後來劉表做了荊州刺史。因爲着文名很高。一時各地方的賢士多來荊州。但劉表有一個毛病。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對着有才學的人士。雖很尊敬。却也並不重用。一般做官的。却是自私自利的一輩子人物。所以各地方賢士。儘管聞風而來。一見着面。總是要搖首不願幫他忙。那時潁州地方。有幾位賢士。司馬德操。石廣元。龐德公。龐士元。徐元直。都是很有才學的。還有博陵崔州平。汝南孟公威。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士。都住在南陽一帶。這時諸葛亮已有十八歲了。經着叔父諸葛玄的教訓。還有司馬徽一般人的切磋。學問很是高超。諸葛瑾人最忠厚。學問雖很好。但都不切合世用的。在太平時代。還可以對付。現在碰到亂世。不見得就能發展。因爲和周瑜。魯肅相識。就到了江東去。諸葛亮雖也承魯肅一再請他。他總是推辭。就在南陽和叔父兄弟等耕田度日。專研究各種天文地理和兵法。對着妻子牙的一部陰符。更是日夜用心去研究。其外管子韓非子等書。也都誦習。諸葛玄瞧得姪兒這樣的好學。心裏益發得意。常和人說。我哥哥不枉費了一世的做人了。南陽一般名士。因此都來和諸葛

亮結交。年紀不到二十歲。差不多已經名滿天下。但諸葛亮却非常韜晦。從不肯輕易和人談論。並很不願被人家知道。他是一個賢士。古人說得好。鼓鐘於宮。聲聞於外。一諸葛亮。儘管韜晦外面。却都知道。因此觸動了一位才女的心。成就了一件好事。究竟才女是誰。好事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小妮子無意遇奇踪 老道人心傳秘術

那時荆襄地方。人才輩出。不獨一般男子。多有學問。就是女子中。也有一位飽有才學的。姓黃。名玉英。他本來也不是荆襄地方上的土著。後來因為避亂。跟着他父親搬到襄陽。他父親姓黃。名叫承彥。那黃玉英從小就喜歡研究奇書。對着古代的姜子牙鬼谷子。很是羨慕。到了十二歲的時候。胸中就藏着許多奇謀。一天夕陽在山的時候。獨自一人。在門外眺望風景。忽然走過一個形容古怪的老者。向着玉英望了一望。問道。你願意學仙嗎。黃玉英本來也是一個古怪脾氣。聽得老者問話。就回道。願意學的。那老者道。你既願意學仙。可跟我一同到山上去。黃玉英應聲道。很好。你且等我一等。讓

我進去和老父說一聲說着就高興似的跑進去。見着父親就把碰着老人和叫他上山學仙的事報告他父親。那時他的母親已經去世了。家中只有父女兩個。又沒有弟兄。黃承彥對着他。正似掌上明珠。那裏肯放他走。黃玉英不依。定要跟着那老人上山。黃承彥沒法。就親自出來。和那老人相見。並邀老人入室。那老人也並不推辭。直入室內。分賓主坐定。黃承彥問道。長者尊姓。居住何處。老者道。老夫什麼姓名。連自己也不知道。住居的地方。却不在遠。就在西川峨眉山上。適過尊處。見令愛道貌。也是吾輩中人。因問他願否學仙。他一口答應。毫不遲疑。因此老夫就叫他跟我上山。老夫細看令愛。雖也是風塵中的人物。好在根氣不淺。就此埋沒在家裏。未免可惜。還是跟着老夫上山。便是不能修成什麼。總比居住在家裏要好得多。黃承彥聽說。正要用話來回答。那裏面黃玉英却拿着一個小包。袱挾着一把傘。不問什麼。跑出來。就拉着老者道。不要和家父多講。他是講不明白的。我們就此去罷。黃承彥見了大吃一驚。忙把黃玉英一把拖住。說道。你別發瘋。快回到房裏去。不要這樣胡鬧。一面又向着老人搖手叫他。

出。去。說。道。承。長。者。厚。意。挈。同。小。女。上。山。本。當。遵。命。但。鄙。人。祇。此。一。女。不。忍。令。他。遠。離。祇。得。違。命。了。小。女。年。幼。無。知。請。勿。介。意。現。在。鄙。人。還。有。別。務。不。敢。久。留。高。蹤。容。日。有。便。當。再。答。禮。說。着。站。起。來。催。着。他。走。一。手。還。拖。住。黃。玉。英。恐。怕。就。跟。着。他。去。那。老。者。道。老。夫。也。不。是。一。定。要。令。愛。跟。着。我。去。不。過。他。有。了。這。個。學。仙。的。誠。意。老。夫。才。敢。勸。他。上。山。既。然。尊。者。不。允。我。也。並。不。勉。強。但。這。次。碰。見。也。不。是。偶。然。的。老。夫。現。有。奇。書。一。本。可。以。奉。贈。令。愛。說。着。在。衣。袖。裏。拿。出。三。卷。書。來。向。黃。玉。英。道。你。也。不。必。跟。我。去。了。一。則。你。的。老。父。不。允。二。則。你。以。後。在。風。塵。中。還。有。一。番。事。業。不。能。馬。上。就。上。山。學。仙。我。現。在。有。書。三。卷。你。可。拿。去。細。心。誦。讀。第。一。卷。是。易。數。專。講。奇。門。陰。陽。的。熟。了。可。以。呼。風。喚。雨。縮。地。行。走。第。二。卷。是。專。講。各。種。方。術。的。熟。了。可。以。製。造。各。種。奇。巧。東。西。巧。奪。天。工。第。三。卷。是。相。人。術。熟。了。可。以。預。知。休。咎。推。算。未。來。黃。玉。英。見。着。父。親。不。放。他。走。還。要。趕。老。者。出。去。心。裏。很。是。慌。忙。着。急。忽。然。見。老。者。叫。他。不。必。上。山。還。給。他。三。卷。奇。書。心。才。得。意。忙。向。老。者。謝。了。老。者。也。不。回。禮。飄。然。出。門。去。了。黃。玉。英。父。女。兩。個。很。是。嗟。嘆。黃。玉。英。見。老。者。去。了。

急忙的把三卷書翻開來看。那知一字沒得。心裏甚是懊喪。飯也不吃。就去睡了。但總是心神不寧。到了夜半。還是沒有睡着。忽見老者給他的三卷書。有一道紅光發出。玉英心裏一動。忙跑起來。拿了書向着天跪下。說道。我果有緣學得成道。請馬上就現出字來。如果我命中不該求成。那字也不必現出。我也不願再活在人世。就此死在階下。說畢。翻開來一看。一行一行字很清楚。黃玉英這個一喜。非同小可。覺得頓時眼睛裏別露出一個天地似的。再向天磕了幾個頭。拿了書回到房裏。細細一瞧。果然盡是各種法術。人世間從沒有聽到的。黃玉英忙去把父親看。說老者果然是一位上仙。很奇怪。到了黃承彥那裏。翻開來依舊一字沒得。和白天一樣。黃玉英很是詫異。心忖。剛才明明有字的。何以一到父親那裏。就沒字了。後來一想。恍然大悟。原來這三卷是天書。賜給我一個人看的。怎樣可以傳給世人。果然什麼人都可以看。也不是天書了。就回到房裏。重新翻開來看。果然羅羅清疎。字迹顯然。黃玉英從此就一心一意。拋棄了各種事業。專誦習這三卷天書。有時看得熱鬧。連飯也不想吃。黃承彥雖一再勸止。終

是不依也。只好由他去了。黃玉英誦習了三年。這三卷天書。居然都能熟記。覺得心地光明。宛如另外換了一個人似的。不論什麼。都可以知道。到了十七歲那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午時。忽然心機大動。有些按不住的樣子。玉英知道這定有些蹊蹺。忙誠心的用手一算。究竟玉英用手算出來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緣逢一面閨閣繫心 卦卜終身善龜見兆

黃玉英用手一占。知道自身的姻緣到了。丈夫就在附近。隔不到三里路。年紀已有十九歲。現在雖不見得怎樣。後來可以做到一位丞相。想到這裏。心裏很高興。但又覺得有些羞慚似的。一個心宛如擺搖不定的樣子。不覺一股熱氣。直從丹田中透出。直沖到面上。頓時面色發紅。粉頸低垂。正在這時。忽然聽得父親叫喚。就羞答答的跑到外面來。原來是有一位崔州平和一個少年坐在中堂。玉英和崔州平本是常見的。但旁的一位少年。却也沒有會過。行了禮後。黃承彥指着少年向玉英說道。這是崔君的朋友。請葛孔明先生。年紀雖輕。才學却很高妙的。今天和崔君出來閒眺。路過這裏。被

我撞見。就拉他進來坐一回。因爲和你沒有會過。所以特地喚你出來會一會。一面又向諸葛亮道。這是小女玉英。諸葛亮擡頭看了玉英。覺得面貌有些與人不同。姿態也很雄健。絕不似女人家。嫵嫵婷婷的樣子。但也並不在意。照例敷衍了幾句。那知黃玉英占了一卦。心裡正有些跳蕩。忽然看見了諸葛亮。相他氣色。知是後來一位丞相。心裏更覺跳個不止。因又悄悄的用手一占。知道這位諸葛孔明。正是我未來的丈夫。那時心中又喜又羞。更不知怎樣才好。忙借着別事。轉身跑了進去。進了房。仔細一想。這位諸葛孔明。既是我的丈夫。想逃也逃不掉的。況且五年前。那位老者把天書給我的時候。也向我說過。我以後在風塵中。還有一番事業。這是我命裏數裏就派定的。我也不必推辭。這次崔州平和他前來。想就是來求親的。父親叫我出去和他會會。恐怕也是這層意思。現在我也不必說。姑且等父親和我說時。再想法對付罷。玉英這樣想。一面又用手自己占卦。占來占去。總是和前一樣。不外諸葛孔明的確是他的丈夫。就是玉英知道這個姻緣。是前生註定。不可逃避的了。隔了一回。客人去了。黃承彥也進來。

了。玉英預料父親見着他。總有一番話。那知黃承彥竟絕口不談。直至吃完晚飯。還不開口。玉英到有些按捺不下。了把話去挑動父親。說道。今天崔州平。和那位諸葛孔明。來此有什麼事嗎。黃承彥道。沒有什麼。他們倆去看龐德公。沒有會面。回來路過這裏。恰巧我站在門外撞見。他們因就進來坐坐。玉英道。來了生客。你又叫我出去幹什麼。黃承彥道。你素來是不怕男子的。不怕生人的。有了人來。你總是要叫我喚你出來。會。怎麼。這一次你倒問起我來了。玉英又問道。他們見了我。有什麼話講呢。黃承彥道。沒有。玉英因知道崔州平並不是和諸葛孔明來求親的。但一時心裏又想到。我和他命中既然注。定要。做。夫。妻。那。是。非。人。力。能。夠。避。得。掉。的。但。他。們。既。不。來。提。起。叫。我。怎。樣。去。開。口。呢。不。要。講。在。別。人。不。便。講。就。在。自。己。的。父。親。前。也。怎。樣。可。以。開。口。呢。回。轉。來。又。想。道。我。和。他。既。然。前。生。就。註。定。是。夫。妻。那。麼。他。現。在。不。來。求。親。倒。底。總。要。來。的。我。又。何。必。這。樣。的。着。急。呢。難。道。我。做。女。人。的。反。去。向。男。子。求。親。不。成。在。黃。玉。英。這。樣。想。那。知。諸。葛。亮。心。裏。全。沒。有。這。回。事。就。是。崔。州。平。黃。承。彥。也。沒。有。想。到。婚。姻。的。一。層。一。天。一。天。的。

過下去。直到第二年的冬天。還是全無消息。玉英一個人正在疑慮。忽然來了一個形容古怪的客人。姓管名輅。從小曾碰到一位異人傳授他許多奇書。能夠知道一切過去未來的事情。因聽得黃玉英也是一位奇人。所以特地到襄陽來會晤。一下兩人見了面。志同道合。很是親熱。黃承彥因就把管輅留在家裏住下。有一天黃承彥和管輅談到玉英的身世。因問道。先生既精神數。可否把小女的終身占卜一下。管輅道。令愛才學很好。不妨自己一算。何必要問旁人。黃承彥道。先生不必客氣。小女雖會卜算。恐怕自己的事。反當局者迷。敢煩先生一勞。管輅用手指一掐。向黃承彥道。令愛正是後福無窮。將來定可幫助着丈夫。幹出一番大事業。令壻是誰。黃承彥道。還沒有配。管輅道。據卦上推算起來。令壻一定就在此地。相隔不到五里。並曾經到過尊府一次。和令愛也會過面。現在此人雖是一位士子。後來定可做到丞相。並還是獨力支撐漢室的一位大功。臣尊長不可當面錯過。黃承彥道。此地一帶的士子。大都和老夫相熟。但都是有了家小了。到過我這裏的。也不止一個。和小女會面的。也不知有多少。叫老夫

那裏去尋訪呢。又問道。先生既是善卜。敢問這人姓甚名誰。管輅道。這却不能算的。但此人見了面。就可以看出此人年紀約長令愛兩歲。好似去年這時和令愛曾有一面之緣。尊長還記得嗎。黃承彥想了一回。竟想不出是誰。因問道。先生說碰見這人。就可以看出。敢問那人的面貌怎樣。管輅道。令愛也很精推算。或者他已經知道了。尊長何不進去問一問。黃承彥點頭稱是。忙進去問他女兒。究竟黃玉英怎樣的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談婚媾黃承彥相攸

結絲蘿龐德公作伐

黃承彥聽了管輅的話。一想果然不錯。忙跑進裏面去問黃玉英。那時黃玉英吃了飯沒事。正在房裏看書。黃承彥跑進去。問道。去年這時。有生客來會過你沒有。黃玉英自從瞧見諸葛亮後。就一心一意的想着自己終身大事。對着諸葛亮。正是刻刻不忘。一聽父親來問。就沖口說出。道是諸葛孔明嗎。他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曾和崔州平到過這裏。和我會見一面的。黃承彥道。別的還有嗎。玉英道。別的倒記不清楚了。恐怕

沒有罷。黃承彥一想，果然去年這時來的生客，只有一位諸葛亮。因又把話去試探女兒。問道：你讀了老人授你的天書後，自以爲可以預卜未來，親人休咎。現在我要來問你，了你瞧這位諸葛亮後來怎樣。玉英一聽，知道老父這種話，必不是隨便說的。內中一定有緣故。就回答道：照他的氣色，是再好不過的了。現在雖是一位書生，後來一定可以做到丞相。黃承彥大喜道：管先生的話，果真靈驗了。玉英是早早有意的聽得。黃承彥來問，恨不得把自己一年來的心事和盤託出說給老父聽。奈關着自己的婚姻大事，總有些兒羞澀，只得用話來探。就問道：管先生怎麼講。黃承彥不知道女兒的心事，恐怕直說出來，要遭他嗔怒，只得含糊回答道：管先生沒說什麼，說着望外就跑。玉英還要想往下盤問，那黃承彥已經往外跑了，只得不作聲。但心裏陡覺一股熱氣，又從丹田中直沖起來，一個心搖搖擺擺，兀自捉不定的樣子，宛似有一隻小鹿在心头亂撞。因就用手來占掛，却占不出什麼，再占占婚姻大事，仍是和去年占的一樣。心裏倒有些疑惑起來了，也不管什麼，一竟跑出來，到中堂裏瞧瞧有沒有生客。那知除

却管轄外。並沒有什麼人。黃承彥那時正和管轄暢談。說道老夫已經去問過小女了。他說去年這時來的。只記得有一位。叫諸葛孔明。別的他沒有說。我也不便問了。管轄正要開口。問諸葛孔明怎樣的面貌。忽地看見黃玉英從裏面跑出來。却不便往下再說了。就借着談別的事情。黃玉英聽兩人講的。都是不相干的話。越發疑惑了。但又不便問。因說道。管先生到這裏。差不多半個月了。這裏有幾位名士。你都碰到過沒有。管轄道。我生性不喜歡應酬。外面的一般人。還沒有去會過。只有一位司馬德操。前天到這裏來。會見令尊。和我見過一面。餘外却還沒有。玉英道。此地賢士很多。你何不出去會會。管轄道。賢士不賢士。和我沒有關係。況且現在一般號稱賢士高人的。我不是說句刻薄話。賢在那裏。高在那裏。不過互相標榜。哄騙一般無知識的愚人罷了。但我夜觀星象。這地確有一位頂天立地的人物。可以旋乾轉坤。獨力替漢室支撐幾十年。但不知這人是誰。好在我命薄相窮。額無主骨。眼無守睛。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只可泰山治鬼。不能相君治國。隨他怎樣好了。有沒有賢人。和我簡直不相

干玉英道：「話誠不差，你老先生出去找找又何妨？讓我們一輩子也可以知道倒底誰是一位真正有能耐的管輅。」聽他語言，察他氣色，知道他是罕念着自己的婚姻大事了。就把話去挑他。你要知道，他則甚難道。你有什么心事嗎？黃玉英被管輅一說，知道。他已經指着我的心事了。不覺把頭低了下去。正要說話來回答，外面忽然龐德公來了。黃玉英就借着跑了進去。原來龐德公也是襄陽的一位高士，平素和黃承彥很是要好。今天閑着沒事，就來會會黃承彥，就介紹了管輅，坐定後，說笑了一回。黃承彥因想着剛才管輅的話，就問龐德公道：「諸葛亮你熟識嗎？他的爲人到底怎樣？」龐德公道：「你問起那人嗎？我是和他的季父熟識的。小姪士元却和他很投機。此人胸藏無數書卷，心思精細，志向高大，這裏許多賢士都說他以後未可限量。他自負也很不凡，常比管仲、樂毅。前天我和徐元直等談起這人，據元直說，管仲、樂毅還未必趕得上他。司馬德操也極意把他誇獎，說以後能夠支持漢室危運的，祇有他一位。也可以見得他才學了。你要問他則甚。」黃承彥就把管輅剛才的話，一五一十的告訴了龐德公，還說道：

諸葛亮既沒有娶妻。你又和他的叔父很熟識。你就何妨替小女作伐。龐德公道。令愛也是一位很有才學的。如果配合成功。正時、兩美相合。再好不過。我准去替你作伐好了。但事成以後。怎樣的酬謝我。大家又說笑一回。龐德公正要想去。恰巧崔州平又來了。龐德公就把作伐的事情。告訴崔州平。崔州平道。這事好極了。我也很願意。崔州平又把諸葛亮的才學。重行申說了一回。極口誇獎。大家直談到夕陽西下。才告辭而去。兩人出門後。就去訪諸葛亮。究竟這親事成功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百轉千迴孔明辭耦 一波三折管輅知機

龐德公崔州平兩人出了黃承彥的門。就去訪諸葛亮。兩人在途中且行且談。龐德公道。婚姻大事。不是可以隨便的。你去和諸葛亮說。他如果有意思了。我再去和諸葛亮說。你道好不好。崔州平道。我們還是同去的妙。不必多麻煩了。我聽說黃承彥的女兒。很有些古怪脾氣。歡喜讀古人的奇書。並且通曉天文。精明易理。能預決未來。並還多才多藝。能夠製造各種奇巧東西。到底是真麼。龐德公道。我也知道這位姑娘這樣。但

仔細我也不甚了了。兩人談談說說，不多幾時，已經到了諸葛亮家裏。恰巧諸葛亮和叔父諸葛玄都在家裏。那時正在吃晚飯。兩人跑進去，見了面，也不客氣，就在諸葛亮家裏吃了晚飯。先談了幾句。龐德公就開口道：「我們今天特地到這裏來，不爲別事，却來作伐。崔州平就把作伐的一回事，向他兩人細細說了。諸葛亮也不言語。諸葛玄道：「黃承彥我也熟識的。他的女兒，我也有些知道。但聽說面貌很不好看，並且脾氣很是古怪，專喜歡研究些左道惑人之術，恐怕不是小姪的佳耦嗎？但這是我一個人的意思。究竟怎樣，還問小姪罷。我是決不來作主的。况且小姪去年曾和黃承彥的女兒會見過一次，好歹都在他的眼中，他果真有意思的，我決不反對。兩人就問諸葛亮：你意思究竟怎麼樣？」龐德公又把黃玉英種種才學，誇給諸葛亮聽。又向諸葛玄說道：「黃家姑娘研究的都是切合實用的，並沒有什麼左道惑人。譬如周易，我們都研究過的，不過沒有像他的喜歡罷了。他脾氣確有些和人不見得十分古怪。現在天下大亂，正是英雄有爲之時。令姪的才學，那是我們十分佩服的。將來一定可以幹一番轟

轟烈烈的事業。如果配着這種婦人精曉天文易數也未始不可帮着些忙。諸葛亮還是一言不發。呆呆的坐在一旁。細細兒想。諸葛玄聽着龐德公話。却又開言道。我並不阻撓這件親事。黃承彥也是一位賢士。決不會敢縱女兒怎樣肆無忌憚的。我剛才所說的話。也不過是一種過慮。因為着婚姻是男女的終身大事。還牽涉到子孫。決不能草草的。兩位以爲怎樣。說着。又向着諸葛亮道。他們兩位所說的話。你總都聽到。你的意思。究竟怎樣。你今年已經二十歲人了。自己也有些學問。這種婚姻大事。應該你自己決定。千萬不要因爲着我剛才說着幾句疑慮的話。就疑惑不定起來。他們兩位都是你我的好友。決不會哄騙你的。黃承彥的爲人。你也知道。他的女兒。你也見過。你到底怎樣。不妨直說出來。你又不是女孩子。有什麼羞答答的不作聲。還是你自己說出來。好請他們兩位去回復那方。諸葛亮聽了。向着諸葛玄和龐德公。崔州平三人說道。婚姻大事。須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兩位今來作伐。正是媒妁之言。父母雖早去世。叔父却是和父親一樣的。我年紀還輕。知識也不多。這事還請叔父定奪。並且我有何不

應該說的話。黃承彥誠是一位高士。但他的女兒。我却會過一面。不敢恭維。娶妻娶德。才貌本是不相干的。他的女德。雖不能知道是怎樣。但才貌却不敢說好。懂些易數。會造些奇器。難道就可算得女才子不成。兩位這番前來的。是好意。我和叔父都很感激。決不敢說什麼話。但鄙意還是審慎一些兒好。龐德公正要想開口再說。崔州平已經站了起來。說道。他們叔姪兩位的意思。既經都有些不合意。我們也不必勉強。時候不早。我們可去了。龐德公道。你何必這樣的性急呢。婚姻事談不成。又可以談談別的事兒。何必這樣呢。大家又談了一回別的事。去了。兩人出了門。也各自分身。第二天去回復黃承彥。黃承彥在龐德公。崔州平兩人去後。和管輅談談。管輅道。兩人此去。決不能成功的。明天一定來回復你。黃承彥聽了。驚問道。這事怎樣會不成。難道諸葛亮和小女不是姻緣嗎。管輅笑道。不是的時候還早。須要到了明年。這時才可成功。這是命數中註定的。不可太早。也不可太遲。黃承彥道。既然這樣。先生何不早說。也省得他們兩位跋涉一番。管輅道。這是不能的。今天一定要有這回事。今天如其不去。明年這時。又

要麻煩了。這也是數中註定。不可逃避的。黃承彥雖是信服管輅。却還有些疑慮。隔了一夜。龐德公和崔州平先後的來了。都說諸葛亮意思沒定。恐怕不成功了。因就談了一回別的事。管輅從旁聽得。當然不便開口。等他們倆去後。就和黃承彥說道。怎麼樣。昨天的話。不是應驗的嗎。但姻緣却已註定。明年這時。一定包你成功。魯長如不信。不妨再進去問問令愛。恐怕他自己先已知道了。黃承彥道。問他則甚。到明年再講罷。究竟後來管輅的話。應驗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滴畧平生慨難用世 追懷往迹彌切牽絲

却說黃玉英那天見了龐德公。跑到房裏。隔着一回。忽然心又大跳。連忙再用手指一掐。知道他們來說起我的親事了。仔細一算。覺得還有些波折。須要再等一年。方可成就好事。他忖道。這事既是命數裏註定。我又何必心急呢。並又何必多去占卜呢。我這樣的望。念着。正自發呆。因把心事一放。去做別的事了。光陰如箭。轉瞬又是一年。諸葛亮那天回絕了龐德公。崔州平後。和諸葛玄又談了一陣。對着這事。全不在意了。專心

用功研究陣法。日夜試演。什麼八卦陣啦。長蛇陣啦。混元一氣陣啦。無不精熟。因為諸葛亮那時雖不想出去幹什麼。實在瞧得天下亂得不堪。到不得已的時候。或者碰到禮賢好士的人。前來相請。不容不走出去。一回要是不懂得陣法。就不能夠有破賊平亂的方法。所以對着各種陣法。非常用心練習。諸葛亮又知道單會些陣法。仍是不行的。對着天文地理刑法禮樂。沒有一件不去研究。常和朋友們說。昔孔子稱贊顏淵。能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我現在也抱着這層意思。要是不達到賢明的主人。出來請我。我就嘯傲風月。抱膝吟咏。快活了我的一生。如其真有賢明的人。出來請我。我就把我生平所學習的一一。拿出來舒展我的本領。所以諸葛亮雖無心問世。對着天下治亂。却極其關心。有一天。正是龐德公崔州平來作伐的下一年。諸葛亮和徐元直龐士元兩人出外閑遊。互談天下治亂。徐元直道。我公才學的可用世。我和士元那裏還能及你。但你還有一件缺恨。後來倘然出去。這件恐怕也缺少不得。諸葛亮聽了。忙問缺恨在那裏。徐元直道。我公須知。凡是做一個軍師的。最缺不得的。共有六件。第一天

文。第二地理。第三奇門。第四陰陽。第五陣圖。第六兵勢。吾公對着天文地理陣圖兵勢。固然是很精通的了。但對着這奇門陰陽。還欠工夫。後來出去用世。恐怕還要想着懊悔。從前在鄉里時。沒有研究過。諸葛亮聽着。連連點頭稱是。是在徐元直說這話時。原是一無心的。那諸葛亮却想到去年的事了。忖道。黃承彥的女兒黃玉英。我聽說很是研究這種學問的。除却他而外。竟沒有第二人懂得。去年這時。龐德公和崔州平來作伐時。我可惜沒有答應。否則這奇門陰陽。我却可學習了。現在怎樣才好呢。且行且想。滿腹躊躇。跑不到多路。忽然碰到了崔龐諸葛亮。又觸動了心事。面上似乎表現出不高興的樣子。崔州平問道。我公素來是很豁達的。喜怒從不見於形色。何以今天這樣的不舒展呀。諸葛亮因把徐元直的話。告知了崔州平。並說道。元直的話。句句金玉。現在要去學習。還不爲遲。但朋友中誰懂得這種學問呢。崔州平一想要。有了此人就在目前。你怎樣想不到呢。諸葛亮忙問是誰。崔州平道。管輅行嗎。諸葛亮也素來知道管輅這位人。但不知道住居何處。又問道。他在那裏呢。崔州平道。現居黃承彥處。我們就可去。

一訪徐元直道。他既然在此。我也願去。龐士元笑道。諸公還不是做夢。管輅。去年是在這裏住了。三個月。到今年的二月初。已經去了。你們還怎樣說法。崔州平道。我和黃承彥。在新年裏會過一次。以後竟沒去過。所以不知道了。徐元直道。他到那裏去的呢。他既不在此。牠了。怎樣才好。我對着這種奇門陰陽。雖也研究些兒。但不過一點皮毛。算不得什麼。用起來。還是不行。管先生去歲在這裏。我怎樣竟沒知道。這正失之交臂了。龐士元道。管輅到了這裏。從沒出門過一次。我也不過在黃承彥家裏。和他見過幾次面。你們雖和黃承彥熟識。却又不常到他那裏去的。所以竟會不知道。大家歎息了一回。都說我們不應該不早些想到。諸葛亮道。管輅已去。懊悔也沒用。追思他也沒用。我們還是去招別的人嗎。難道天下只有一位管輅。懂得奇門陰陽不成。徐元直道。有是不怕沒有。恐怕不易招嗎。崔州平低着頭想了一想。說道。有了。但恐怕未必能夠成功。却是要埋怨着孔明自己的。徐元直道。怎麼講。要埋怨到孔明。崔州平因把去年作伐的事。說給徐元直聽。徐元直道。那不妨事。夫妻既做不成。難道師生也做不成。嗎。現

在聽得黃承彥的女兒還沒有出嫁。你們何妨再去作伐呢。況且去歲的事。意思是出在黃承彥方面。現在跑去。他當然不得推辭。你又何妨再勞一次跋涉呢。崔州平道。去是我可以去得。但我和黃承彥未必十分要好。還是去招龐德公。你們以爲怎樣。龐士元道。這也很好。那麼你就去招他罷。崔州平又向諸葛亮問道。你的意思到底怎樣。不要那裏說妥了。你又翻臉。這不是玩的。諸葛亮道。你願意去的去好了。不必多言。崔州平知道諸葛亮已經允許了。就和他們分手。去見龐德公。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八回

善言詞娓娓談入殼

求援繫赧赧許委禽

崔州平見了龐德公道。說起這回事。龐德公道。我們現在去向黃承彥說。是很容易的。前次我們回覆了他。他後來和我相見。總要談起孔明。極口稱贊孔明的本領。我敢擔保一定成功的。我今天還等一位朋友。明天約石廣元到他那裏去。都沒得空。你後天來罷。你來了後。我就和你一淘去。好在這件事定可成功。遲早不過這一兩天。你放心好了。崔州平聽得。談了一陣子。就出來去訪諸葛亮。諸葛亮還沒有回來。恰巧諸葛玄

在家。崔州平就向諸葛玄說道。令姪的才學。那是古今希有的了。可惜還缺少兩件。一是奇門。一是陰陽。這也是亂世缺少不得的。現在我們和他談起他。也狠以爲是的眼前。却沒有一位精通奇門陰陽的人物。倒是一件恨事。諸葛玄道。老夫也想到這層。小姪別的才學。却還可以。天文地理。固然是從小就研究的。今年一年。又專心習了些陣法。不是老夫誇口說句話。現在各處的軍師。那一位能有這些能耐。但不懂奇門陰陽。總算不得一個全才。這也是緊要的事。崔州平道。要去學習。也沒什麼難。不過沒有教的人罷了。諸葛玄道。正爲這事。崔州平知道有些對路了。故意的沉思了一回。說道。黃承彥的女兒。很是精通奇門陰陽的。他又不避什麼。男子和令姪。也會過。何不就去請教他呢。諸葛玄道。這恐怕有些兒不便罷。況且去歲承足下和龐德公來作伐。小姪又沒有答應。現在忽地去請教他。不要講黃承彥的女兒不答應。就是黃承彥恐怕也不輕易肯允許的了。崔州平道。那麼怎樣才好呢。故意再沉思了一回。說道。小姪有句冒昧的話。未知尊長意見如何。諸葛玄道。苟有雅教。老夫無不聽從。崔州平道。去年的

事。本是黃承彥的意思。後來雖去回絕了他。他意思裏覺得對着令姪。失之交臂。並時稱贊令姪的才器德行。說這種人物。當今不可多得。鄙意令姪既然要去學習。這些奇門陰陽。何不就和他結了婚姻。這不是一舉兩得嗎。諸葛玄道。尊意甚好。老夫也這樣想。但不知小姪的意見怎樣。等他回來。我和他講了。再定。崔州平也不說明剛才的事。連聲答應了幾個是。正在這時。諸葛亮回來了。諸葛玄見了。就把崔州平的話。告訴諸葛亮。並問你的意思到底怎樣。諸葛亮當然一口答應。諸葛玄立起來。向着崔州平拱拱手。連說費心。崔州平也照例謙遜了幾句。因說道。這事須和龐德公同去。今天不早了。明天聽得龐德公還有些事情。後天當得回覆。說了幾聲。就去了。到了第三天。崔州平就去訪龐德公。一同到黃承彥家裏。黃承彥看了兩人。說道。兩位到此。何幹。莫非爲着小女的事嗎。兩人大爲詫異。原來那天大家在路上談了一回。後第二天黃承彥出來遊玩。就碰到龐士元。龐士元見了黃承彥。只道龐德公崔州平已經和他說過了。就問他道。孔明向令愛求親的事怎麼樣。想尊長當已允許了。黃承彥聽着一時摸不

着頭腦。就問龐士元怎麼一回事。龐士元聽得。知他們還沒有去說過。自悔失言。就把別的話岔開。但黃承彥却大大的疑惑。回到家裏。就和玉英談起。並把去年管輅占卜的話。一五一十的直告玉英。玉英把手指一掐。向黃承彥道。去年是我們的意。要託龐德公。崔州平去作伐。今年是他們的意思。要託龐德公。崔州平來求親了。他們今天不來。明天早上定來。候着看罷。黃承彥道。你的意思怎樣。黃玉英聽得。低着粉頸。似應非應的說了一聲。任憑父親處置。黃承彥見着這種情形。知道女兒心中已經願意。很是喜歡。所以這次一見了龐德公。崔州平。就說出這話來。但龐德公們却不曉得其中緣故。大家不覺一呆。稍等了一回。龐德公道。我們的來意。你既然知道。我也不必多說了。但你對着這事。究竟怎樣。去年是你來求我的。今年却是我們來求你了。你如果答應的。就爽快答應了下來。以便我們去回覆。那方好慢慢準備起來。黃承彥道。你何苦這樣的性急呢。答應我也沒有什麼不答應。我去年既經就有這個意思。難道隔着一年。就有什麼變故不成。我又不是婦人。女子要故意裝腔作勢。他既然託你們兩

位來求親。我允許就是了。崔州平見黃承彥已經答應。很替諸葛亮得意。以爲從今後孔明又可以學習奇門陰陽。成功一個全才了。黃承彥又問道。去年我去求他。他堅決不答應。什麼隔着一年。他倒來求我了。難道小女這一年內有什麼變換不成。崔州平不忍隱瞞。就把這事的經過。告知了黃承彥。黃承彥呵呵大笑道。原來他要想學些法術。才來求親的。那麼你們兩位來。不是作伐。簡直是聘師了。說罷大家說笑了一回。龐德公就和崔州平辭別出來。再到諸葛亮那裏。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九回

折棟樑諸葛玄逝世

諧花燭黃玉英出閨

龐德公崔州平兩人辭別了黃承彥。就到諸葛亮那裏。兩人見了諸葛亮。就向諸葛亮拱手道賀。諸葛亮知道大事已成就了。很是高興。連連向兩人稱謝。大家又取笑了一回。不多一回。諸葛玄回來了。龐德公就把親事和他一說。諸葛玄也很喜歡。忙向兩人道謝。言定過了年底。到明年正月十五日後。舉行文定。下半年九月。裏即行結婚。龐德公道。文定日期。遲早不妨。結婚日期。須再和黃宅一講。我們不便答應。崔州平笑道。

這本是諸葛尊長和我們商酌的話。要託我們去和黃宅講論。何必要你答應呢。諸葛玄道。正是。還要費心兩位。大家談了一回。也就散了。後來龐德公和崔州平去見黃承彥。報告諸葛亮擇定正月十五後文定。九月或十月結婚。黃承彥一口應允。說道。由他們去擇日好了。隨便那天。老夫總沒有不答應的。兩人又去回復了諸葛亮。大家都滿意。光陰如箭。轉瞬第二年的新年又過了。兩家定了親。揀定九月十八日結婚。到了那時。不免忙碌一番。諸葛玄本來對着這層親事。不很滿意。因為嫌着黃玉英脾氣古怪。性情和人不同。後來經崔州平一說。知道諸葛亮要學些方術。不得不去請教黃玉英。所以也沒有法子只好允許。諸葛亮也是這個意思。但黃承彥父女們却不是這樣。第一知道諸葛亮是一位飽有才學的士子。後來定可出去替國家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第二是知道黃玉英命裏數裏都是註定要嫁給諸葛亮。姻緣前定不能勉強。所以諸葛亮方面並不什麼得意。黃承彥方面却高興得非凡。那時諸葛亮方面擇定了結婚日期。通知黃宅。黃承彥很是欣喜。到了晚上去報告女兒玉英。玉英用手一算。

失聲道。怪了。怪了。黃承彥問他怎樣。玉英再用心細細一算。說道。依卦上推算。九月十八日決不能結婚。至早總要到十一月以後。但他們擇定了日期。必不會輕易更改的。就是有什麼別的事故。也不至於動搖婚期。所以我遲疑起來。說聲怪事了。黃承彥道。不要那時我有什麼變故嗎。黃玉英道。決不是的。我曾經替父親占過。一路平安。無災無難。決不會有什麼事端。黃承彥道。莫非諸葛孔明有什麼事端嗎。玉英道。恐怕也不是罷。黃承彥道。既不應在我身上。又不應在孔明身上。由他去好了。遲早幾天有什麼關相干。黃玉英應道。是呀。由他去是了。但嘴裏雖這樣的說。心裏總是有些悶悶不樂。算來算去。總算不出什麼緣故。沒有法子。也祇好依着老父的話。由他去怎樣了。一天一天的過下去。光陰正是很快。九月份已經到了。兩家預備着些喜事。很是忙碌。不料好事多磨。到了十四日這天。諸葛玄忽然臥病了。諸葛亮對着叔父何等孝敬。一瞧見諸葛玄有病。慌忙趕緊着延醫診治。自己的喜事反閣起了。到了十七日下午。諸葛玄竟魂歸地府。諸葛玄是沒有兒子的。一切後事都是諸葛亮辦理。諸葛亮想念從小受

他撫養教誨的恩惠。不知不覺。竟哭昏倒地。後來經衆人竭力勸慰。才得沒事。諸葛亮一面慌忙。差人去報告黃承彥。說道。現在諸葛玄不幸猝然去世。家人要緊趕忙着喪事。喜期須要展緩。黃承彥道。諸葛玄是他們一家的主人。既然遭此不幸。那就展緩一月好了。諸葛亮原意。想要展緩一年。等滿了期服以後。再提起親事。現在黃承彥既是只允一月。那也沒得法子。後來由龐德公。崔州平兩人出來商酌。准展期三個月。等諸葛玄的靈柩安葬以後。再揀擇日期。那黃承彥本來也並不什麼着急。還加聽着玉英的話。知道至早總要在十一月以後。對着龐德公。崔州平的話。也就依允了。後來諸葛玄的靈柩安葬以後。到了十二月二十三日。諸葛亮才得結婚。那結婚的一天。襄陽地方一班名人。都分赴兩家祝賀。正是熱鬧不盡。但諸葛亮因爲新喪了叔父。心裏有些不快。還加對着黃玉英。又不是十分滿意的人。所以一切禮節。都很簡單。那黃承彥本來是對着這位女婿。很是滿意的。又佩服自己女兒的本領。以爲這正天作之合。二難兩美。越發起勁。正是熱鬧非凡。一切禮節。應有盡有。和男宅諸葛亮一較。正差得遠了。

黃承彥又向着崔州平說道。前四年的今天。你和諸葛孔明初次到敝廬。那一天老夫因爲歡喜孔明的才學。特地喚小女出來。和他會會。那時誰料後四年的今日。就是孔明和小女結婚的日期。說着。又把管輅的話。和玉英屢次占卦的事。向大眾報告一番。又說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老夫從來不相信什麼卜筮的這樣。一瞧那正事由前定了。大家聽得。都稱贊了一番。並佩服黃玉英易數的高妙。黃承彥也呵呵大笑。說道。今天才了得老夫二十年來的心願了。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回 叩奇門紅顏抒讖論 談戰術青盧拜門生

却說諸葛亮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和黃玉英結了婚以後。夫妻倆感情很是要好。相敬如賓。過了五天。諸葛亮就向黃玉英說道。素聞夫人易數高超。凡奇門陰陽這些學問。都是很精通曉暢的。可否傳授愚夫一二。黃玉英道。這不過在閨閣裏弄些玩藝兒罷了。沒有什麼道理。官人是學飽五經的。何不向正經書上去努力用功。却來學習這種不相干的事。講到周易一書。也是古聖賢治世一件大事。不過後來其法失傳到了本

韜還被一般註疏家弄得支離破碎。那些繹繹之學也是塗飾附會。何嘗真得古聖賢的精髓。所以周易一書到了戰國時代。就已經沒人懂得了。並且古人說得好。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已經失傳了。形而下的器。大家又不屑去攻錯。從前戰國時代什麼飛鳶。什麼攻梯。都是很切實用的東西。後人要是能夠把他發揮光大。進益求精。正是一件很有用很好玩的事情。那知大家又死抱着玩物喪志的這句話。對着這種器具。不去研究。反把他看得一錢不值。到如今竟多半失傳了。這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譬如現在天下大亂。羣雄割據。要想幹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必先要練些精兵。才可以橫行天下。但有了兵。還須有餉。古人說的千里饋糧。士有饑色。運用糧餉。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要是製造了一種器具。可以代人力運送糧餉。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嗎。再如攻城奪地。非有些奇巧的器械。恐怕也不容易成功。就是守住一塊地方。碰到別人來攻奪。有了些器械。也可以抵當得住敵兵。官人是熟讀古書的。從前公輸般和墨翟的一段古事。當還記得。諸葛亮本來是不甚瞧得起黃

玉英的這次娶他來，也不過想學習些奇門陰陽，以備後來治世的用。那知黃玉英不但懂得些奇門陰陽，並還發出這段大議論。正是大出諸葛亮的意料。陡時佩服的，不。了。幾。乎。要。向。着。黃。玉。英。跪。下。去。了。黃。玉。英。又。說。道。官。人。的。學。問。不。單。朋。友。們。都。敬。佩。就。是。荆。襄。的。三。尺。童。子。也。個。個。知。道。官。人。雖。不。想。出。去。做。什。麼。事。業。但。當。今。世。亂。國。危。正。是。用。人。的。時。候。難。保。不。有。禮。賢。下。士。的。主。人。來。敦。請。官。人。出。山。況。且。大。丈。夫。抱。着。經。天。緯。地。的。才。學。也。應。該。出。去。幹。一。番。事。業。不。能。抱。着。獨。善。其。身。的。主。意。對。着。天。下。興。亡。蒼。生。安。危。都。是。一。個。不。聞。不。問。要。是。果。真。獨。善。其。身。呢。官。人。耕。田。就。是。了。何。必。要。去。讀。書。就。是。讀。書。也。祇。要。明。白。些。道。理。好。了。何。必。去。研。究。什。麼。兵。法。陣。圖。所。以。大。丈。夫。雖。不。必。一。定。要。求。人。家。知。道。皇。皇。的。出。去。鑽。謀。但。碰。到。投。機。的。賢。主。用。誠。意。來。敦。請。也。義。不。容。辭。古。人。說。得。好。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不。知。人。就。是。才。學。不。夠。要。是。夠。了。那。用。我。也。好。不。用。我。也。好。官。人。後。來。一。定。有。人。來。敦。請。出。去。這。是。避。不。掉。的。官。人。的。才。學。也。很。夠。用。了。祇。是。這。些。形。而。下。的。似。乎。也。應。該。注。意。講。到。易。數。也。是。一。件。極。重。要。的。就。是。

官人學的天文陣法都是古人易數裏的一部份。精熟了易數。那各種事情。都可以預先知道。趨吉避凶。姜幼時曾得一老人傳授。對着易數。稍微懂得一些。雖不能夠十分精通。粗淺的總可知道。官人如要研究。姜可以詳細的和官人討論。其中分奇門遁甲陰陽五行各種用兵的時候。很是重要。姜幼時還喜歡弄些玩藝兒。世人所不屑的奇技淫巧。都會研究過。後來達到了老人。也傳授了好些。古人可做的種種東西。大略還能夠明白。官人如果要學習他。姜也可講些出來。官人不要說這種是細微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大聖。尚且說多能鄙事。不要講別的事。就是講到戰爭。第一要弓強箭勁。姜曾製造過一件東西。名叫連弩。一發可以十箭。遇到戰陣的時候。有了這件東西。十個人就可以抵當得敵人一百。敵人發一支箭。不過傷着我們一個人。我們發一支箭。就可以傷害敵兵十個。他發十支箭。我可以發一百。他發一百。我可以發一千。這不是一件殺敵制勝的利器嗎。諸葛亮聽到這裏。知道黃玉英不單懂得奇門陰陽。還精通各種技藝。益發歎服的不了。忖道。我現在自以爲本事很大。可以

比得管仲樂毅。這樣一聽。那正是慚愧萬分。幸虧我從前沒有跟哥哥出去。要是出去了。豈不是大大的出醜。又忖道。我這次幸虧聽了徐元直的話。娶了他過來。否則他去嫁了別人。把這種學問。去傳給他人。一旦彼此出去做了對手。我不是更要大大的出醜嗎。想到這裏。心中又是慚愧。又是得意。一時竟想不出什麼話來。祇有呆呆的對着黃玉英望。黃玉英看着諸葛亮一個人發呆。笑道。官人想什麼。怎樣的不做聲。諸葛亮道。沒想什麼。不過聽着你的。一段議論。不由的教人慚愧。我枉自讀了二十年書。自命不凡。却還不及你一個女子。我正可拜你做先生了。黃玉英笑道。那有這話。官人也未免太謙了。說着。外面忽報道。徐元直來訪。究竟徐元直來訪諸葛亮何幹。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陳得失抵掌論英雄

識興衰放言談運命

諸葛亮正和黃玉英談論。忽然聽得徐元直來了。慌忙出去迎接。坐定後。徐元直問道。足下新婚宴爾。其樂何如。全不想着我一年前玉成你們好事的功績嗎。諸葛亮笑道。

婚姻是人倫大事。有什麼快活。也何必想念着你。徐元直道。這正古人說的得魚忘筮。大家談笑了一回。徐元直又問道。新夫人的才學怎麼樣。你會請教過嗎。我本來也想要學習的。現在却便宜你了。諸葛亮不忍隱瞞。就把剛才和黃玉英說的話。原原本本告知了徐元直。徐元直聽得。忙把舌頭一伸。搖首道。好利害呀。又說道。新夫人本來是很有學問的。但我們祇知道他懂些奇門遁甲。陰陽五行等。不料他還有如許多事。我們枉爲男子。真愧死了。你可否請他出來。和我會會。讓我也好長些見識。諸葛亮道。你要會他何妨。彼此要好的朋友。何必客氣。就跑到房裏。向黃玉英一說。玉英本來是不怕男子的。又聽得徐元直是丈夫的好友。奉着丈夫的命。馬上就出來。諸葛亮替他們倆介紹了。徐元直先開口道。久聽得嫂嫂賢德。剛才和孔明談起。又知道嫂嫂不但精通易數。連什麼用兵的器械。也都會製造。正是令人益發欽服。玉英道。這些小技。何足爲奇。徐先生謬贊了。玉英細瞧徐元直。神氣清朗。形容古秀。知是一位很有道術的士子。再細瞧他的骨格氣概。知道徐元直不單是有學問。還有些仙氣。久後必可成功。

一個上仙也。飲服不置。徐元直道：當今天下，竟是亂極了。孔明有王佐之才，久後一定不是可以隱居終身的。現在得着嫂嫂的帮助，益發可以幹一番大業。我不但向着孔明得賢妻道賀，簡直要替天下蒼生道賀了。諸葛亮和玉英同謙遜了一回，說那有這事。徐元直又和他們說道：當今羣雄割據，天下擾擾，最強的要算袁紹。但今年袁紹又被曹操擊敗身死了。餘外都是不中用的。曹操託名漢臣，其心實不堪問。現在擊破了袁紹，又志高氣傲的不了。以後一定要篡位，能夠抵敵曹操的，祇有幾位了。西涼馬騰、江東孫權、漢室的宗親，雖還有劉表、劉璋、劉備等三人，但劉表是有名無實的手下一般文武，也都是碌碌庸才，決不是曹操的對手。劉璋闇弱，更不足論了。祇有一位劉備，却是一位英雄。從前曹操評論天下人物，對着劉備也極意推獎。可惜此人手無寸鐵，現在寄居在新野，也不是用武之地。漢室的氣數，正是危險萬分，據尊意看起來，天下究竟要鬧到怎步田地。諸葛亮道：曹操也是一位英雄，還有最强的兵將，跟他去用武力，恐怕是事倍功半。西涼馬騰，很可有為，但馬騰是一勇之夫，未必就是曹操的敵手。

我看不到十年。也要被曹操擊破了。江東孫權靠着長江。還不打緊。然也不是一心幫着漢室的。至於三位宗親。劉璋不足論。劉表地理也好。名望也好。從前曹操和袁紹苦戰的時候。要是有作爲的。早已乘機進兵。襲擊許昌。那時曹操腹背受敵。一定支撐不住。劉表既然沒有這種能耐。已經見得他毫無大志了。也不是曹操的對手。劉備確是一位英雄。足以和曹操做對手。但一則已成之局。一則手無寸鐵。恐怕也不容易。剛才足下所說的。正是語語中的。不過據小弟的愚見。劉表好酒愛色。恐怕已不久在世了。現在劉備寄居在此。已得人心。劉表一旦棄世。曹操必然乘勢來攻。劉表雖有兩位兒子。那更不如乃父。決不是曹操的對手。其勢必歸劉備。劉備得了荊州。正是如魚得水。就可以縱橫一時了。劉璋也不是創基立業的人物。雖是民殷國富。却全不會調度。劉備得到荊州以後。一定向那邊進取。劉璋那裏敵得過劉備。況且劉備也是漢室宗親。打着劉字的旗號。益州百姓也自然歸附。得到益州以後。再去撲滅東川的張魯。更是易易。那天下從此可暫定了。漢朝的命運。雖已危險到極步。或者還有幾十年偏安之

同也。未可知。況且曹操是何等眼光。苟如各地的諸侯。沒有盡平。他決不肯就稱帝篡位。惹起天下人的反抗的。愚見如此。尊意以爲怎樣。徐元直道。我也這樣的想。但劉備一個人。恐怕不中用罷。手下關張趙雲的一般人。勇則有餘。智則不足。如果沒有偉大的人材去幫着他。也是很難。這正是劉備一件很可憂慮的事。那時黃玉英在旁。一言不發。徐元直問道。嫂嫂才學很高。有什麼議論麼。玉英道。婦人女子。那知天下大事。安敢胡言。但據星象看起來。劉表確已不久在人世了。以後劉備一定能夠在荊州得勢的。別的都不敢說。也不便說。總之漢室氣數。確快要絕了。但幾十年總還可以維持下去。不知徐先生尊見怎樣。徐元直道。鄙人也稍微知道些星象。這差不多罷。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慨時艱友朋商出處

念世亂夫婦論天人

黃玉英聽得徐元直也知道星象。忙說道。原來徐先生也很精星象的。那麼幾時有暇。要請教請教。徐元直聽得心裏忖道。不好了。我無意間說了一句。竟惹出是非來了。慌

忙謙遜道：「嫂嫂不要取笑。鄙人雖學得一些，但並沒什麼用功。不過粗淺的一些兒罷了。嫂嫂是博通星象的，不單是懂得，還可以呼風喚雨，預測未來。鄙人和嫂嫂比較起來，正是小巫碰着大巫了。那敢班門弄斧，講到星象，懂是容易的，要研究到他深奧的地方，那是真不容易。去歲和孔明談起，彼此願得一名師，請他指教。無奈一時沒有有名的物。現在孔明得着嫂嫂，可以朝夕研究了。鄙人却還未得名師。今天到尊府來，原想和孔明商酌，請他把嫂嫂所指教的轉述一二。那裏敢當得嫂嫂這句話。嫂嫂不是故意來取笑鄙人嗎？」玉英道：「先生太謙了。我也何嘗懂得什麼星象。不過幼時在閨房中沒事，偶然聽得父老輩傳說，記得一些罷了。兩人你謙我遜，諸葛亮道：「大家不必客氣。元直的學問，却是我輩都佩服的。才精心細，志高氣豪。正是王佐之才，也不必謙遜。但講到星象，却不過這樣，並不敢贊他高明。所謂人各有能，有不能，兩人不必再謙。兩人聽了，自是無言。徐元直又向諸葛亮道：「足下不求人知，所以悠遊自樂。小弟却不是這樣。抱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的主意，急欲出去幫助着賢主，立一番事業。你看怎

樣。但曹操是漢賊。不要講我不願去。就是他來求我。我也決不去助這種反賊。劉表又是一個說不像的人物。他雖曾一再招過我。我總有些不願意。況且他也未必能久在人世了。我去也無益。江東孫權也還可去得。但他事業已成。我就去也幫不了他什麼。我和司馬德操談論。他勸我去投劉備。但我和他素不相識。他手下我也不熟。你着怎樣進身。諸葛亮笑道。你何必急到這樣田地呢。你難道除却仕淮別的事都不能幹嗎。我勸你還是獨善其身的好。他們來求到我。那是沒得法子只好出去做犧牲。帮着人家。嘔些心血。要是他們不來求到我。那正是我的便宜。何苦要這樣的。不怕麻煩呢。徐元直道。話誠不差。但士各有志。不可勉強。我和你的趨向不同。各行其是好了。諸葛亮見他志願很是堅決。也不便再說下去。徐元直見諸葛亮不滿意他。也自知沒趣。就說了幾句。告辭去了。諸葛亮見徐元直去後。向着玉英說道。元直又何苦呢。玉英道。天下事不能預料。現在你笑徐元直。恐怕不到十年。徐元直要來笑你了。諸葛亮慌問何故。玉英微笑不語。諸葛亮知道玉英是很精易數的。能夠預知未來。因也不再問下。

去但說道。我。得。微。名。自。身。雖。並。不。願。意。出。山。但。後。來。恐。怕。也。不。免。這。也。無。可。如。何。的。事。但。像。元。直。這。樣。的。熱。心。仕。進。我。却。決。不。會。的。玉。英。道。大。丈。夫。有。了。才。學。本。當。替。天。下。蒼。生。幹。一。番。事。業。否。則。天。地。生。了。他。要。他。何。用。他。自。己。得。了。學。問。也。要。他。何。用。這。不。但。埋。沒。了。自。己。也。還。對。不。起。天。地。可。是。我。有。句。話。徐。元。直。決。不。是。風。塵。中。的。人。物。就。是。得。了。賢。明。的。主。人。言。聽。計。從。也。不。到。一。年。半。載。的。我。細。看。他。的。神。色。氣。概。都。是。神。仙。中。人。決。不。是。久。在。紅。塵。中。的。我。現。在。這。樣。說。你。決。不。會。相。信。十。年。以。後。你。一。定。才。想。到。我。今。天。這。句。話。諸。葛。亮。詫。異。道。元。直。既。是。神。仙。的。神。氣。怎。樣。現。在。要。這。麼。的。皇。皇。求。仕。呢。玉。英。道。這。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不。要。講。別。人。就。是。他。自。己。不。到。那。時。恐。怕。也。不。得。相。信。你。聽。着。好。了。諸。葛。亮。道。那。麼。我。呢。玉。英。道。你。當。然。是。風。塵。中。的。人。物。問。他。則。甚。諸。葛。亮。道。凡。事。既。然。都。有。前。定。那。麼。一。般。人。忙。忙。碌。碌。却。也。何。苦。何。不。委。心。任。運。自。己。悠。遊。自。在。的。好。了。玉。英。道。這。又。不。然。凡。事。雖。都。由。天。定。不。能。勉。強。然。人。力。却。也。不。可。不。盡。否。則。人。也。何。必。去。求。些。學。問。更。進。一。層。說。天。地。又。何。必。生。人。俗。語。說。得。好。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事○情○的○成○否○誠○然○在○天○但○必○須○先○有○了○人○謀○才○可○講○得○到○成○否○則○謀○事○在○人○這○句○話○也○可○作○廢○了○就○似○漢○室○的○興○廢○雖○是○天○命○所○在○然○沒○有○張○良○韓○信○等○一○輩○子○高○祖○也○不○能○得○天○下○沒○有○王○莽○的○一○輩○子○漢○室○也○不○會○滅○亡○所○以○古○來○忠○臣○孝○子○雖○明○知○天○命○所○在○那○人○力○却○不○肯○不○盡○並○且○古○人○又○說○道○人○力○可○以○回○天○可○見○委○心○任○運○決○不○是○正○當○的○道○理○你○現○在○學○天○文○學○地○理○學○陣○法○爲○却○何○來○果○然○凡○事○都○由○前○定○不○須○絲○毫○人○力○那○麼○這○些○學○問○你○也○大○可○不○必○操○心○了○諸○葛○亮○聽○得○連○連○點○頭○稱○是○從○此○益○發○佩○服○玉○英○的○見○識○過○了○新○年○就○每○天○請○玉○英○教○授○易○數○諸○葛○亮○本○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學○問○也○很○好○的○不○到○一○年○所○有○一○切○奇○門○陰○陽○種○種○的○法○術○差○不○多○全○體○精○通○後○來○諸○葛○亮○六○出○祁○山○大○破○魏○兵○多○半○是○從○這○些○上○得○來○的○玉○英○的○功○績○正○是○不○小○呀○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展經綸賢妻詢抱負

見圖籍執友露機鋒

諸葛亮自從娶了黃玉英。日夜研究各種法術。凡奇門遁甲陰陽五行以及飛鳶攻梯

連弩等等奇巧機關。不到一年。盡被諸葛亮學會。諸葛亮本來是已經很有才學的了。還加了這些。正是如虎附翼。還有那個可以趕得上呢。那時諸葛亮已經二十四歲了。曹操打破了袁尙袁譚。殺進冀州。自領冀州牧。聲勢一天盛一天。劉表雖還守在荆襄。支撐得住。然也有朝不保暮的樣子。諸葛亮一天和玉英談論。玉英問道。你現在有了這些才學。當着這種亂世。何不出去幹一番事業呢。諸葛亮道。出去是要出去的。但時候還不到。再等三年。才要出去了。玉英也知道諸葛亮出山的時候。現在還差三年。聽着話微笑不語。隔了一回。玉英道。你三年後出去。當然不是投曹操。也不是投孫權。也不是投劉表。總是劉備了。但劉備到底能不能重興漢室。這還要仔細。諸葛亮道。劉備將來的成就。我從前和徐元直已經談論過了。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都不宜輕易和他們交鋒。只有抱着古人兼弱攻昧主義。先取荊州。做一個根據地。再向西取東西兩川。進可以戰。退可以守。這是我一年前所預料的。我現在學習了些易數。細看星象。再占神數。覺得我從前所預料的。竟一毫不差。那麼我更可以放心了。並

且我占占自己的命運。三年以後。劉備必定要來上門敦請。做從前成湯訪伊尹的漢事。我那時也不容不出去了。但我現在還躊躇的有兩件事。第一。西川是全國最有名險峻的地方。不論水路陸路。都是不容易進去。這是一件最爲難的事情。第二。西川攻下了。背後還有一個南蠻。非常強悍。要是不先把他平服。萬一曹操去勾結了他。前後夾攻。那就站不住了。就是能夠支撐。也覺得很是費力。並且這麼一來。祇可以守。不可以攻了。這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我夜看天文。雖知道漢室還有幾十年的運命。和曹家孫家差不多時候。滅亡誰也不能滅。誰但人力總不可不盡。所以我對着這兩件事。總是不能放心。玉英道。你不是懂得地理嗎。懂得地理。這就容易了。諸葛亮笑道。懂得地理。怎樣。難道就可以飛渡的嗎。惟其懂得地理。所以益發覺得他爲難。處處不敢冒險。我想凡事總要有一個預備。我這一年內。專心研究這兩個難題。古人說得好。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我把這兩件事用一年苦功。總不怕他不能再解決了。玉英道。這是我外行了。不敢多說。你去用工好了。諸葛亮從此就一天一天的先把西川地理研究。

某處可以進兵。某處可以屯糧。某處祇可以攻。某處祇可以守。某處有塊險要地方。得了就可以直取成都。某處有個重要關口。得了就可以運糧無阻。這麼的刻苦用工。不到半年。諸葛亮已經把西川八十一州的地理。統統瞭然在胸。就拿起筆來。細細的畫了一幅西川圖。把各處山川形勢。畫得詳細。並還註出運糧屯兵的地方。如果稍微懂得些軍事的。看着這幅地圖去攻取西川。就易如反掌了。有一天。諸葛亮正在用心繪畫的時候。龐士元忽然來訪他。見了很是驚訝。向着諸葛亮說道。你畫他何用。難道你要想去取西川不成。我們趁着這時。不去逍遙自樂。尋個快活。那倒去幹這種煩悶乏味的玩藝兒。我瞧你真越弄越呆了。諸葛亮笑道。你不要以為沒用。現在不去預備。到了要用他的時候。恐怕預備起來。不及了。並且我還敢說句話。你後來不單要想着我。還要用着我呢。龐士元笑道。我用你幹什麼。諸葛亮道。現在不必多講。你等着好了。龐士元因把諸葛亮畫的一幅西川圖。細細兒瞧。只見重巒疊嶂。形勢分明。不覺大為欽服。向諸葛亮說道。你從那裏取得的藍本。有這樣的精細。有了這幅地圖。

那不怕西川險峻了。要是被劉璋知道了。一定要大吃一驚。他們平日靠着地勢泄泄沓沓。以爲可以高枕無憂。那知你一個村野匹夫。都已經預備着要去吞滅他。私下繪一幅攻取西川的地圖了。說着。呵呵大笑。諸葛亮道。劉璋在西川。至多不過十年了。東方有張魯。南方有劉表。還有虎視眈眈的曹操。擁着幾十萬的精兵。那裏肯放他過去。但不知到底歸到誰的手中。龐統道。張魯劉表。自顧不暇。那裏還有能耐去攻取西川。況且西川是有名難取的地方。苟其沒得十分把握。就是曹操也未必敢輕易去。但劉璋也決不是一個守基業的人物。到底歸到誰的手中。正是不容易推測。諸葛亮道。你真不容易推測嗎。我現在有句話。並不是自負。也不是取笑。後來誰得我這幅地圖的。就是取西川的了。並且功勞還就在你的手中。你可相信嗎。龐士元聽得。面上一呆。忙問道。你說什麼。究竟諸葛亮怎樣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商治術未雨早綢繆

聽箴言先機知休咎

龐士元聽諸葛亮說取西川的就是他。心裏很是作怪。忙問諸葛亮道。你說的什麼。我

全然不懂。你究竟是和我取笑呢。還是真的呢。諸葛亮道。我和你取笑做甚。我自從學了易數以後。凡事差不多就能預知。我細瞧天文。知道劉璋做西川的主人。運命不出十年了。後來一定失掉的。取西川的人。我現在不便說出。不過算到你我兩人。都有重大關係。我現在畫這幅地圖。就是備着十年後用的。我已經用了苦心一年快了。我畫着這幅地圖。就可以知道西川的形勢。攻取起來。不覺得爲難了。講到你呢。我細瞧你的神色。後來一定要統了兵進西川去的。這不是開頑笑的話。的確是實情。你現在或是不相信我。不到十年。你就該碰到了。凡事自有前定。我和你現在雖是安居襄陽。久後一定歸宿在西川的。龐士元聽着。將信將疑的說道。凡事雖由前定。你學些易數。縱能預知休咎。但不見得就這樣的靈驗啊。現在儘管由你去胡說。到十年後。我不進西川。再來和你講話。把這幅地畫撕得稀爛。諸葛亮笑道。到了那時。恐怕我要請你來撕。你也捨不得撕了。龐士元又問道。現在天下紛紛。羣雄角逐。你看到底弄到怎樣一個結局。曹操的形勢。已經穩固了。和他去爭。恐怕是很難。江東孫權。占的地理好。也可以

撐住幾十年。但劉表劉璋這班漢室宗親。未免太沒用了。劉備確是一個有作有爲的。但手無寸鐵。要想拿空手去成基立業。和已成局的曹操孫權去爭雄。恐怕也不容易。我們都是漢人。忠心漢室的。瞧着這種形勢。正是可憂。你抱着王佐之才。不似我一個山野愚夫。後來出去問世。究竟有什麼把握。諸葛亮微微的笑。回說道。我有什麼。王佐之才。和你們一樣。不過稍微留心一些世事罷了。算得什麼。你除却些奇門陰陽而外。那一件不如我。你的心思。還比我細。你的手段。還比我辣。我能夠見到的。你也未嘗見不到。你我又老朋友。你今天又何必徒然客氣起來。難道我畫了一幅西川圖。你就來說我有把握嗎。但我不是誇口。有句切實的話。西川是一個緊要地方。不得西川。要和曹孫兩家去爭。終是不中用的。我畫這幅圖。很有深意。將來你也得着些好處。不要輕看了他。我畫完這幅西川圖後。還要畫一幅南蠻圖。因爲南蠻是在西川的背後。地勢雖沒有西川的險峻。却是化外的地方。不容易攻取。不去攻取。那就顧不得中原。所以攻取了西川以後。一定先要掃平南蠻。才可進能戰。退能守。你以爲怎樣。龐士元道。

話是不差。我也抱着這個意思。但你何苦這樣的操心。我們的出處。還沒有定。到底有沒有賢主來敦請我。我們要不要出去。現在還沒有把握。那先去預備着。後來攻四川。奪南蠻的計畫。未免太覺得無謂罷。知道我們的。還不打緊。不知道我們的。正要取笑我們。說我們太性急了。我躬不闕。遑恤我後。碰到這種亂世。過一天。是一天。何苦去這樣的空費心。且西川尙還緊要。講到南蠻。正大可不必了。諸葛亮聽了。正要想用話來回答。把龐士元瞧了一瞧。忽然歎口氣。道。這也是氣數了。龐士元聽着諸葛亮這句話。莫名其妙。一時竟摸不出頭路。慌忙問道。你說這話。什麼意思。我簡直不懂。難道我說着這種話。就關着漢室的氣數嗎。諸葛亮道。茫茫天機。不可預說。你不勞多問。諸葛亮說着。兩行眼淚。直從眼睛裏滴下。面上現出一種悲哀的樣子。幾乎要哭出來。龐士元看了。越發不懂。要想再問下去。却又不便。因就匆匆的去了。原來諸葛亮爲着何來。要說出這話。因爲着諸葛亮懂了易數後。能夠預先知道人的禍福。細看龐士元。知道他一定不得善終的。並一定就死在西川的。但還將信將疑。以爲人力可以回天。天靈雖

由前定。人謀也未嘗不可救濟。後來聽到龐士元說出我躬不閱等等這種話。知道龐士元的神氣。越發不對了。況且龐士元平素很是心細的。決不是抱着過一天是一天的意思。現在講到南蠻。好似不願意聽的樣子。並還露出一種不及待的口臉。那正和龐士元平日的行爲。完全相反。他的運命。決不能過西川了。因此一陣心酸。不覺嘴裏露出這些話來。後來經龐士元一問。越覺心酸。却又不便直說。只好含糊回復。這時諸葛亮心裏。正是難過得什麼似的。所以不知不覺的滴下淚來。後來龐士元助着劉備。攻取西川。果真沒有進成都。就在落鳳坡前。被劉璋的猛將張任。用亂箭射死。應了諸葛亮這句話。可見人的天壽。都是命中註定。不可勉强的了。也可見得諸葛亮的易數也高。超得不可及了。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制勝出奇發明利器

悲離傷別感慨風塵

諸葛亮見龐士元去後。還自歎息了一回。但也沒得法子挽救。只好由他去了。仍舊用心去畫這幅西川圖。不多幾時。已經畫完了。就去研究南蠻的地理風俗。南蠻是在西

川的後面。大大小小。一共有十幾個小國。地勢雖不見得十分險惡。他的政教風俗。却和中原大大的不同。有一國叫做八納洞。洞主叫木鹿大王。能夠作一種法術。臨陣的時候。只要念着幾句咒語。就可以飛沙走石。驅一班猛獸出來助戰。還有一個烏戈國。國內的百姓。身長二丈。不吃五穀。拿生蛇惡獸來當飯的。身上有一種鱗甲。刀箭不入。還有一種軍衣。拿籐來做成的。渡江不沉。經水不濕。刀箭也不能入。這兩國很是強硬。不破了。他。決不能平服南蠻。諸葛亮因此又焦心起來。先把南蠻的形勢。繪畫成功。就去想法打破八納洞和烏戈國的法子。南蠻的山川形勢。却比西川簡單。只有幾個緊要關口。餘外。大都不十分重要了。所困難的。只有一個糧食。但從西川到南蠻。一路一路。都有一條大路。並沒有高山峻嶺把他阻住。運送糧食。還是不算十分爲難。因就用了着全力去想法子平服八納洞和烏戈國的方法。想了又想。不到半個月。忽然想到了。八納洞主驅的猛獸。要是真的。一定和尋常的猛獸一樣。不過他們養熟了。所以能夠這樣。我只有用木頭假造了些猛獸。做了機關。也可以和真的一樣動作。那就可以破

他了。況且他的猛獸只會吃人。我還可以多造些機關。口吐火焰。鼻放青烟。那更可以嚇破他。真的猛獸。使他南回本陣。冲倒蠻兵。烏戈國的籐器。雖是水不能濕。刀箭不能傷。但利於水的。必不利於火。我只要造些機關。用着火攻。那籐的軍衣。非但不中用。碰到着火。並還不容易脫身。那是更好不過了。想定了計畫。就去製造各種機關。什麼猛獸。什麼地雷。不到幾個月。樣樣齊全。諸葛亮見了。很是喜歡。又把南蠻的地圖。細細再註明了。進兵屯糧的地方。覺得萬無一失。方才放心。光陰真快。諸葛亮那時年紀已經二十六歲了。一班朋友中。無有一個不稱贊他。他雖是自比管仲樂毅。一班人還說他比得不確切。簡直可比興周八百年的姜子牙。旺漢四百年的張子房。襄陽一帶。個個都仰望他出山。那時徐元直已經投到劉備那裏去。做劉備的軍師了。諸葛亮聽得。向着崔州平等說道。元直去幫助劉備。却是得其主了。元直的才學。却還不差。曹操雖是足智多謀。却遠不及元直。一定要失敗的。但我細聽元直。決不是風塵的人物。恐怕不到半年。就岔出別的亂子來。使得他不能再幫着劉備。但元直也不是個無情人。

物。他去便去。恐怕又要拖出別人來了。崔州平道。管他則甚。莫非你也動心。要叫他來。罵你嗎。諸葛亮微微的一笑。不作聲了。隔着一月。正是秋盡冬初。有一天黃玉英笑盈盈的問諸葛亮道。前五年的話。你還記得嗎。我說你一定有人要來敦請你出山。現在時候快要到了。你可知道嗎。諸葛亮道。我現在懂了些易數。自己也可知道了。但時候還早。總要過了今年。才有出山的機會。玉英道。出山的時候。在明年。但動機却就在目前了。我們夫妻倆。在家裏耕田度日。何等快活。如果你出去了。你是顧着國事。日夜操心。那有什麼尋樂的地方。就是我一個人守在家裏。也很覺沒趣。雖是爲着天下蒼生。顧不得自己的勞苦。但仔細想來。終也何苦。倒不如沒什麼本事好了。夫妻倆不覺傷感了一回。諸葛亮道。算了罷。古來的賢人哲士。那一個不是這樣。我們從前勤求各種學問的時候。也未嘗不抱着用世的心思。你從前也不是勸過我的嗎。到了現在真要出去的時候。你反發出這些牢騷的話來。這又何必。況且果真能夠爲着一個人。教得無數百姓。那倒值得了。恐怕本事不夠。一人徒然嘔出許多心血。天下蒼生。還是不

能救。真是何苦了。劉備確是一個賢明主人。我自信本事也還不差。但天意不願教漢室重興。正是可痛。玉英道。這些話也可不用談了。儘你的人力去幹就是了。兩人說了一陣子。隔不到幾天。諸葛亮正在讀孫子兵法。忽然徐元直形色張皇的匆匆前來。諸葛亮慌忙起立。問道。元直。你不是佐着劉備做軍師了。今天到這裏何幹。徐元直道。我此來非爲別的。却是爲你。你抱着經天緯地的才學。用功了二十餘年。要是埋沒在家裏。也很可惜。不單是你一個人。可惜天下蒼生也是可惜。我在劉備地方做了軍師。本要想一心一意扶助着他。去打破曹操。重興漢室。並還發展我一生的抱負。不料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做着軍師。還不多時。意外的禍忽然飛到頭上。這是意料外的。我現在也顧不得什麼。只有丟了劉備去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諸葛亮聽得忙問道。有什麼意外的禍事呢。欲知徐元直說出什麼禍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別淚兩行良朋勸駕 草廬三顧隱士出山

徐元直聽諸葛亮問着。也不及詳細報告。只說道。老母在家裏。被曹操用計騙去了。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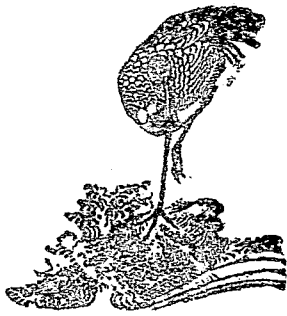
在寫信來招我星夜回去。可以救得老母一命。我所以不得不丟那劉備去了。但劉備待我的恩意很好。我却又舍不得。並且劉備失去了我。恐怕也不容易成功大事業。左思右想。沒有法子。已經把足下薦給他了。不到幾天。他就要備着厚禮。親自過來拜訪。請足下。願着天下蒼生。千萬不要推辭。你生平抱負的大才。也可以發展。不枉負了你二十多年來的心血。諸葛亮道。我道你來此何幹。却來叫我。出去。嘔心血。你要去。便去了。何必要拉扯到別人身上。難道你一個人。嘔心血。不夠。定要許多朋友都來。出去。做犧牲嗎。徐元直道。這也是我的一片至誠。你不瞧我朋友的面。還請你瞧天下蒼生的面。瞧漢室的面。再不要推辭了。劉備的爲人怎麼樣。我也不必說。你總該知道。碰到這種賢明的主人。你還不肯出去。正是辜負了你的才學了。說着。又不覺嗚咽流涕。起來。說道。我這次去後。地北天南。不知何日。再可和你相見了。竟滴下淚來。諸葛亮道。你去好了。我自自主意。大丈夫何必這樣的做出兒女子態來。徐元直聽得。就急忙忙的。趕許昌去了。諸葛亮見徐元直去後。歎道。前五年。我譏諷他。現在他要來笑我。快了。又

說道。元直倒從此脫然無累了。我却從此不得再閉門高臥逍遙自在了。說罷。暗自歎息了一回。隔着幾天。司馬德操來了。說道。我從前去訪元直。知道元直因爲曹操囚着他的老母。已經到曹操那處去了。他將走時。曾薦足下。劉備不日就要來請你出山。你究竟怎樣。諸葛亮道。元直也會來過。我已經知道這回事。我雖不是和元直似的急急皇皇去求用。但也並不抱着灌柳閉門不納的心思。劉備的大名。我固然知道。達到這種主人也可以了。但不知道他究竟抱着什麼志願。現在我也沒得什麼把握。姑且等他來後再說了。不過我出去以後。恐怕沒有空閑時候。可以和一般朋友常聚首了。司馬德操道。這也是實情。兩人說了一回。司馬德操道。我想去訪孟公威。你可和我同去嗎。諸葛亮欣然道。很好。我也可同去。兩人就一同到孟公威那裏。那知孟公威不在家。倒碰見了龐德公。三人就一同出外閒遊。時正冬天。彤雲密布。草木盡凋。三人信步前行。直到夕陽在山。方才回家。回到家裏。家中童子報道。有三個將軍來訪。說是劉備。因時候不着。已經回去了。說隔日再來拜訪。諸葛亮道。留得書信沒有。童子道。這倒沒有。

他單說隔幾天再來。諸葛亮道：知道了。就進去和黃玉英說。徐元直薦我給劉備。今天劉備已經來訪過我。我恐怕不容再出去了。玉英道：出山去也很好。否則學了二十多年的學問。要他何用。隔着幾天。崔州平來訪。說道：前天在路上碰見劉備。說來看你。要請你出山。你前天說徐元直的話。已經應驗了。你和他見面沒有。諸葛亮道：還沒有。大約我總要出去的了。崔州平道：出去也很不錯。但天數正由治入亂的時候。要想幹旋天地。補綴乾坤。和天數去抵抗。恐怕是不容易成功罷。諸葛亮道：這也無可如何。但人力總不可不盡。兩人談了一回。這正是隆冬天氣。北風吹得很緊。雪花一朵一朵的落下。諸葛亮道：我們何不趁着這個大雪。出去眺望一回。崔州平道：很好。我也這樣。兩人冒着大雪。一逕就出門去了。玩了一天。又到孟公威那裏閒談。孟公威就留兩人住下。第二天再出去閒眺。直到第三天才回來。諸葛亮回到家裏。諸葛鈞說道：昨天劉備又來訪過。還留封書在此。說着。遞給諸葛亮。諸葛亮看了。也不作聲。隔着一回。說道：我薄有微名。就惹動了別人的注意。這正是自尋煩惱了。諸葛鈞也不敢說什麼。諸葛

亮說着就進去和賈玉英道。劉備又來訪過我了。我大勢也只好出山去幫着他的忙了。但我出去以後此地也不可久居。我料曹兵不到一年就要來了。一定來搜我的家宅。我們到那時還是避去爲妙。但我從九歲搬到這裏。差不多要二十年了。許多朋友也盡在這裏。一旦和他分別。真覺難過。玉英道。大丈夫以四海爲家。何必這樣。從此諸葛亮就一心一意預備着後來治國平天下的事情。他繪畫的西川圖、南蠻圖以及製造的地雷假獸也都細細兒再審度了一翻。愈景調年。光陰很是迅速。新年又到了。劉備又備着些禮服來訪。諸葛亮見劉備這樣的誠意。也只好跟着他到新野去了。以後諸葛亮轟轟烈烈的事業。正史有陳壽三國志演義有毛宗崗的三國志記載得很詳細。大家總也都看過。我也不用再來重複的敘述了。況且諸葛亮一生的功業都在南陽臥崗龍上修養得來的。我敘述了他在臥崗龍上的事績。大家也都可以明白他的一生了。

薛葛亮演義 第十六回



四大軍
師之四
劉伯溫演義

第一回 失國誌哀淪於夷狄 入門報喜誕厥賢豪

話說天下大勢。治久必亂。亂極必治。自從三代以後。一個天下。總是一治一亂。亂的裏面。雖係有些分別。或是藩鎮作亂。或通人民革命。却都是本國人和本國人的交涉。惟有加入外族。那更不得了。東晉時代。五胡亂華。鬧得中國天翻地覆。好不容易到了唐朝。才算把胡族打退。後來到了宋朝。中年又釀成外患。契丹啦。女真啦。年年來侵伐中國。弄到中國民窮財盡。但這不過北方一部分的地方。中國自己還是有皇帝。有政府。後來到了宋朝末年。蒙古忽然起來了。先滅了金。就過來伐宋。那時宋朝一般官吏。盡忠的固然是有。但當國的多是一般奸臣。史彌遠呀。賈似道呀。這些混帳東西。全不知道國家的危險。依然自私自利。等到蒙古強大了。兵已經殺到內地。還是個裝聾作啞。雖有一般忠臣。努力的和元兵抗拒。已經是沒中用了。大好江山。完全送給外族。這正

是一件可痛可恨的事情呀。蒙古滅了中國。改國號叫做元。一切政事。都是託給幾個元人。分人民做十等。把中國人壓到結末。所有什麼好處。中國人一概得不到手。還有加重賦稅。搜括民脂民膏。你想可恨不可恨。所以不約而同的。中國一般人民。個個對着元朝切齒痛恨。希望他趕快滅亡。元朝本來是蒙古地方的一個部落。懂得什麼政事。不過一時靠着兵強。就占據了中國。所以剛剛到中國的時候。還有幾個人。皇帝又還知道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很生出許多人才。不惜卑禮厚幣。招致一般有才學的士子。幫着他來治國。到了後來。他們竟瞧得中國人差不多一錢都不值了。任意的糟蹋。從前一般對着元朝很盡忠的中國人。見着這種樣子。也漸漸兒心灰意懶了。本來做官的。也退居到林下去了。不做官的。固然更不願意出來。有的心裏懷恨着元朝。竟要起來革命。把他推到果真不到一百年。一個很強的元朝。居然被中國人驅逐出去。這也可見得中國人對着外族的能力了。這且不表。我在這裏單要提出一個人來。這人是誰呢。原來就是推到元朝的第一功臣。並且還是諸葛亮以後。第一個軍師。

幫着朱元璋打平天下。開創明朝三百多年的天下。要是沒有他。元朝恐怕還未必就會滅亡。得這麼快。就是被大家滅亡了。羣雄角逐。也是一個混亂。那裏能夠就太平。所以我現在做這四大軍師。姜子牙。張良。諸葛亮。後就要記述這位軍師了。一則可以見得元朝的滅亡。明朝的興起來。雖則是天命一半。還是在人力。一則可以知道。凡是一朝的興亡。其中必定有一個上通天。文下識地理的一位軍師。幫着真命天子。才能成功。譬如周朝的滅殷。要是沒有姜子牙做軍師。就不容易成功。漢朝的滅秦。要是沒有張良做軍師。也不容易成功。朱元璋不過是一個皇覺寺僧徒。要是不遇到這位軍師。幫着他。想出許多奇計。他也恐怕不容易就會滅亡。元室打平羣雄。安安穩穩的做個皇帝。從前孔子說得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才難不其然乎。這就可以見得人才的關係了。慢着我講了一大堆話。還沒有把這位軍師的姓名寫出。這位軍師是書中的一個主人翁。怎樣可以不趕快寫出來。給大家知道呢。原來這位軍師。姓劉。名基。字伯溫。青田縣人。他一生的功業。正史上記載得很詳細。還有一部小說。叫英烈圖的記。

得也。很仔細。恕我不贅了。單來敘述他未發跡時候的事情罷。他的祖父叫劉秉忠。曾經做過元朝的太保。那時元朝還剛到中國。知道劉秉忠是一位很有才學的人物。就用了許多法子。去請他出來。劉秉忠心裏雖是有些兒不高興。以爲我是個堂堂的中國人。怎樣來幫着你們外族的忙。但一時受着元朝許多的逼迫。知道出去是不成功的了。就勉強強強的出去。那時元朝的皇帝就是元世祖。正是禮賢下士的一個皇帝。一見着劉秉忠。慌忙的跑下龍案來。執着他的手。說道。朕已經望着你好久了。說着立時下旨。叫他做太保。太保是一個很高的官位。丞相以下。就要算是他了。中國人本來是不容易做得到的。因爲元世祖愛着的才。所以特地的就派他做這個官。劉秉忠見元世祖待他的好。也不容易推辭。只得謝了恩。答應了下去。但心裏總是覺得有些不快。活後來做不到幾年。就託故告辭了。下來。劉秉忠告辭歸家的那一天。正是劉伯溫出世的一天。劉秉忠剛剛回到家裏。還沒有好好兒坐定。裏面出來報道。生了一位小公子了。劉秉忠這時正是歡喜得非常。向家人說道。這小孩子生得很巧。恐怕他的

靈魂就是我。在都中帶回來的呢。說着哈哈大笑起來。家人也都向着他道賀。他那時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了。沉吟了一下子。說道。這小孩子真生得太巧。說到這裏。正要還想往下說下去。忽然又止住了。嘴大家都莫名其妙。不敢作聲。究竟他爲着什麼事這樣的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來奇夢慈祖暗驚心 受遺言孝孫私蓄志

原來劉秉忠告辭的那一天。晚上曾做着一個夢。夢見一位五十多歲的人。身上穿着宋朝的衣冠。來拜訪他。說道。你認識我嗎。我就是南宋時代的李綱。我一生抱着絕大的學問。想要替宋朝出力。直搗黃龍。恢復故國。不料宋高宗聽了張俊等一般人的話。不肯用我。弄到稱臣。稱子。終於沒有把土地恢復。反被元朝滅亡了。我正是好恨呀。現在我奉着宋太祖的旨意。叫我再投生到人世。替宋朝報仇。並且發展我一生的本事。我知道令郎快要生子了。我就到你那裏去罷。劉秉忠聽得。很是驚疑。忽然醒悟。原來是南柯一夢。心裏很是喜歡。但又將信將疑。不敢就十分相信。那知這次到了家裏。坐

還沒有坐定。裏面果真報道生下一小公子。想起從前的夢來。正是拍合了。本來要想說出。因爲那時家人等都侍立在兩旁。耳目衆多。說了出來。恐怕傳出去。就飛短流長。起來。不要講小孩子不能保全一家的性命。正還難保。況且這種夢裏的事。又是虛無得。很的。還是不要說起嗎。所以說了一句。就止住了。嘴不再說了。但心裏總是有些兒疑惑。對着這小孩子時時刻刻的留意。寶貝得什麼似的。就起他一個名字。叫做基取。那有根基的意思。這也奇怪。劉伯溫一到期歲。就喜歡跟着他的祖父。比了父母。還要親熱。到六歲。入學讀書。聰明非常。什麼書都能上口。好似曾經讀過的一般。他的父母固然是很得意。劉秉忠更是喜歡。空的時候。就把古來的故事。講給他聽。他也很喜歡聽。祖父講什麼故事。聽得高興的時候。竟手舞足蹈起來。但是有一件毛病。南宋以前的。和他講了。都很記得。南宋以後的。他就有時記不清楚。並且不高興。聽了別人不知道的不以爲怪。劉秉忠却就有些作怪起來。知道從前在大都時候做的夢。或者竟有些靈驗了。因此益發的另眼相看。劉伯溫到了十二歲。四書五經。固然都已讀過。連諸

子百家以及史記漢書都也精熟。劉秉忠正是暗暗得意。不料受了些風寒。還加上年紀已老。竟不到一個月。一命嗚呼了。劉秉忠臨死的時候。喝令許多家人出去。獨喚劉伯溫一個人跑到床前。劉伯溫不知道有什麼吩咐。聽得祖父叫喚。立時跑上去。問道。祖父叫喚我有什麼事。劉秉忠把四面細細的一瞧。知道大家果然已一齊遵着他囑咐。退到房門外去了。但還恐怕老眼瞧不清楚。又問道。他們都退出去了嗎。劉伯溫道。是的。他們已都退出去了。劉秉忠還不放心。再問道。房內除了你沒有別的人嗎。劉伯溫道。是的。房內除却祖父和我外。沒得第三個人了。劉秉忠道。很好。我本不要他們聽得。因悄悄的把從前做夢的一回事。告訴了劉伯溫。又說道。這是除却你一個人外。我從沒有告知過什麼人。連你的父母。我都沒有被他們知道。你須要牢記在心。千萬不可以胡亂的說出去。這不是玩的。我本來也不願意講給你聽。因為恐怕你忘却本性。我死了以後。你就不肯好好兒讀書。上進。我所以特地叫你進來。講給你聽的。我年紀也這麼許多了。死了以後。你千萬不要悲哀。須要仔細你自己的身體。好好的讀書用。

功幹一番大業。不要把學業荒廢。辜負了我十二年來的一番希望。還不要辜負了你自己的本來面目。劉伯溫是何等孝順。本來又是祖父寵愛的。聽到這裏。竟止不住的流下淚來。說道：祖父放心。孫兒理會得。說着。就去跑到門口。招呼父母和家人進來。這時劉秉忠已經上氣不接下氣的了。不多一回。就拋却塵世去了。劉伯溫想着他祖父平素待他的好處。和臨終的吩咐。不禁大哭起來。越想越傷心。幾幾乎要昏厥過去。大家見了。都稱贊他的孝心。說劉老翁不枉待他了。正是：知孫莫若祖。還有一般人說道：劉老翁告老回來的時候。就是他生的日子。前生總是有些兒緣分。否則十二歲的小孩子。那裏會這樣的有孝心呢。大家你說一句。我說一句。沒有一個人不稱贊劉伯溫。一年以後。劉伯溫的孝服除了。想着祖父臨死時候吩咐的話。益發讀書用功。因知道。自己有些來歷。以後還要幹一番大業。對着各種兵法。很是留心。從姜子牙的陰符起。所有什麼兵書。沒有一卷不去細細研究。又知道單研究兵法。是沒用的。又去研究和兵法有關係的天文地理各種書。心裏常常想道：現在雖是元朝欺侮我們。

中國人。我要是。一旦。趁着機會。一定要起來。替中國人。爭回這口氣。不肯輕易放他過去。我況且。又是李綱的後身。怎樣可以隨便過去呢。所以他嘴裏。雖是不說什麼。心裏却常抱着一個。向着元朝報仇的思想。不料仇還沒有報。却反弄出一件事來了。究竟這件是什麼事呢。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迫嚴威違心登仕版 洞民隱促膝論朝綱

原來劉伯溫到了十五歲。才學已非常高超。恰巧元朝開科取士。他的父親就要他去應試。劉伯溫是抱着一個滅亡元朝思想的。當然不肯答應。但又不便說出。只得含糊回復。不是說年紀還輕。就是說才學不足。他的父親那裏肯依。一定要逼着他去。劉伯溫再四的推辭。總是不成功。到後來沒得法子。只好遵着父親的命令。前去投考。進了場內。胡亂的做了一篇。劉伯溫本來是應個景兒。不想考取什麼的。不料考官偏偏愛他的文字。就把他取了一連上去。不到二十歲。就中了一個進士。劉伯溫的父親。很是高興。說可以繼承祖業。不枉了他祖父疼愛了他十二年。但劉伯溫心裏。却是難過非

常。反悶悶不樂。但又不好發作。只得強作歡笑。中了進士不到半年。朝廷上放他出去。做高郵縣丞。照例中了進士。很可以做得高官。但元朝是很瞧不起讀書人的。對着中國的讀書人。更是瞧不上眼。並且那時已不比從前開國的時候。凡稍微有一些兒權柄的。都是要蒙古人去做。所以劉伯溫雖是很有才學。中了進士。還不過做一個小小的縣丞。劉伯溫本來不願意出去做什麼官。無奈他的父親。又來逼迫着。只好勉強着出去。一想橫豎不過是一個縣丞。暫時做了。也沒有什麼。並且還可以借着做官。得着些經驗。以後碰到機會。要幹起事來。也很容易些。因就上任去了。劉伯溫到了高郵。面上雖是做着元朝的官。心裏却抱着一個滅元的意思。除了照例做的事情以外。一概不去過問。空閑的時間。就出去暗訪一般志士。還去訪問百姓的疾苦。探試他們對着元朝的意思。那知高郵地方人士。雖也不少。却都是一般吟章摘句的書生。並沒有什麼大志。一般百姓。遭着元朝的虐政。雖是怨聲載道。個個咬牙切齒。却也不想什麼舉動。劉伯溫知道。這地是不中用了。但古人說的。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又說道。得乎耶。

民而爲天子。桀紂之失天下者，失民心也。現在民心既然這樣的痛恨元朝，那天下事也不言可知了。只要有幾位英雄豪傑和秦末陳涉似的揭竿起來，那不怕沒有項羽劉邦。我二十年來蓄積的志願，總有一天被我實踐。最可恨是我沒有什麼學問，就是應運而出，也沒什麼功業可成。這倒是一件自己抱恨的事了。從此以後，劉伯溫就不常出門。每天除却幾件不能不辦的公事以外，總是研究學問。不論正史小說，都要去研究。還去訪求一種世上不甚流傳的書籍，拿來潛心的誦習。有一天讀到史記留侯世家，見圯上老人授書這回事，不覺出神了。一回暗暗歎口氣道：張子房抱着這種大志，就有黃石公去授書給他讀。後來帮着漢高祖滅秦亡楚，打平天下。我現在雖是也抱着一種大志願，怎麼竟招不到像黃石公的這樣人呢？這還是古人故意造些假話來欺騙後人呢？還是我的心思不誠，所以黃石公這般人不來睬我呢？從此劉伯溫就發出無數的感慨了。時時想棄了官回去，但迫着父命，又不敢違背。只好勉強的敷衍下去。有一天上官放到一位新教諭，姓葉，名叫琛，也是處州人。和劉伯溫可以算得同

鄉也是進士出身。兩人見了面，因爲着是同鄉，格外的親熱。教諭又是一個閑職，沒事就到劉伯溫的衙門裏來。大家談天說地，很是投機。葉琛也是胸藏大志，痛恨外族的，因爲家道很是窮苦，沒有法子，只好出來做官。兩人起初聚了幾個月，還不明白彼此的心思，不敢多說什麼，只好談些無關緊要的話。後來漸漸兒熟悉了彼此，也有些意會。葉琛就把話來試探劉伯溫，說道：「像我這般人，一則沒有什麼才學，就是心裏抱着什麼志向自己也知道，幹不到一則家道貧困，不能不抱着古人爲貧而仕的主義，出來做一個小官，借着糊口，足下是和我不同胸中，既有不少的學問，家道又是很殷實，怎麼也肯屈就這個縣丞呢？現在朝廷上的一般大僚，那一個有真才實學的那一個是抱着忠心的像足下這樣的人，反屈在下位，我真正不平。難道我們中國人竟只好做這種下等的末吏嗎？」劉伯溫聽得，雖是知道葉琛的話是故意試探我的口氣，却不便明言，便說道：「我也有什麼才學，不過因爲着年紀輕，得着些虛名罷了。現在在此做過縣丞，覺得是左支右絀，不能夠十分稱職，怎樣還可以妄想非分？至於我的本心，

却並不願意出來做什麼官。實在家父說我年紀還輕。總要出去閱歷些世故。所以才出來的。現在的做官。正是很難。我也不願意多說了。葉琛道。足下既然不願意出來做官。何不稟告堂上。稟官返里呢。劉伯溫道。這就一言難盡了。葉琛還要想說下去。把言語去挑動劉伯溫。忽然外面跑進一個當差來。手裏執着信。遞給劉伯溫。究竟這信裏是有什麼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涉岫興嗟棄官歸里 挑燈共話論世知人

劉伯溫正在書廳上和葉琛談心。當差忽然送上信來。因此就打斷了兩人的話頭。劉伯溫一看。知是家裏寄出來的。想要拆開來看。因為有客人在座。不便當面拆閱。且也料想沒有什麼大事。不妨暫時攔一攔。看了信面。就輕輕的在袖裏一塞。葉琛知道他的意思。也就起身告辭去了。劉伯溫也不挽留。站起來送了他出去。回到簽押房裏。忙把家信拆開來看。那知不看猶可。一看竟是魂飛天外。原來劉伯溫的父親。染了瘟疫。發病死了。劉伯溫一時急得不得了。哭昏了過去。衆差役聽得。慌忙進來。知道了這回事。

忙把劉伯溫喚醒。並勸慰了一番。一面急向上官申報丁憂。請開缺回籍。一面護送劉伯溫歸里。劉伯溫到了家裏。大哭一場。守制三年。滿服以後。照例要去報告。但劉伯溫本來不願意去做元朝官的。從前迫着父命。沒有法子擺脫。現在父親去世了。正可遂他的心願。那裏還肯出去。因此也就不去報告。劉伯溫在家裏逍遙無事。除却讀書外。就去登山臨水賞玩各地的風景。還暗暗去訪求各地有志有才的隱士。那時葉琛做了三年官。宦囊也有些充裕了。因就告辭歸里。處州和青田還是相近。葉琛到了家裏。隔着幾天。就來拜訪劉伯溫。兩人見了。敘了一番別後情形。就留他住下。到了晚上。兩人在書室裏挑燈共話。葉琛道。令尊去世。很是可惜。但老兄從此以後。倒可優遊歲月了。現在我細細瞧得民心都漸漸兒有些不穩了。將來恐怕不容易再過太平日子。像我這般人。自己知道沒用。也不去管他。你是胸藏十萬卷的正可靜以待時。將來碰到時勢。總可以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快不要自己菲薄了。劉伯溫謙遜了一回。說道。足下太虛獎了。我也覺得人心漸漸兒有些思亂。我們後來正不知要達到什麼災難。

「我們雖都受着些元朝恩惠。做過元朝的官吏。但是民心總不是和我們一樣。你瞧將來萬一果然碰到亂世。我們怎樣的好呢。葉琛不作聲。只低聲讀了易經兩語。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劉伯溫因也知道他的心思了。但又不便說下去。因就岔開了話頭。向葉琛道。聽得貴處人才很多。老兄碰見了麼。葉琛道。那裏的話。我那裏有什麼人說着。又低低的說道。你要招一般什麼人。要是盡忠元朝的。恐怕不見得。要是抱別的志願。想乘機而動的。却還有一兩個人。劉伯溫道。我不管他的志願。只要他有才學好了。葉琛道。這却不然。你是一個元朝的官吏。還是太保的後人。人家總知道你是一個盡忠元朝的你願意去見他們。恐怕他們不見得願意和你相見。這是一層。你要是不知道他們的志向。就是大家見了。也是隔靴搔癢。講不出什麼道理。無非是空敷衍一場。這又有什麼好處。這是第二層。我所以說出這兩位人來。先要問你的主意。劉伯溫笑道。我並沒有什麼主意。並且我也不想就去見他們。不過隨便的問一聲罷了。如果碰到機會。能夠見面。固然再好不過。就是不能夠見面。也有何妨。你說出來就是。」

了。葉琛道：「一位是敬處的隱士，姓章名盜。他生的時候，他的父親曾看見有一隻玄狐，頭上頂着月光，直冲到裏面，忙要把他阻止。那知他跑得很快，已經攆進臥室裏去了。正是詫怪，要想追趕進去，裏面恰巧生了。忙問家人瞧見玄狐沒有，都回道沒有瞧見。自己跑到裏面去追尋，也是一些兒形迹不得。他父以爲這小孩子一定是不祥的東西，就把他丟在門外的一條河裏，誰知命不該絕，被一只狗把他銜了起來，用狗乳去喂他。後來隔了半月，被先父看見了，狠是奇怪，就去把他抱了回來，養他長大，果真非常聰明。什麼書都是過目不忘。屢次叫他去做試，他總是不應，說道：「我們天朝的人士，反去應外族的攷試嗎？我至死不願做外族的一個官。」我讀了書，除却做官，不怕沒得用處。這是一個人，還有一位朋友是浦江人，姓宋名濂，字景濂，才氣很是豪邁。古人的書，他都精熟，和他談起來，真是滔滔不絕的。從前曾經出去攷試過一回，中了翰林，朝廷給他官職，他不肯做，反棄了家鄉，跑去隱居在龍門山，專門誦習古人的兵書，因爲瞧着元朝待中國人刻薄，很是憤恨，立志要替中國人報些仇，出口氣。他的才學，真是

當世無兩。但他還不自滿。足以爲天下之大。一定還有比他高出等的人。他和我很是要好。常說道。我要是逢到機會。得遇真命天子。一定可以發展我的抱負。但我自信至多。不過做到蕭何陳平這般人。要是張良還敬謝不敏。只好讓着別人了。這又是一位。劉伯溫道。他們兩位既藏着這些才學。你可介紹我去會會嗎。究竟葉琛允許那劉伯溫沒有。劉伯溫和他們兩人會到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發巨聲山頭現仙窟 入深洞坑底得天書

葉琛聽得劉伯溫要他介紹去見章溢和宋濂。想了一回。說道。這恐怕有些兒冒昧罷。我雖是和他們兩位很是要好。但和你却是素昧平生。他們又不知你的底細。冒昧的前去。恐怕有些兒不妥當。你也不必這樣的性急。等着我回去後。再慢慢兒替你說起來。再好和他們相見。劉伯溫道。這也好的。你回去先替我談起來。果真他們願意和我會面。請你做給個信來。我一定到你那裏。請你去介紹。葉琛道。理會得。你等着罷。兩人又談了一回。住了幾天。葉琛告辭歸去了。劉伯溫自從葉琛去後。一個人在家裏。更覺

得無聊，每天執着一卷書跑到青田山上去，揀一個明靜的地方，坐在石上讀書。這麼一來，也有半年。有一天讀得無聊了，覺得有些倦乏，忙丟開了書，站起來向着四處閒遊。跑到上面，忽然猛聽得差的一響，有如天崩地裂，回頭一瞧，山峯上露出一個洞來。劉伯溫很是詫怪，就跑去。走到洞口，見着洞旁的石上有三個大字，叫遇劉開。劉伯溫心裏暗想道：平素沒聽見有這個洞，今天我到此地，才差的一聲，顯出這個洞來。還寫着遇劉開三個字，莫非就指的我嗎？就側着身子跑進去，跑了半里多路，覺得黑暗非常，想要退回，忽然瞧着前面微微的露出一線亮光了。劉伯溫大喜道：這真天使我進這洞了。就放着膽益發的向前跑，跑了又約摸有兩里的路，見前面有一坑水，擋住去路。四面瞧瞧，又沒什麼路，都是怪石磷磷，因狐疑道：怎麼竟沒有什麼呢？看了一回，正要想回轉來，彷彿聽得水底下有人叫道：劉基快進來。劉伯溫又止住了腳，細細的聽，又沒有什麼了。低下頭去，把一坑水細細的瞧，又瞧不出什麼東西。徘徊了一回，忽然擡頭見得水坑的左面，一塊豎立的怪石，隱隱的彷彿有些字迹，仔細一瞧，上面有

七個大字道。此石爲劉基擊破。劉伯溫大喜。知道這正是遇着仙窟了。但瞧見那塊怪石。很是堅固。手裏又沒得什麼東西。怎樣去擊破他呢。尋思了一回。見水坑的右旁。地下堆着些小的亂石子。因就拿起來。向石上猛力的擲去。說也奇怪。那怪石碰到了石子。豎裏竟劈做兩斷。中間好似分出一條路來。劉伯溫知道時不可失。慌跑過去。想把身子挨進去。那知挨了半天。竟挨不進。後來用盡平生之力。把石的斷處。猛力的一推。才把怪石推下。劉伯溫正要趁着這時候。向裏面跑進去。忽瞧得怪石剛倒下去。一坑的水。竟不知去向了。底下鋪着一塊石板。板的中間。有一條小縫。縫裏露出一道金光來。直沖到上面。劉伯溫心裏益發奇怪。低下去一看。覺得光眩奪目。一雙眼睛。竟開不出來。忙回轉頭來。再看那怪石。那知更是奇怪。那倒下的一塊怪石。已經好端端的。豎在原處。字跡也沒有了。斷的痕迹也沒有了。和才進來時候。瞧見的一樣。向左面一望。剛才堆的許多小石子。也沒有了。劉伯溫不覺大驚。知道真是逢到仙窟了。忙向着石板跪下去。磕頭禱告道。劉基今天到此。得遇奇蹤。正是萬分有幸。如其劉基。後日還能

夠出去。替天下蒼生幹一番大事業的。請仙人指示迷途。把石板分開。如其劉基就此
終身了。那麼石板馬上隱去。仍舊現出一坑水來。劉基也不願活在什麼人世上。就撞
死在這個洞裏。禱告了一編。跑起來一瞧。那石板已經分開。裏面的金光也自收去。劉
伯溫這個一喜非同小可。忙跪下去。見裏面藏着一卷書。面上題着四個大字。道子房
遺著。劉伯溫因知道這書是漢朝張良撰的了。就再跪下去。向着這書磕了三個頭。再
跑起來取了這卷書。剛剛跑出石板。那又聽得汨汨的聲音。石板兀的不見了。依然是
一坑的水。劉伯溫是博覽羣書的。知道張良是佐着漢高祖蕩平天下。後來因為不願
意享人世間的富貴。就辟穀出去。從赤松子遊。到底竟不知去向。這麼一瞧。他正是成
仙得道去了。不覺出神了一回。正要捧着書出來。忽然左面豁喇一聲。跳出一隻白猿
來。把劉伯溫阻止。不令他出去。劉伯溫也不害怕。向他喝道。天原來藏着寶貝在此。叫
我來取。你怎麼反來阻止我。那猿聽得。向劉伯溫望了一望。慌拜伏在地。作人言道。天
既然叫你來取。我也不敢阻擋。但我來的時候。曾奉着張子房的命令。叫我好好的看

守這個石洞。說要二千年後。邊着一個劉基。才可放他進來。你不是叫劉基。劉伯溫。道。正是的。我就叫劉基。白猿道。那麼你還須做好一件事。才可出去。否則。我還不能夠輕易放你。劉伯溫道。有什麼事。還要我做。你快說出來。究竟白猿說出什麼事來。叫劉伯溫去做。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誦咒文白猿解束縛

見識語黑夜起躊躇

白猿聽得劉伯溫吩咐他快說出來。白猿又向劉伯溫拜了三拜。說道。我本來是無拘無束的。雲游各地。那年張子房辟穀嵩山。跑到這裏。瞧了一回。忽然住了半年光景。把這卷書藏在裏面。便命六丁六甲。拘到本山的土地神。看守這書。防止閑人走進。我本來不是此地的山神。恰巧那天走過。就被他拘了過來。見着張子房。子房看了我。還有些兒根氣。就向我說道。我現在有卷天書。藏在這裏。須要等過二千年。才有一位姓劉名基的來取去。你須要替我好好的看守着。不是劉基。你千萬不許放他進來。我道。這二千年的長時期。叫我怎樣耐守得住。你另外去叫別人罷。我是不幹的。張子房發怒。

道胡說說着就用手來打了一個圓圈。嘴裏還念着幾句咒語。說道：我現在已經把你拘住在這個青田山了。你以後只可在這圓圈三十里內走動。要是多走一步。你的性命就難保全。我忙向他苦苦的哀求。他說道：你不必這樣。還是等到劉基來取了這卷書後。你去求他罷。放你的法子就藏在書的末頁。你去求他好了。我自此以後。就日夜的苦守着這書。不知換了多少年代。今天才得逢到你這位劉基。你現在在書已取到了。我的職務也可以算得完結了。你快快放了我罷。劉伯溫道：你現在就出去。何妨呢。白猿道：不行。我起初也不很相信。往往私自逃走。那知一走出三十里路。立時頭昏心痛。難過得不得了。直要回了進來。才依舊沒事。我試着幾次。都是這樣。可見得張子房一個圓圈兒。很是靈驗。他既說放我的方法。就在這卷書的末頁。還請你大發慈悲。放了我嗎。况且這也是張子房的意思。說起來。也是你應該做的事情。你快些翻開這卷書。末放了我。去罷。劉伯溫聽得。忙把書翻開來一看。結末一頁。果真是載的。拘伏白猿看守天書的事跡。末後有一條開放白猿的方法。但都是咒語。劉伯溫看了。竟是不懂。就

向白猿說道。方法是果真的。但都是一種咒語。我瞧了竟是不懂。怎樣的辦法呢。你已經守着二千年了。你還耐心幾年罷。等我瞧出這些方法。懂得咒語的意思。再來放你。我決不失你信的。白猿道。你此時再不肯放。我恐怕竟沒有放我的時候了。難道你等着幾時。特地到這裏來放我。不成。我今天決不肯輕易放過你了。書裏的咒語。你誠然不懂。但細細兒瞧起來。總就可以明白他。既然藏着這書。留給你的。你用心去細瞧。總可以領會得。你要是果真不肯。我今天和你拚命。你也別想出這個山洞。劉伯溫被白猿糾纏得沒法。只得再翻開書來。把咒語細細的尋思。翻來覆去。總是想不出他的方法。白猿連連的催著。劉伯溫道。我不是不肯放你。實在我也不懂。你不信。我就讀來給你聽。說着。就把書中記的咒語。朗朗的讀給白猿聽。那知咒語。剛才讀完。那白猿已經歡喜得什麼似的。向着劉伯溫。又拜了一拜。跳起來。把身一蹶。頓時不知去向了。劉伯溫起初還是驚疑。後來一想。知道這咒語。並沒得什麼意思。只要讀一遍。他就可以打破那個圓圈兒出去了。就藏着書。從原路上走出來。剛剛跑出洞門。那洞已經沒見了。

劉伯溫暗暗稱奇。也不暇再回到原坐的地方。去拿那本書。就一徑揀着一條小路。直回到家裏。心裏真是快活得不了。但也不去告知家人。急忙忙的把書去藏在書房裏。到了第二天的半夜。才跑起來洗了臉。浴了身。更換了全身的新衣。跑到書房。對着天。焚了三枝香。拿出書來。放在香爐前面。跪下。又禱告了一番。說道。劉基得了仙人的指示。拿了這本書出來。如果劉基讀了這卷書。後來能夠依着心願。佐着真主。平定天下。那劉基決不敢忘掉上天的眷顧。仙人的恩德。祝禱完畢。又至誠的向着天磕了四個頭。才跑起來翻開書來細讀。裏面共有五卷。一卷是講的天文。一卷是講的陰陽五行。一卷是講的陣法。一卷是講的運氣數。末後一卷。都是降妖伏怪的咒語。凡是遇到最最危急的地方。只要把咒語誦了。就可轉危爲安。因禍得福。底下還附着一行小字。寫着四個字。道。遇胡不救。劉伯溫見了。不覺陡然大吃一驚。說道。我志在滅胡。怎樣倒說遇胡不救呢。後來一想。又說道。這遇胡不救四字。恐怕說的是胡人得着。也是不能救的嗎。那麼我本來不想去幫着胡人。這層可無用憂慮的了。但是心裏終是有些悶。

悶。暫。且。不。去。管。他。就。一。心。一。意。去。誦。習。不。到。五。年。居。然。件。件。精。通。覺。得。別。有。一。番。天。地。什。麼。事。都。可。以。預。先。用。卦。算。到。心。裏。真。是。喜。歡。得。非。凡。暗。暗。想。道。我。從。前。羨。慕。着。張。良。我。現。在。也。居。然。碰。到。黃。石。公。了。因。又。想。起。從。前。葉。琛。和。他。說。着。宋。濂。的。話。一。算。葉。琛。一。去。以。後。差。不。多。六。年。了。怎。樣。竟。沒。有。信。來。不。如。我。自。己。去。罷。正。要。想。擇。日。動。身。忽。然。外。面。報。道。有。三。位。客。人。來。見。究。竟。這。三。位。客。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契闊良朋登門不速 問占易數結局興悲

劉伯溫正望着宋濂。要想到處州去訪葉琛。忽然有三位客人來訪。劉伯溫出去一見。歡喜非常。原來不是別人。就是他正要去拜會的葉琛。還有兩位。是沒有會見過的。劉伯溫道。巧極了。我正預備着到處州來訪你。你倒先來了。就接入裏面。分賓主坐定。劉伯溫才要開口。請教那兩位的姓名。那葉琛先開口。向着那兩位指着劉伯溫道。這就是劉伯溫。又向劉伯溫道。這兩人就從前。要請我介紹的宋章兩先生。你從前說要叫我寫信給你。請你到處州來。知兩位先生會會。不料我回到處州。宋先生已雲遊各

地去了。一向沒有消息。直到今年。才得會面。我和他說起着你。他也很仰慕你的才名。並囑我不必寫信來請你到處州。就和我同章先生約定了日期。三個人一同來訪你。早知你要到處州來。我們也可省一番跋涉。不到你這裏來了。現在到便宜了你。劉伯溫就向着宋濂章溢拱手道。多勞兩先生跋涉。說着把二人一瞧。見得宋濂面色蒼古。氣概軒昂。一望就知道一個有道之士。章溢形容古怪。身材矮小。似有些與衆不同的樣子。又說道。小子自從聽得葉兄道及兩先生後。一向欽慕得很。只因爲俗務冗忙。還沒有得到葉兄的音信。所以不敢冒昧。今天幸得兩先生光降。正是萬分榮幸了。他兩人也自謙遜了一回。劉伯溫本來是已經胸藏萬卷的了。還加着山洞中得了一卷天書。正是天下無雙。宋濂和他談了一陣子。不覺佩服得不得了。向葉琛章溢說道。我雖是一向知道劉先生的才名。但還不敢十分相信。今天一談。真是無雙的國士了。現在沒有機會也罷。一有什麼機會。那正是張良第二。我不能不避三舍了。劉伯溫聽得。嘴裏雖是連聲說着不敢當心裏却暗暗的喜歡。當夜就留他們三位住下。四個人密室。

談心。差不多談到天亮。才各自歸寢。劉伯溫跑到房裏。細細一想。覺得宋濂雖不如我的。上通天文。下曉地理。但本事也不算弱。他自比蕭何。陳平。竟差不遠。章溢才氣。雖也縱橫。但不如宋濂遠了。因用卦一占。不覺大驚。原來劉伯溫精通了一卷天書以後。雖是能夠算得未來。却恐怕洩漏天機。從來沒有算過。這次還是第一回。因爲佩服宋濂。要算一算他的運命。才試演一回。那知一算以後。竟嚇得魂飛天外。原來照卦上推算。元朝的運命。已經不到十年了。真命天子。已經產生。不久就要出來。宋濂章溢葉琛。都是開國功臣。宋濂的運命更是好。以後可以掌握大權。享十多年榮華富貴。比了漢朝的蕭何。陳平。聲名或者還要高出。但章溢和葉琛。却不見得什麼。劉伯溫把他們三個人占了。又索性再布了卦。把自己的運命問一問。但關涉到自己。却有些兒膽怯。倒遲疑起來了。後來想了又想。才放大了胆去占。占出來一瞧。知道他自已也是一位開國功臣。不到五年。就要和宋濂等三位一氣出山。幫着那位真命天子。出去平定天下。但算命遠不及宋濂。亂離的時候。地位可以和宋濂一樣。有時或者還比他高一到了。

承平。他就一天不如一天的下去了。到後來或者還有極不得意的事情。雖不至於斷頭。却也恐怕不得十分善終。劉伯溫起初占到平定天下的時候。心裏很是高興。好像目前已經幫着真命天子言聽計從。把一個平素痛恨的元朝打得破碎不完。又恍惚他坐在一個軍營裏。有幾千員將士拱着手聽他吩咐的樣子。一時心裏竟不知什麼似的。後來占到自己的末路。知道不得十分善終的時候。心裏又好似換了一個天地。搖搖的擺不定。隔了好久。才算平復。因自想道。探得百花釀蜜後。爲誰辛苦爲誰忙。我胸中抱着這種經天緯地的才學。幫助着人家打平了天下。總算也吃盡了千辛萬苦。對得起人家了。那知道後來竟弄到這步田地。這個卦不靈也。能如其是靈的那叫。我平素的豪氣。大志。一時都要冷淡去了。想到這裏。又不覺傷感起來。恨不得從此避去。人世遁入深山。今後永遠不再和世人會面。又想到從前張良得着黃石公的天書。幹了一番大事業。雖也遭着漢高祖的疑忌。幾乎不保。到底被他用計躲開。成了仙去。我現在得了張良的天書。難道就不能夠學着他嗎。後來又轉念道。我祖父臨終的時候。

候。曾。和。我。說。起。我。是。宋。朝。的。李。綱。託。生。李。綱。的。結。果。也。不。是。很。好。的。我。既。然。是。他。的。後。身。恐。怕。也。逃。不。掉。這。種。樣。子。罷。一。個。人。長。吁。短。歎。不。覺。東。方。已。經。發。白。也。不。及。脫。衣。就。向。着。床。上。一。倒。但。想。着。了。自。己。的。終。身。總。是。又。驚。又。喜。翻。來。覆。去。的。睡。不。着。因。又。懊。悔。自。己。的。運。命。不。應。該。占。卦。去。問。反。平。日。地。惹。出。煩。惱。了。這。樣。的。左。思。右。想。直。到。紅。日。上。窗。才。算。合。眼。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八回 登高岡望雲知瑞氣 游濠地改轍謁真人

劉伯溫因爲睡得很遲。醒轉來已經是太陽在中天了。慌忙跑起來。走進書房裏。宋濂等已經起身好久。劉伯溫忙向着三人告罪。用了飯。章溢就要想回去了。劉伯溫再四的挽留。宋濂和葉琛也從旁勸說道。我們既然仰慕劉先生。到了這裏。還可以再暢談一天。況且劉先生又這樣的苦苦挽留。我們也不好意思再走了。章溢看見他們還要留一天。劉伯溫又懇懇的阻止。只好再住一宵。劉伯溫又說道。我們橫豎閑着沒事。不如出外去遊玩一番罷。三人聽得大喜。就一同出城。到青田山。那時正是三月山上的

樹木很是明秀。宋濂道：這山氣很是清朗。此地定有些豪傑產出。劉伯溫正要回答那葉琛已指着劉伯溫向宋濂說道：你昨天不是說他是個張子房嗎？豪傑就在眼前。你什麼就會忘掉呢？說着哈哈大笑起來。宋濂等也自笑了一回。直遊到日落西山。四人還不想回去。章溢道：我們肚子又不餓。既到此地。索性再等一回兒。看看月色罷。今天正是十五。我們不可失此機會。三人也都贊成。就揀着一塊明淨的地方坐下來談天說地。忽然瞧見遠遠的西北角上有一道金光直透出來。宋濂道：諸位瞧見西北角上的一道金光嗎？這光很是古怪。底下一定有什麼東西。葉琛章溢也瞧見了。但都猜不出是什麼。劉伯溫是已經見到了。暗暗的靜着心。用手指一指說道：諸位不要見怪。我要說句放肆的話了。這金光並不是什麼東西發出來的。那是一股祥光。底下必定有一位真命天子。我看元朝快要滅亡了。不出五年。天下定要大亂。那真命天子已經下世。我平素却没有留意着。現在瞧着這道祥光。我想真命天子一定就在這個底下。列位現在或者不相信我的話。到了那時才知道我這話不虛。宋濂等三人聽着這話。纔

是有些兒不信。宋濂道：我瞧這道金光，很是奇怪。從地下直冲到天上，什麼東西都不能這樣。劉先生的話，我雖也不敢就信，還有些兒道理。但這地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呢？章濂道：據天上的分野看起來，這地是在濠州了。大家一想，果然不差。劉伯溫又說道：我瞧北方的大都，上面雲氣暗淡無光，所有祥光都移在金陵。我看不出十年金陵一定要做帝王的都城。這真命天子打平元朝以後，一定要定鼎在金陵了。宋濂道：話誠不差，但金陵偏處一方，在地理上不是個帝都。雖說龍蟠虎踞，險要非常，但總是個偏安一局。講到地理，還是大都。劉伯溫道：我也這麼想，但雲氣確聚在金陵，恐怕金陵免不掉要做幾十年的帝都了。好在古人說的天時不如地理，況且運氣又是五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到後來，恐怕仍在大都金陵。或者做一個發祥之地也未可知。四人說說笑笑，明月已經上升了。劉伯溫道：我們可回去罷。宋濂等就說也好。站起來，依着原路下山。等到回到劉伯溫家裏，已經萬家燈火，就用了晚飯，談了一回。四人因為着昨天沒有好好的睡，今天游了山，又覺到有些倦乏，不到二更，就各自歸寢了。劉伯溫因

想到昨天的事情。今天在山上又瞧着了金光。不覺觸動了心思。總是睡不着。一時各種思想。都擁上心來。擺脫不掉。後來劉伯溫忽然醒悟道。大丈夫出去做事。只問自己的志向。不問自己的命運。我既然一向抱着重興中國。掃除胡元的志願。又得着天書上天給我一個王佐之才。怎樣可以顧着自己的命運。就埋沒了自己。辜負了上古。人有殺身成仁的難道。我劉伯溫枉讀了三十年的書。連這些都忘掉嗎。這麼一想。劉伯溫就覺得心地光明一些。兒都沒有煩悶了。因就慢慢兒合了眼。到了第二天。見着宋濂等三位。還要想把他們留住。多玩幾天。那知他們堅決要走了。劉伯溫沒法阻止。也只好約了一個後期。送他們去了。隔着幾天。劉伯溫想到濠州去尋那個真命天子。就揀了日期。帶着些行李出門。沒有到濠州。就聽得有人說道。濠州出了一個異僧。叫周顛。年紀雖祇有十四歲。却舉動驚人。見了人。就說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終日搖搖擺擺的。滿街亂走。滿街亂叫。官裏派着差人去把他捉住。他總是笑喜喜的。跟着他走進了衙門。見了官。又是說這兩句。官要把他嚴辦。他總是瘋瘋顛顛的亂說。

打他。他也不喊痛。把他拘禁了。不到一天。他就會脫去了鎖鑊。私自逃走。出來。但又不見他逃走的形跡。官裏捉了他幾次。總是這樣。也拿他沒有法子。他本來住在皇覺寺。後來他忽然搬了出來。說裏面住不得。現在住在城外西山古佛寺了。劉伯溫聽得知道。這周顛一定是個有根器的。我既然到此。須去見他。一見到底是個什麼樣人。究竟後來劉伯溫見到周顛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洩天機異僧施訓戒 迷妖氛美女獲災殃

西山古佛寺就在濠州的城外。劉伯溫聽得。就先到古佛寺來。投見周顛。周顛見着劉伯溫。不等他開口。先喝問道。你來幹什麼。你在青田山已經得着了一卷天書。給你一個王佐之才。你還來此何幹。天機不可洩。漏你一班朋友胡說做什麼。你到這濠州來。又是做什麼。劉伯溫聽了。益發欽敬。心想我在青田山得着天書。除却一隻白猿外。都沒有知道。連妻子面前。我都沒曾說過。怎樣他倒會知道。我和宋濂等說的話。更沒有別的人知道了。這種話他們又決不敢傳述出去。他現在倒一。一知道。那定是仙佛。

化身了。慌忙倒身下拜。說道：弟子一時無知。還請大師父大發慈悲。周顛道：你的本事也夠了。還要求我做什麼。你趕快回去罷。時候還沒有到你不要癡心。那時劉伯溫又想到自己的終身。磕頭哀告道：大師父的教訓。弟子怎敢不依。但弟子的終身。還請大師父指教。周顛聽得發怒道：大丈夫問事不問命。你心裏也會想到怎麼。今天見着我。又糊塗起來。天書上明明寫出遇胡不救。就是指着你的末路。你什麼還不明白。快去罷。不要多在此糾纏。劉伯溫聽得知道命由天定。沒得法子。只好退了出來。也不敢再進城去。訪求真命天子。但時候已遲。就在城外揀一家宿店住下。這家住店的主人。姓孔。名叫文秀。新近他家裏出了一件奇怪的事。他有一位女兒。名叫佩珍。年紀十五歲。面貌生得很是美麗。上個月忽然發了瘋。說有一個妖怪來迷惑他。白天裏還不怎樣。到了晚上。總是胡言亂道。說出些不堪的話來。主人孔文秀一連請了幾位醫生。都說是撞着了鬼怪。沒得法想。去求籤問卜。也是不行。後來好不容易去求了周顛。周顛說道：冤有頭。債有主。這不干我的事。要去問着一個姓劉的他。既然有本事。放了他出來。總

還有本事收他去。孔文秀聽得就留心着有什麼姓劉的人。請了好多十個。總是沒中用。那天劉伯溫跑進去求宿。他們這幾天正是沒得意招待客人。想要回絕他。因劉伯溫說出姓名來。知道他是姓劉。因就留他進去。並把詳細告知了劉伯溫。劉伯溫道：這正奇怪了。因想到從前在青田山洞放走白猿的事情。就疑心是被白猿迷住。因說道：周顛是一位神師。他既說要姓劉的人。我恰巧姓劉。現在又到這地。這正是大家的緣分。那麼讓我來試一回罷。孔文秀聽得不勝歡喜。說道：妖怪是晚上來的。現在且請先生暫時歇息。到了那時。再來請你罷。劉伯溫道：很好。你到晚上准來招我好了。孔文秀喜歡不盡。忙叫店夥燙了一壺酒。搬上幾樣好菜。孝敬劉伯溫。劉伯溫客氣了一回。也就吃了。孔文秀也陪着他。他一面吃。一面想。我現在雖是答應了下來。但到底怎樣的一個辦法呢。天書上雖有些降妖伏怪的咒語。但靈驗不靈驗。我還沒有試過。萬一不靈驗起來。怎樣才好。後來一想。不妨放釋白猿的咒語。既然靈驗非常。那麼降妖伏怪的一定也很靈驗的了。就是退一步說。完全不靈驗。也沒什麼要緊。我又不曾誇下。

大口不過答應了他替他試一回罷了。想到這裏就放心大吃。吃完飯後孔文秀又催他安歇。劉伯溫道不妨。你放心好了。等到那時你儘管來招我。我決不哄騙你的。孔文秀又道謝了幾句。陪着他談天。到了黃昏時分。裏面報道妖怪又來了。請主人和劉先生快進去。孔文秀聽得就點起來向劉伯溫說道。妖怪已到。要費先生的心了。劉伯溫就跟着他進去。跑到孔佩珍的臥室。只見孔佩珍身上脫得精光。橫躺在床上。也沒有什麼蓋着。嘴裏喃喃的胡說。面上帶着些青白色。全無一點兒人氣。孔文秀跑上前去想把些被服替他遮蓋。只見他如醉如癡的用手亂打。孔文秀就向着劉伯溫道。劉先生你瞧怎樣才好。劉伯溫道。讓我來。忙跑到床前。對着孔佩珍。朗朗的高誦咒語。這咒語竟是靈驗非凡。劉伯溫嘴裏還沒有誦完。只見孔佩珍已經似乎有些知覺的樣子。慌忙把赤條條的身體攢進被服中去。表示出一種羞慚的樣子。嘴裏也不作聲了。等到劉伯溫把咒語誦完。孔佩珍已完全清醒。向着劉伯溫雙手膜拜。劉伯溫問道。妖怪可去了嗎。孔佩珍道。還沒有去。現躲在床底下。劉伯溫望下一瞧。只見一隻白猿用

前爪捧着臉。躲在地板上。貼着不動。劉伯溫喝道。畜生還不出來。更待何時。白猿聽得。忙跳出來。向着劉伯溫磕頭哀求。劉伯溫道。我前年好意放了你出山。你倒在此橫行不法。昏迷婦人。今天相見。定不饒恕。說着。拔出劍來。就要把白猿殺死。白猿哀求道。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着我二千年保守天書的苦功。饒我一命罷。我以後決不敢再爲非作惡了。說着。又連連的向劉伯溫磕頭。究竟後來劉伯溫把白猿殺死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劉伯溫按劍逐妖魔

徐壽輝厚禮徵隱逸

劉伯溫正拔劍要殺白猿。聽了白猿的哀求。又想着他從前守着天書的苦功。因就按着了劍。說道。你既然這樣苦苦的哀求。我就饒你一命。你快須仍舊回到青田山。罰你再靜修二千年。前後左右。不准出十里。你要是敢私下跑出一步。我就要取你的性命。決不再饒你了。白猿聽得。含着淚向劉伯溫磕了三個頭。就一蹤的去了。孔文秀見妖怪已被劉伯溫驅逐。心裏喜歡不盡。忙跪下謝了劉伯溫。說道。劉先生真是一位佛祖。

了。周顛原會說過。須要等姓劉的人來。才可降伏他。正是一毫不差呀。劉伯溫道。這也算得什麼。偶然碰着巧罷了。你快不要客氣。用手攙了孔文秀起來。再回到外面。孔文秀忙又吩咐店夥。殺雞宰鴨的款待劉伯溫。劉伯溫再四阻止。孔文秀那裏肯依。正在這時。裏面孔佩珍穿着好了衣服。親自跑出來向劉伯溫道謝。並要認劉伯溫做義父。劉伯溫那裏肯受。說道。你們快不要這樣。這也是碰得巧罷了。說了再四。才算跑了進去。劉伯溫吃了一頓宿了一宵。第二天就動身回到青田。孔文秀再三的挽留。劉伯溫道。我還有別的緊要事在身。不能夠多住了。我橫豎就要來的。你不要和我客氣。反擋了我的忙了。孔文秀見得沒法可留。就捧出一百兩黃金。送給劉伯溫。劉伯溫那裏肯受。兩人推辭了半天。好不容易推辭了去。孔文秀又率同女兒孔佩珍。親自送了劉伯溫三十里路。才自回去。劉伯溫回到青田。自己很是得意。益發相信。這天書正是靈驗。非常聽了周顛的話。又知道真命天子確已在濠州。看看星象。只見紫微星搖搖欲墜。暗淡無光。元室的命運該快要絕了。正是欣快不盡。光陰如箭。又是一年。聽得方國珍已

經起兵叛亂沿江一帶都有盜賊嘯聚紛紛私立旗幟要想起兵劉伯溫暗自想道成
卒叫函谷舉這正是元朝滅亡的時候了就要想出去後來一想這般起兵的都是擾
害閭閻的盜賊一定不能夠成功什麼大業現在的起兵不過替真命天子做一個
先鋒罷了時候到了他總要來招我的我何必急急的先自出去因就作罷了但從此
劉伯溫就留心着時事不多幾時聽說徐壽輝劉福通李二等又起兵了隔了一年又
聽得張士誠郭子興等起兵了劉伯溫暗想道元朝現在正到滅亡的時候了但一
瞧星象真命天子還沒有起兵這般起兵的人物都是不成功的正在遲疑忽然外面
走進一個人身穿藍色布袍氣宇很是矯然不羣向劉伯溫問道此地是劉伯溫先生
的家嗎劉伯溫道是的你們那裏那人道劉先生在家嗎劉伯溫道小生就是那人把
劉伯溫瞧了一瞧慌忙拱手道久仰得很劉伯溫請他入內分賓主坐定劉伯溫又問
他姓名那人道不才姓宇文名叫諒今天特來相見有件要事要和先生商酌請屏退
左右劉伯溫忙吩咐下人退出去宇文諒在袖裏摸出一封信並黃金一封向劉伯溫

道。不才奉主上的命。久慕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特來敦請先生出山。共成帝業。請先坐。萬勿推辭。說着。把信和黃金捧上。劉伯溫站起來。接了信。一看是天完帝徐壽輝的。劉伯溫知道徐壽輝不是一個有作爲的。那裏肯去。就回說道。小生才疏學淺。那裏有什麼本事。這是貴主人謬探虛聲了。實在愧不敢當。况且小生家裏還有老母。這時也不能出門。從前承平時。代小生出去做官。老母還是再四的不許。不要講現在了。請你回復聲。貴主人小生實在不敢違命。宇文諒道。先生不必謙遜。敝主人實在仰慕先生。所以不遠千里。特遣不才親自前來。還恐怕有不週到的地方。所以親自寫了一封信。務請先生千萬不要推辭。講到老伯母在堂。這也不必擔心。可以一塊兒前去。不才可以擔保萬無一失。大丈夫生在世間。應當趁着機會。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何必蹉跎在家裏。埋沒了一生學問。就似不才。雖沒得什麼才學。然既承敝主人的不棄。也只好勉強出來。幫着他一番忙。先生的才學。差不多天下聞名。何苦要怎樣的韜晦。請先生不必推辭了。劉伯溫道。小生實在沒有什麼真實學問。就是勉強出去也沒什麼作

用。或者。反。要。誤。他。的。大。事。並。不。是。什。麼。客。氣。請。先。生。婉。言。代。達。貴。主。人。另。請。高。明。小。生。實。在。不。敢。遵。命。這。些。厚。禮。也。不。敢。領。受。還。請。先。生。携。回。宇。文。諒。說。了。幾。次。劉。伯。溫。總。是。推。辭。宇。文。諒。沒。法。也。只。好。獨。自。一。個。人。回。去。了。宇。文。諒。臨。去。的。時。候。又。向。劉。伯。溫。說。道。先。生。這。樣。的。高。志。不。才。也。不。敢。相。強。但。不。才。又。聽。得。先。生。有。一。位。朋。友。姓。宋。名。濂。胸。有。十。萬。書。卷。常。自。比。蕭。何。陳。平。先。生。自。己。既。然。不。願。意。出。山。可。否。請。先。生。寫。一。介。紹。書。由。不。才。去。敦。請。不。但。不。才。感。激。連。敵。主。人。也。感。謝。不。盡。了。說。着。就。要。請。劉。伯。溫。作。書。究。竟。劉。伯。溫。替。他。寫。信。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辭延聘密密問根由

論安危娓娓談時局

劉伯溫方費了無數的口舌。把自己推辭了去。那知宇文諒請他出山不得。就要請他介紹宋濂出去。劉伯溫知道宋濂也是一個飽學之士。眼光何等銳厲。那裏肯出去。替這般盜賊帮忙。因就說道。宋先生的才學。誠然不差。他如肯出去。一定能夠幹番功業。但宋先生現在正不知何處去了。先生到那裏去找他呢。據小生的鄙意。先生何妨暫

時緩着。等宋先生幾時到敝處來。小生再來替先生介紹。他如其肯出去的。也不勞先生大駕。如其不願出去的。先生去了。恐怕也沒得用。尊見以爲怎樣。宇文諒沉思了一回。向着劉伯溫望了一望。說道。先生的意思。不才也可猜到了。先生並沒真抱着什麼嘯傲煙霞的志願。實在要擇木而棲。敝主人的起家。是大家知道的。不必隱諱。先生因爲着這層。所以不但自己不願意出來。連介紹宋先生。都有些不願意。但先生讀破萬卷書。獨不知道將相本無種的話嗎。就像漢高祖是什麼出身的。我們只有瞧他現在的舉動好了。何必問他從前的出身。先生以爲是嗎。劉伯溫笑道。先生誤會了小生的意思了。小生並沒有這層思想。不肯出山。實是在是自己的藏緇。決不是對着貴主人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這要請先生明白的。至於宋先生那裏。小生並不是不肯替先生介紹。老實說一句。他這時也未必願跟着先生去。小生就是寫了一封信。也未必有什麼用。徒然煩勞先生跋涉一回。所以小生也就不寫了。宇文諒道。不才也早猜到先生的意思了。但先生和宋先生的不肯出山。到底爲着什麼。先生不妨直說。不才替他做主。

人來敦請先生的公事。剛才已經完結。現在是我們私人的談話了。和敵主人方面。全然沒有什麼關係。請先生開誠賜教。劉伯溫道：「既然這樣。小生就放肆的說了。元朝的滅亡。是已經顯而易見的了。也不必再有顧慮。但元朝滅亡以後。天下究竟怎樣。這時還不能夠就有把握。眼前各方並起的。除却貴主人外。還有方國珍、張士誠、劉福通、李二、郭子興、劉福通、李二是沒有什麼作爲的。不過湊些熱鬧罷了。此外要算張士誠最有能耐。兵術不見得什麼精。但用的一般人還比較的。可以張士誠自己也還能夠得些民心。或者以後可以支撐幾年。餘外都不敢恭維了。就像貴主人兵士誠然比別人的強。而且多。但全沒有什麼紀律。都不過市井無賴貴主人。雖是稱王稱帝。做出天子的規模來。但細瞧他的舉動。總脫不掉從前強盜的脾氣。手下的一般人。除却先生外。恐怕都未必高明。我的不願意去。固然爲此。就是宋先生恐怕也看得。到小生細瞧先生。實在是一個彬彬君子。才學見識也都高超。還是見機而作罷。何必去和那些無賴爲伍。弄到後來。玉石不分。同歸於盡。這是小生的亂道。還請先生斟酌。字文諒聽得。」

連連點頭說道。先生的話。正是句句金玉。不才聽了。很是佩服。不才跟着他。並不是妄意攀龍。實在城破家亡。被他擄了去。沒有法想。苟其碰到什麼機會。也要想別圖良策了。但據先生的尊見。元朝滅亡後。到底是弄到什麼一個樣兒呢。劉伯溫道。據小生看來。這班人物。都不似真命天子。真命天子。這時恐怕還沒有出來。小生現看天文。覺得濠州地方。很有一股王氣。或者真命天子。就生在那裏也。未可知。小生也不是能夠終老林泉的。但得不到明主。情願自己埋沒。却不願意隨便出去。以後反弄得進退兩難。先生既然有這層心思。小生也很佩服我們。今天就結了一個朋友。後來如有機會。再作道理罷了。宇文諒聽得。很是得意。就在劉伯溫家裏。住宿一宵。第二天動身去了。臨去的時候。又向着劉伯溫說道。我看先生。不久定可得到賢主人。際會風雲。幹一番旋乾轉坤的大事業。我正靜待你的好消息。苟富貴。毋相忘。我正等着你就是了。兩人很是依依不舍的。勉勉強強。作別去了。劉伯溫送了宇文諒去後。心裏自忖道。我正想不到徐壽輝會來尋到我的。更不料徐壽輝手下。居然有這樣的一位人才。他本意來請。

我。出。去。帮。他。忙。的。誰。料。我。沒。有。被。他。說。動。他。倒。被。我。說。動。了。後。來。出。去。也。可。多。一。個。人。帮。着。我。的。忙。想。到。這。裏。不。覺。暗。暗。喜。歡。又。想。道。天。下。的。人。才。正。多。不。過。我。們。不。知。道。罷。了。今。後。出。去。須。要。處。處。留。心。才。是。自。此。以。後。他。就。很。留。意。那。一。般。人。物。隔。着。幾。時。聽。得。濠。州。朱。元。璋。起。兵。了。劉。伯。溫。大。喜。說。道。真。命。天。子。就。在。這。裏。了。我。這。機。會。不。可。錯。過。須。去。走。一。趟。才。行。一。面。又。寫。信。給。宋。濂。等。一。般。人。告。知。他。們。不。到。幾。天。宋。濂。有。回。信。來。了。對。着。他。出。去。的。一。回。事。沒。有。說。什。麼。祇。說。半。月。後。到。青。田。來。訪。勸。他。暫。緩。十。五。天。動。身。劉。伯。溫。因。就。等。着。他。們。暫。緩。出。去。究。竟。後。來。宋。濂。等。來。訪。劉。伯。溫。以。及。劉。伯。溫。半。月。後。到。濠。州。見。朱。元。璋。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明邪正巧語却弓旌 占陰陽先機知徵召

劉伯溫本想要到濠州去見朱元璋。因為接着宋濂的信叫他暫緩半月。因就沒有動身。那知等了一月。宋濂還沒有來。劉伯溫想道。他爲什麼不來呢。莫非不要我急急的出去嗎。我不如再發封去看他什麼回信。這信發了幾天。竟沒得回覆。劉伯溫很是詫

異。那時朱元璋已經連打着幾次勝仗。舉動不凡。手下又得常遇春、徐達等一般人。很有些將才。並且他的軍隊和別的不同。所到的地方。秋毫無犯。劉伯溫一想。這正是常王的氣度了。瞧了星象。看了人事。那位真命天子一定就應在這人身上了。又打聽得朱元璋是濠州皇覺寺內一位和尚。出身。因又想到從前周顛說皇覺寺住不得的話。益發相信。這朱元璋一定是個真命天子。不能再錯過這個機會了。但因為着宋濂。還沒有去。正在盼望。忽然外面報道。有一位客人來見。劉伯溫想。這正是宋濂來了。慌忙出去迎接。那知一見着面。竟是一位不相識的。劉伯溫請他入內坐定。問道。先生高姓。來此何幹。那人道。鄙人姓趙。名天澤。現在吳王張士誠帳下。當一個參謀。因為吳王仰慕先生大才。特遣鄙人來到尊府。請先生出山。劉伯溫道。小生慚愧得很。實在沒有什麼學問。不敢奉命。還請先生代覆。吳王另聘高明。趙天澤道。先生不必客氣。吳王已聞得大名很久了。差着鄙人不辭千里。特地來敦請先生出山。務請先生不棄。共圖帝業。劉伯溫道。小生不是謙遜。實在沒有什麼學問。況且小生辭了一官以後。無拘無束。已

經差不多十年了。因爲着性疎懶。所以連現成的官都丟棄了。不願去幹。怎麼現在散淡了十年。倒出去自尋煩惱呢。要是小生果有什麼本事。還不要去講。無奈又是一些兒沒有才能。出去可以幹什麼事。務請先生代達吳王。善言回覆。這不是小生的客氣。實在是一種實情。還請先生原諒。趙天澤聽得劉伯溫這樣的決絕。知道再說下去。也徒費口舌。沒中用了。因說道。先生這樣的高尙。那正是益發叫人敬服了。但吳王和鄙人實在却非常的失望。先生一定嘯傲風月。優遊林泉。那是我們也不敢相強。如其先生一旦以天下蒼生爲重。肯降志辱身。務請先生就屈身到吳王這裏來。劉伯溫道。不消先生說道。小生如其要想仕進。那一定到貴處來就是了。兩人又說了一陣子不相干的話。告辭去了。劉伯溫想道。他們那裏會知道我呢。從前的徐壽輝。現在的張士誠。都卑詞厚禮的來請我出山。那麼我總有些聲名在外。他們所以知道着我。特地派人前來。我既然有些聲名在外。徐壽輝。張士誠。會聽到。難道朱元璋就不會聽到我嗎。我又何必先去呢。他要來請我的。我出去也還不遲。如其他竟不來請我。我自

行投去他也未必瞧得起。我就肯言聽計從。這正是我的一時糊塗了。宋濂的阻止我恐怕也是這層意思了。我真好慚愧呀。想到這裏他就打消了到濠州的心思。只是讀書用功。不到一年。朱元璋益發興盛了。渡過長江。攻破金陵。把元兵打得聞風而逃。號稱吳國公。大有直搗黃龍的形勢。劉伯溫也不必管他。一天劉伯溫閑着沒事。又想到陰陽八卦。拿出來占占時局。原來劉伯溫自從受了周顛的教訓。後知道君子問事不問命。就把陰陽五行等種種卜筮的方法。一氣丟在腦後。從來沒有去算過。現在閑着沒事。就再試演一回。細細一算。知道吳王朱元璋的是當今的真主。並且不日就要來請我出去做軍師。宋濂等一班人也要同時出去。劉伯溫算了以後。頓時心花怒放。這一個一喜非同小可。暗暗想道。我從前幸虧沒得出去。否則真是自己菲薄自己了。隔了幾天。果真宋濂葉琛章溢三個人來了。還有一位不相識的人。跟在後面。見着劉伯溫。慌忙拱手道。久仰大名。今日先生在府。正是有緣。劉伯溫還認他是宋濂等三位的朋友。也不及問他姓名。就請他進來。剛剛坐定。劉伯溫還未及開口。那人先發言道。鄙人

姓孫名炎。奉着吳國公朱公的命令到金華去訪求宋先生。還到貴處來訪求劉先生。敦請兩先生出山。一同掃清天下。驅逐胡元。不料到得金華。說宋先生不在府。到了處州。葉先生那裏去了。鄙人又忙到葉先生處。說道他們兩位和一位朋友章先生同到青田來訪劉先生了。鄙人一聽。非常歡喜。原來敦請的兩位。却在一氣了。但又恐怕宋先生見了劉先生後。又到別處去遊玩。不易訪尋。因就星夜幹來。居然在半途上追得。因此就一同到尊府來。恰巧劉先生又在家。正是最巧不過了。說着衣袖裏又急急的擲出一封信來。說是吳國公親手書寫。交給劉先生的。究竟劉伯溫接到了信。怎樣的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吳國公馳書徵才士
劉軍師辭母赴知音

劉伯溫見着孫炎。拆開來看了朱元璋的信。說道。小生雖是有些虛名。實在並沒什麼才學。吳國公招我出去。他的厚意。固然可感。但小生文不能經邦。武不能定國。恐怕出去了。徒然辜負了他的好意。還是請宋先生一個人去罷。宋濂道。我的才學。遠不及你。

你怎樣自己不去。倒叫我。去呢。孫炎忙插嘴道。宋劉兩先生都是當今的國士。請兩位不必推辭。劉伯溫道。這正使我益發慚愧了。那麼容我進去稟告聲老母。如其老母允許的。就可擇日起程。雖自己知道沒有什麼才學。去也無益。但既承吳國公這樣的厚意。似乎有些義不容辭。如其老母不允的。那也沒法可想。只好請孫先生和宋先生去了。孫炎道。老兄既肯屈身。老伯母前總可通融了。劉伯溫就跑進去。把詳細情形告知了老母。老母道。我雖是你的母親。但究竟是一個女流。天下事懂得什麼。你如其願意去的。就去好了。我是沒有什麼不答應的。劉伯溫聽得大喜。出來向孫炎道。小生進去報告老母。老母本是爲着世亂。一向不肯放我出去。現在知道吳國公這樣的盛意。又知道先生不遠千里而來。因就允許了。小生本來是自知才疏學淺。不敢輕易出去獻醜。現在先生既奉着吳國公的命。特地前來。老母面前也已允許。那麼只好出去闖歷一回了。孫炎道。先生既肯出山。這正是吳國公的洪福了。回轉頭來又向宋濂道。劉先生有着老母。還肯出山。你老先生當然義不容辭了。宋濂道。劉先生是才高學博。足可

佐着吳王。共成大業。不才是一個村野鄙夫。怎樣可以和劉先生比較。但劉先生有老母在堂。尙肯出去。我更不容再躲避了。劉先生定幾時動身。我和他一氣來就是了。孫炎道。現在時世。正是時刻變化。兩先生既肯屈身。還請早日起程。吳國公現在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專誠等候兩位先生去呢。目今金陵雖已攻下。但元室尙還強盛。右丞相擴廓。正打破了徐壽輝。又克復了汴梁。不日就要引兵南下。還有陳友諒。張士誠。一輩子。虎視眈眈的。都要來圖謀金陵。吳國公手下。雖不少人才。然都是偏將的材料。要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非得兩先生去不可。所以還請兩先生早日動身。劉伯溫問宋濂道。你要回去一次嗎。宋濂道。你問我做甚。我不回去也可以的。劉伯溫道。聽孫先生的一番談論。那目今正是用人之秋。我們既感着的他厚意。允許出去。似乎應該早些動身。我是好在已經稟過了老母。宋先生如其可以不必再回去的。那麼我們明天就動身好了。孫炎聽得。忙拱手稱謝。說道。兩先生這樣的屈身。那真是感激不盡了。鄙人本想今天就要動身回去。報告吳國公的。現在劉先生既說明天就可發行。那麼鄙人今

天也不回去。就借劉先生府上住宿一宵。明天和兩位先生一同去罷。劉伯溫道：這更好了。那時三人談論葉琛、章溢也在旁邊坐着。只不作聲。孫炎也是一位很有機變的人。就向劉伯溫、和宋濂說道：鄙人這次奉着吳國公的命出來。雖是專訪兩位先生。但會鳴。附鄙人如碰到有才有德的人。須一同招他出山。並說宋劉兩先生既是名滿天下。一定有些故舊。請兩先生須要代爲邀請。現在在座的葉章兩位正是有才有德的高士。又是兩先生的貴友。鄙人不敢冒昧。可否請兩先生代爲邀請。一同至吳國公那裏共興帝業。劉伯溫還沒有開口。宋濂先說道：葉章兩先生才學確在小生之上。小生平素也很敬服的。吳國公既然這樣的求賢若渴。那麼小生准和劉先生代爲勸駕好了。因向葉琛、章溢說道：孫炎的話兩位總也聽到了。現在我要來向兩位勸駕了。葉琛、章溢心裏本來也很願意出去。只是不好意思自薦。現在聽得孫炎和宋濂這樣講。正是欣喜不盡。嘴裏雖也謙遜了一回。但經孫炎、宋濂和劉伯溫三人勸了一回。後也樂得順水推舟的允許了。四人就一同在劉伯溫家裏歇宿了一宵。用了晚飯後。五

人又暢談了一回。孫炎還把吳國公種種的好處說了一番。怎樣的愛民。怎樣的好士。怎樣的不嗜殺人。怎樣的用人勿疑。說了一大堆。直談到三更過後。才各自歸寢。劉伯溫跑進內室。再去見母親。告知了一切。說道。孩兒明天就要和宋濂葉琛章溢三位。跟着孫炎到金陵去了。孩兒自信。這番出去。定能成功。母親儘管放心好了。家裏一切事情。有媳婦照顧得。也不用母親操心。孩兒去了以後。每一月總可寄一個音信給母親。決不使得母親懸望的。又說了一番吳國公禮賢下士的好處。直到五更。才辭別了老母。回到房裏。又和妻子說了一番。囑咐他勤慎治家。孝姑教子。直談到天亮。才上床安寢。第二天吃了中飯。就別了母妻。和孫炎等四人起程。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設席肆筵禮賢下士 運籌借箸決策定謀

劉伯溫和孫炎等上了路後。不到幾天。就到了金陵。先由孫炎進去報告。劉伯溫細看金陵的神氣。正似興旺的樣子。一般軍士也都守着紀律。和百姓很是親熱。百姓也很安居樂業。毫沒有一些驚惶的樣子。正是歸市者不止。耘者不變。劉伯溫就和宋濂等

三人說道。這正是王者之師了。張士誠輩。那裏就有這樣。章溢道。不要講張士誠輩。就是號稱元朝的官兵。恐怕也沒有這樣罷。我們來此。正也可以算得良禽擇木而棲了。劉伯溫道。你們今天。才相信我前幾年在青田山上。看月出時說的話嗎。吳國公正是濠州的人。現在做都城的。又是金陵。你們可不再疑惑我嗎。葉琛笑道。那裏你竟是個未卜先知的了。請你再算一算後來。我們這次來後。到底怎樣的結局。劉伯溫道。你要算什麼。如果算得不好。難道就趕快回去不成。正在這時。孫炎匆匆的出來了。說道。吳國公聽得你們四位前來。正是歡喜不盡。連我也誇獎了一回。現在吳國公已經等着在帳前。請四位先生進去罷。劉宋等忙向前進去。還沒有到裏面。吳國公已經和徐達等多官親自出來相接。孫炎指着中間一位穿黃色軍服的人說道。這就是吳國公。劉伯溫等慌忙跪下。說道。基等村野下材。竟蒙主公不棄。特差大夫孫炎前來延招。今日到此。又蒙主公親自出帳迎接。正是慚愧萬分。感激無地了。吳國公慌把四人扶起。延入裏面。並請四人上坐。說道。元璋不才。趁着時勢。得着些左右的幫忙。克復了金陵。聽

得四位先生才高學博。正是當今有用的豪傑。所以特差孫炎前來延請。又蒙四位先生不棄。肯遠道過來。正是元璋的萬幸了。說着。便命廚房預備設席開筵。並囑左右代備公館。又問道。四位先生帶着寶眷來嗎。劉伯溫道。只因時候匆匆。都沒有帶着。宋先生等三人。恐怕家裏還沒有知道。吳國公道。那正益發使我感激了。就問着葉琛。章溢兩人的住址。派軍士趕快到處州去報告。四人正要道謝。廚房已經設席。請劉伯溫等吃飯了。四人又向着吳國公道謝。吳國公道。軍營裏面。沒有什麼好東西。真是簡慢極了。說着。就分賓主坐定。酒三巡後。吳國公問道。目今天下大亂。各自割據一方。請問四位先生。怎樣才可以安民治國。宋濂等自知才學不及劉伯溫。不敢先說。劉伯溫本來想等宋濂先說的。見他不發聲。就開口道。元室的滅亡。是就在指顧間的事了。他本來是外族中國人心裏。很有些不服。還加了不修仁德。用重重的虐政。來欺凌中國人。更是煽動人心的利器。明公乘時興起。正是順天應人。但第一件。須先得民心。得了民心。不患不得天下。得民心的方法。緊要的。有兩件。第一件。是嚴紀律。現在各地方的兵。

到處總是姦淫擄掠無所不至弄得百姓怨聲載道要是明公能夠一反其所爲到處秋毫不犯民心自然來歸附了第二件就是舉賢才賢才是天下人個個都敬慕的有了賢才天下人自然就來歸附況且有了賢才自能想出方法來掃滅羣雄從前漢高祖和項羽的一興一亡就是這層道理項羽祇有着一個范增還不能十分信用漢高祖却是任賢勿貳用着張良蕭何陳平等一般人所以漢高祖雖是兵力不及項羽到底總是滅了項羽明公看了這件事績就可以知道一切了這是遠大的計畫講到目前金陵雖是個龍蟠虎踞帝王之都但單靠着他是不中用的況且北方元兵已經打敗了韓林兒重新得了汴梁一面又降了張士誠封他做太尉徐壽輝等又雄據在各地金陵正是個腹背受敵目前最緊要的先派一上將沿江南下去取了常州鎮江宜興廣德做金陵的後戶並且這四處的糧食很是充足得了不但地理上有多大的關係就是軍餉也不至欠缺了張士誠新被元兵打敗後銳氣已盡明公不趁着這時派兵下去到了來年恐怕要事倍功半並且我不去攻他他或者反先來攻我先發者制

人後發者被人制。正是目前最不可緩的一件大事。再講到前面安徽固然是金陵第一重門戶。但從此上去。江西湖廣也是一個緊要的地方。得了這兩地。然後才能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要是單靠一個安徽。恐怕還是不夠。况且重要的寧國。這時還在張士誠手裏。安慶又在元將手裏。徐壽輝又雄據着江州。那更是危險。明公這時一面發兵向後面攻取一面再派重兵北上先取寧國婺州。得了這兩地。再會合四方精兵直攻江州。把徐壽輝滅却。那麼金陵才可安穩。鄙見如此。不知明公以爲怎樣。劉伯溫這一番話。說得各人歎服得不得了。吳國公更是得意非凡。執着劉伯溫的手。說道。你正是我的子房了。劉伯溫道。這還不過是目前之計。究竟劉伯溫再說出什麼遠大的計策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侃侃陳詞高談治術

連連報捷克奏膚功

劉伯溫發出這一番議論後。大家佩服得非常。劉伯溫道。這不過目前最緊要的幾件。講到要統一中國。根本的要件。就是剛才說的得民心。餘外第一要占着地理。滅却徐

霽。輝後金陵的第一重門戶。就已經穩固了。如其兵精糧足的。就可以從陸道直取汴梁。由此北上。不到半年。可以直搗黃龍。一面再沿着長江。取九江。奪湖廣。然後再分兵到西川。明玉珍現正占據着成都。我們那時就可相機行動。一面還可接濟北上的兵。會師汴梁。如其兵糧不足的。得着第一重門戶後。暫緩進兵。只須派一員上將。緊守着扼要的地方。就回兵過來。先破張士誠。可以掃清後患。還可以多得些糧食。蘇州杭州。湖州嘉興。江陰常熟各地方。都是天賦膏腴。得了以後。就不怕糧食不足。這要見機行事。現在不能預定的了。吳國公聽着劉伯溫這一席話。正是如夢初醒。站起來向着劉伯溫拱手道。我今天得着先生。也不怕江山不是我姓朱的了。酒散以後。就拜劉伯溫做太史。宋濂資善大夫。葉琛章溢俱國子監博士。四人謝了恩。回到公館。宋濂道。足下席上的一番議論。正是洞中窺要。令人佩服得五體無地。你瞧吳國公後來到底能夠成功。帝業不成。劉伯溫道。吳國公相貌出衆。龍顏虎步。我從前說的真命天子。一定就應在這個人身上。我們可不用多疑了。但我還有一句。吳國公現在雖是愛賢禮士。推

心置腹。但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本事差一些的。還不什麼。打緊要是文武兼備。足智多謀的。那後來很是危險。我們須要相機而動。才是宋濂聽得歎了一口氣。說道。古人說的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本來是這樣的。豈止這一位吳國公。我們既然到了這裏。只要他現在能夠聽着我們的計畫。成功大業。就是了。劉伯溫道。這時他對着我們。一定能夠言聽計從的。我剛才席上說的一番話。你瞧着好了。不到三天。他一定就依着我去做。我還料張士誠新近吃着敗仗。士氣很是衰弱。這裏派兵出去。一定能夠馬到功成。徐壽輝驕奢淫佚。也不是一個有作爲的人。手下的陳友諒。聽得已經有了異心。恐怕不久內部就要攪出什麼亂子來。那正是吳國公的福氣了。那兩處平定以後。前後都已鞏固。再會合了精兵。直向北方。我料不到十年。元朝一定支撐不住。仍要回到蒙古去了。葉琛道。你不是精通卜筮的嗎。何不就先問一問。章溢道。大機不可洩漏。怎樣可以隨便叫他問呢。劉伯溫聽着兩人的話。微微的笑。隔着一回。說道。你們不用問了。我敢斷定的一句話。江山一定是吳國公的。別人決計爭他。不過你們

三位都是從龍的開國功臣。章溢道：「那麼你呢？」劉伯溫道：「你們既然都是開國功臣，那麼我也總逃不掉了。」說着，四人都哈哈大笑起來。到了第二天，吳國公又邀請劉伯溫入府。說道：「先生昨天的話，正是句句金玉。現在已經派徐達、沐英、廖永安、俞通海一般勇將，分三路大軍，取攻打常州、宜興各地了。」先生所說的嚴肅紀律，也已囑咐各將士。城下之日，不得放縱兵士，焚掠殺戮，還定了十條律令，號令全營兵士。先生你看兵士這去，果能成功的嗎？」劉伯溫道：「明公放心，這去定可凱旋。」又說道：「我看徐壽輝兵無鬥志，士有離心，不久內部恐怕就要發生什麼變動。現在他正派陳友諒攻打安慶、安慶的守將余闕，是一位才智兼全的人物，一時必定不容易攻破。等到攻破也已經筋疲力盡了，並且攻破以後，陳友諒對着徐壽輝，一定就要發生別的事情。明公現在可趁着這時，先過江去，攻取婺州、廣德、太平各地，取了這幾處，然後屯兵江上，等徐壽輝那裏發生變動，就趁勢進攻。這是以逸待勞的法子。明公以為如何？」吳國公大喜，忙派常遇春帶着一隊精兵，渡過江去，攻取婺州各地。吳國公因為着要打徐壽輝，自己也隨

後統了一隊兵。過江前去。並邀劉伯溫隨軍。劉伯溫掐指一算。這次出去。不到一年。定可如願以償。不覺暗暗稱喜。並還想到從前曾和宇文諒約過。有福同享。現在我既然在此。就不便埋沒了從前的話。忙密密的寫了一封信。叫心腹送到宇文諒那裏。那時宇文諒見着徐壽輝。不惜士卒。驕縱無度。已經有些退歸的意思。一接到劉伯溫的信。非常得意。趁着機會。就連夜逃出營來。那時劉伯溫正在廣德營裏。宇文諒就一直投到廣德。見着劉伯溫。劉伯溫也大喜。忙引去見吳國公。並報告了徐壽輝那裏的一番情況。說道。明公果真施行仁義。徐壽輝決不是明公的對手。只要大兵一到。徐壽輝就聞風而潰。吳國公聽得。也自喜歡不盡。封着他學士。叫他隨營辦事。一面再和劉伯溫商議進兵方法。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賞功臣分茅開伯爵 遭讒士受譖悟前因

吳國公得着劉伯溫以後。正是言聽計從。不論大小什麼事情。都要請他商議。先打破了常州鎮江宜興各地。再取了婺州廣德太平等各地。那時陳友諒打破了安慶。果真

就殺了徐壽輝。自稱了帝。劉伯溫向吳國公說道。事不宜遲。時不可失。趁着陳友諒人心未定的時候。趕快進兵。吳國公當然聽他的話。進兵直攻江州。不到十天。就把陳友諒打破。從此一番風順。不到兩年。又打死了陳友諒。定了沿江各地。吳國公就改稱了吳王。劉伯溫就勸吳王。派徐達常遇春分兵北上。直取大都。自己領了兵。全力去攻打張士誠。張士誠得了蘇州幾年。很知道愛惜人民。將士也多有異才奇能的。吳王用力去攻打。打了四年。才把張士誠打破。盡得了江南各地。那時正是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到了第二年。吳王得着徐達常遇春報告。已經打破了河南山東各地。不日就可攻取大都。吳王大喜。就卽了帝位。建國號叫大明。改稱洪武元年。第二年。徐達常遇春攻破大都。元帝自知不敵。逃走到蒙古。從此一統江山。都是大明的天下了。明帝得着天下後。擇日大封功臣。先向着衆人說道。朕本來起兵的時候。也不想到有今日。那時只爲着天下洶洶。亂離無主。才不得已出來的。後來得了金陵。才有掃清天下的志。回但自己却還不想什麼稱帝稱王。惟願替天下掃除殘暴。擇立有德的人。那知靠着文

武之力。竟得着天下。還一致公舉。朕南面稱尊。朕想天下不可一日無主。因就不得已。卽了帝位。這都是文武將士的功績。否則那裏就能夠這樣。現在天下已定。應當本着古來帝王開國垂統的例。封賜功臣。帶礪河山。爾羣臣須要兢兢小心。聽受朕意。說着。又向羣臣說道。朕一般功臣中。算起來。劉基是第一位了。劉基雖沒有什麼汗馬功勞。但一切伐謀定策。都是他一個人的計畫。正是周朝的姜子牙。漢代的張子房。要是不遇到他。把守金陵。這時正還不知怎樣。幸虧劉基想出各種計畫。破張士誠。殺陳友諒。死明玉珍。還逐走胡元。統一江山。他的功績。正是舉國無雙。爾羣臣以爲怎樣。大家都俯伏在地。口稱是的。明帝就封劉伯溫上柱安國公。世襲罔替。劉伯溫聽得。忙伏地奏道。臣山野愚夫。幸蒙陛下鑒及。囑臣隨軍效力。靠着陛下的威德。掃蕩羣雄。驅走胡元。這都是陛下的神聖威武。和諸將士的苦功。臣實在一些兒沒得什麼。上柱安國公的恩命。臣至死也不敢受。推辭了幾次。才改封。改了誠意伯。食祿二千四百石。劉伯溫受了。封後。退到私宅。心裏想道。現在天下太平了。皇帝也用不着我們了。我可快些見機。

行事否則首領正是難保。况且我從前算我自己的終身結局，很是不利。我這時還不急流勇退，那真危險萬分。因想法張良奏請開缺回田，不料明帝已疑心到他了。有一天退朝沒事，明帝和他闊游各地，路過張良廟，帝故意問劉伯溫道：你看張良是何等的人？劉伯溫道：那時古來有名的賢士，帝發怒道：他可以算得什麼？起初不過靠着些韓信、英布等一般人的功勞，就徼倖得着一個發蹤指示的聲名，後來漢高祖平定了天下，他受着厚恩，就應該盡忠爲國報答。漢家他却愛惜着自己，一身借着辟穀隱居，不出這可以算得什麼？說着，就命御史下令把張良廟拆毀。劉伯溫是何等乖巧的人？知道皇帝嘴裏雖是罵的張良心裏却就是罵的劉伯溫。從此以後，就提心弔膽，日夜不安，辭官去也不好，不辭官去也不好。又想到從前問卦的一回事，心裏越是害怕。有一天，皇帝召他進去問道：朕素來知道你是善於卜算的，現在朕藏着一件東西，你可猜到嗎？猜得到沒有什麼？如其猜不到，那就是你平日慣造謠言，迷惑世人。國法具在，朕也不敢赦你。劉伯溫聽得大驚，忙把手一搯，說道：陛下藏的東西，臣已經猜到了。

是一個燒餅。皇帝笑道：不差。那麼朕的國運，你能猜到嗎？劉伯溫磕頭道：請先恕臣無罪。才敢直說。帝道：准赦你無罪。你直說好了。劉伯溫就編成了一首燒餅歌。直到現在，還是流傳在此。劉伯溫經此一回後，心裏更是恐慌。想道：我一旦要是不測，這些才學，正是可惜。黃石公授給張良，張良授給了我。我要是不再授給後人，豈不是辜負了古人。忙做成了一部書，名叫郁離子，就去暗暗的藏在金陵雨花臺底下。那時明帝對着他漸漸兒有些厭惡了，但又不許他辭職回去，防他生出異心，仍叫他每日上朝奏事。用胡惟庸做丞相，總管天下事務。胡惟庸就在皇帝前，日夜的說劉伯溫壞話。劉伯溫知道了，因想到天書上遇胡不救的四字，恍然大悟。就日夜的憂慮，不到幾個月，就憂死了。子璉承襲伯爵。劉伯溫的一生，從此就算完結。

劉伯溫演義 第十六回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出版

(四大軍師演義全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寄費)

演述者 海巫李幻龍

校訂者 琴石山人

印刷者 上海開會文堂印局

發行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分發行所 廣東雙門底 北京楊梅竹斜街 奉天鼓樓北 濟南西門大街 長沙南陽街 會文堂書局

不
准
翻
印
所
有
版
權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拋球場 會文堂書局

